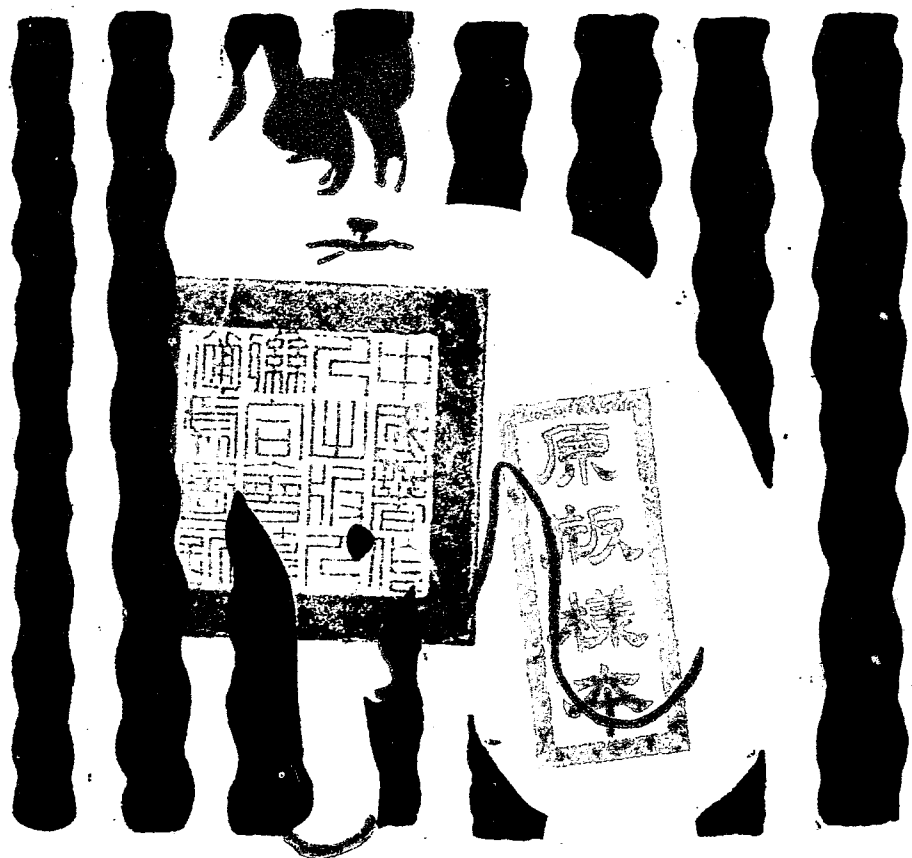


白 貓

願 均 正 譯



世界童話傑作集

白貓

願均正譯

開明書店刊

付印題記

三四年前，我想編一部世界童話概要，把自古代的 Tales（中譯佛本行經等）起至現代的拉綺格格洛夫、吉卜林爲止的古典童話，民間故事，採集家和童話作家，一一加以系統的敘述，並分別附入例話。但後來因爲忙了別的事情，雖然搜集到一部分比較重要的材料，卻沒有工夫把牠們整理起來，於是一擱就擱到了現在。

最近檢點舊稿，看到了這件未了品，覺得老是把牠塞在抽屜角裏，很對牠不住。於是根據了下面這兩個原則，仔細盤算改編的方法：（一）要不費事，（二）要像個樣兒。結果就以例話爲主體以著者的小傳爲附錄，編成一部童話集，並在時間的可能範圍以內，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東西，所以就這書的形式論，牠是一部童話集，但就這書的內容論，牠卻是一部具體而微的世界童話概要。

目次

| | |
|--------------------|----|
| 兩隻鴿子(畢德派)..... | 一 |
| 不安分的貓(畢德派)..... | 八 |
| 人與毒蛇(畢德派)..... | 二二 |
| 藍鬍鬚(貝洛爾)..... | 一七 |
| 白貓(陀爾諾夫人)..... | 二六 |
| 聰明的裁縫(格林兄弟)..... | 三九 |
| 三個紡麻的仙女(格林兄弟)..... | 五五 |
| 教主變成鴉鳥的故事(霍夫)..... | 五九 |

| | |
|--------------------------------|-----|
| 曾祖父(安徒生)..... | 七五 |
| 一課信仰的教訓(蓋底夫人)..... | 八四 |
| 使女(阿斯皮爾孫)..... | 九四 |
| 不肯回家喫夜飯的南尼(阿斯皮爾孫)..... | 一〇一 |
| 一顆雞蛋那麼大的麥子(託爾斯泰)..... | 一〇六 |
| 工作死亡與疾病(託爾斯泰)..... | 一三三 |
| 龍和他的祖母(安特留蘭)..... | 一三七 |
| 煤膠童子(赫黎斯)..... | 一四四 |
| 夜鶯與玫瑰(王爾德)..... | 一四六 |
| 附錄 著者小傳 | |
| 畢德派 (Bigpai, B. O. 800)..... | 一六〇 |
| 貝洛爾 (Perrault, 1628-1703)..... | 一六一 |

目次

| | |
|--|-----|
| 陀爾諾夫人 (Countess d'Aulnoy, 1650-1705) | 一四〇 |
| 格林兄弟 (J. Grimm, 1785-1863; W. Grimm, 1786-1859) .. | 一四一 |
| 霍夫 (Hauff, 1802-1827) | 一四二 |
| 安徒生 (Andersen, 1805-1875) | 一四三 |
| 蓋底 (Mrs. Gatty, 1805-1863) | 一四六 |
| 阿斯皮爾孫 (Asbjørnsen, 1812-1885) | 一四九 |
| 託爾斯泰 (Tolstoy, 1828-1910) | 一五〇 |
| 安特留蘭 (A. Lang, 1844-1912) | 一五一 |
| 赫黎斯 (Harris, 1848-1907) | 一五四 |
| 王爾德 (Wilde, 1854-1900) | 一五八 |

兩隻鴿子

印度 畢德派著

從前有兩隻鴿子。一隻是雄的，一隻是雌的，他們從同一血統的蛋裏孵化出來，並且後來又在同一的窩裏長育起來；他們的窩是在一所老屋子的屋簷底下，那里既不受風雨的侵襲，並且有清水喝，有食物喫，所以他們住在那里不但是互相和睦，而且也快活異常。在一處荒涼孤寂的地方，能與一個友人朝夕相歡聚，已可算是一大幸事了，更加像他們這樣地守分安居，和世界上不發生關係，簡直連人世間的煩惱也沒有了。但是運命似乎是人生最大的主宰，牠常常會使好友分離。這兩隻鴿子中，一隻叫做愛兒，一隻叫做龍兒。有一天，愛兒想出去旅行，向他的同伴陳述他的計劃。他說：「我們爲什麼一定要常常蹓伏在一個洞裏呢？在你或則很喜歡這樣，不過我決定要去作一次世界的遊行。旅行

者每天可以遇到新鮮的事物，得到豐富的經驗；在我們祖先中一切的大人物學問家，都會對我們說過，旅行是獲得智識的唯一方法。劍不出鞘，就不能顯出佩劍者的勇敢，筆不着紙，又何從表示執筆者的文才呢？天體因為是永動的，所以牠能放射出光耀，照遍牠底下的區域；這陰暗的笨滯的地球之所以為給一切生物踐踏的固定地方，只是因為牠不動的緣故。假使一棵樹能夠自由行動，牠就不會怕斧鋸的斬截，和木商的虐待了。」

「你的話果然都說得不錯，」寵兒說；「可是，我的親愛的同伴，你還不知道底細。你不會經歷過旅行的疲憊，你不懂得身處異鄉的苦况；請你相信我罷，把旅行比一棵樹，那末牠最主要的果子就是勞力與煩擾。」

「假使旅行的疲憊真是極大的，」愛兒回答說，「那末旅行時所得見千百件希奇事物的快樂，就足以補償這個缺憾而有餘了；況且人們一經習於勞力，那末他們對於勞力便不感什麼困難了。」

寵兒回答道：「我親愛的同伴，我們旅行時如果沒有和朋友在一起，是不會得到快

樂的，因為當我們和朋友遠離之後，非但是餐風宿霜，而且還覺得有離親別愛的苦痛。因此，我的愛，請你聽了我真心的勸告：永不要離開你的安靜的居處，更不要捨棄你所愛的人兒。」

「要是我真的覺得有這種不可堪的艱難，」愛兒回答說，「相信我，我立刻就回來。要不然，你可以斷定，我是很快活的。並且你，就可因此而也快活些了。」當他們把這件事情這樣地討論之後，便各去安息。次早會見時，愛兒的決心已不可動搖，於是他們就道別分手了。

愛兒離開他的洞，猶如鳥之從籠中逃出一一般；當他在路上飛過高山，碧水，花園等等田野時，他真覺得有點心蕩神飄了；在晚上，他到了一個小山的山麓，幾條小小的溪流，兩傍遮着可愛的樹木，一片光滑的草地被溪水潤得溼透，凡此景色，極像是一個地上的樂園，所以他決定在這個地方過宿。可是不行，他不久就覺得運命的無常了！當他還不會在一株樹上覓得安身的地方時，忽然天色暗了，閃爍的電光開始在他的眼前閃耀，同時

那哄哄的雷聲，在平原上擂鼓似地響着，而牠從隣近山壁上應轉來的回聲，又加倍地可怕。雨和冰雹一同像急流似地傾下來，可憐的鴿子在樹枝間跳來跳去，非但落得羽毛盡溼，更不住地恐怕受閃電的襲擊。換一句簡單的話說，他這一夜過得極不舒服，他心裏已經極懊悔離開他的伴侶了。

下一天早上，太陽已驅散雲翳，愛兒小心翼翼地離去了樹枝，決意再回到家裏去；然而當他還沒有飛過五十碼路的時候，忽有一隻饕餮的鷓鴣，看見了我們的旅客，於是就飛來追趕他。鴿子在遠處望見鷓鴣，嚇得發抖；當他和鷓鴣漸近時，便完全失望地以為不能再看見他的朋友了。他自恨不會聽從她的忠告，他決定如果他這次能逃出危險，他將永不再作旅行的妄想了。

當鷓鴣追趕過來，正要抓他來啄食的時候，突然有一隻餓鷹掠下來將鷓鴣攫住，喊道：『停，先把那隻鴿子拿來給我果果腹，然後再尋別的更結實的東西喫罷。』然而鷓鴣的勇敢之氣，竟不下於饑餓，牠雖和老鷹強弱迥殊，卻也不肯表示退讓；因此這兩隻猛禽

互相爭鬪起來，而這可憐的鴿子就乘機逃脫。他看見一個小洞，小得連一隻小雀也難於進出，但是他只好擠進去躲在那里，而在一個恐怖的煩惱的世界中度過這長夜。到了黎明，他又出來了，但是他因為找不到食物，弄得身體疲憊，差不多飛也飛不大動；再加以他在上一天所受的驚嚇，至今還沒有寧神。然而當他體顫心驚地向四周探望，看看有沒有鷓鴣或老鷹在附近時，他瞥見在不遠的田野裏有一隻鴿子，在喫地上散佈着的一大堆穀粒。愛兒一見，歡悅非常，他跑近這似乎很是快活的鴿子，也不去和他攀談，就喫起穀來。但是當他還沒有喫上三粒穀時，他的腿已經被捉住了。老實說，這個世界所有的快樂大都只是惡魔給我們設下的陷阱罷了。

『哥兒，』愛兒對另一隻鴿子說，『我們都是同一種族的鳥，正應該互相幫忙幫忙；然而你明知這種陰謀，卻不來報告我，害得我墜在他們爲我們設下的機關裏，這又何必來呢？』另一隻鴿子就回答道，『忍耐着苦痛罷！運命是誰也挽回不來的；不可避免的變故，更是不論什麼聰明人所難以防止的。』愛兒聽了，只好請求他教導他脫離這危險的

方法。『可憐的無知的鳥啊，』另一鴿子回答道，『假使我知道這個方法，你想，我就可用來解放我自己，這樣我也不會得驚動與我同類的其他的鳥了。唉！不幸的朋友啊，你只不過像那隻年輕的駱駝，因為憊於旅行，便向他的母親哭喊着，「喔，狠心的母親！請你停一停罷，我要息一息脚，喘一喘氣哩。」母親對他回答道，「喔，粗莽的兒子！你不見我的韁繩是在別人手裏嗎？我要是自由時，我早已把我背上的重載摔在地上，來幫助你了。唉！我們都得屈伏在我們所不能避免的勢力之下啊！』我們的旅客聽見了這種論調，知道倚賴別人是靠不住的，便決定只有自己靠自己，他振作了他的灰心，經了許多的奮力，和好久久的掙扎，最後竟得把捕機毀破，自慶喜出望外，飛向他的故鄉去了；他逃出了這樣的一個大危險，快樂非常，竟把饑餓也完全忘記。後來他經過一個村莊，暫時在一個牆上息息力，這牆正對着一塊新佈種子的穀田，一個鄉人在那里看鳥，他看見了這鴿子，就向他擲一塊石子；這可憐的愛兒正在夢想着危害的切迫，不料他的身體早被擊中了，他跌在牆腳邊的一個很深的枯井裏，昏沉沉地失了去一切的知覺，然而這樣一來，他總算免出

做鄉人的果腹物了，因為鄉人不能夠把他拿出來，只好讓他留在井裏，不再去想着他了。鴿子整夜地住在井底下，他的心是憂愁的，他的翅膀是折斷的。他的否運使他終夜不能合眼，他千百次想到在家裏和他的朋友的快樂；然而下一天他竭力振作，終於設法飛出這個枯井。在晚上，他就到了他的故居了。

寵兒聽見了她同伴的鼓翅的聲音，異常高興地飛過去歡迎他；但是一見他這樣疲乏的身體和這樣難看的形色，便柔和地問他究竟：於是愛兒就告訴她他所遇的危險，並決意將來當遵從她的勸告，而永不再出去旅行了。

不安分的貓

印度 畢德派著

從前某處村莊裏有一個老婦人，因為她家中貧苦，三頓沒有飽餐，所以餓得很瘦削。她住在一個草舍裏，裏邊幽暗得像一個愚人的心，陰狹得像一個財奴的手。這個可憐的人並沒有伴侶，只養了一隻貓，瘦得和她自己一樣；這可憐的畜生一生沒有看見過麵包，也沒有見到一個陌生人的面孔，她唯一的安慰，只有在牆洞邊聞老鼠香味，和在塵土上看看老鼠足跡罷了。要是碰到偶然的運氣，這個可憐的動物捉到了一隻老鼠，那末她就像叫化子得了橫財一樣；她的臉上，她的眼裏，都照射出歡喜的光芒，而那個俘獲品，正好給她做整個禮拜的食糧；她對於這種意外的奇遇，連自己也不相信她自己，她喊道：『天啊！我做了夢麼？這是真的麼？』有一天，她正餓得要命，跑到屋脊上去，哪里本是沒有

貓的，不料她在那里竟看見另一隻獅子般的大貓，矗立在鄰近的牆壁上慢慢地走着，行動遲緩，好像在數脚步的一般，她的身體非常肥胖，差不多連路也走不大動。老婦人的貓見了這樣一個肥滿龐大的同類，不覺喫了一驚，她高聲向着她的鄰人喊道：『對不起，請告訴我，你貓族的驕子！你爲什麼看去像是喫了卡退易汗（東方名人，以好客著名——譯者）的盛宴來的一樣；我請求你，告訴我何以並且在哪里長成這樣一身好皮肉啊？』

『哪里？』肥貓回答道，『要喫得好，除了在國王跟前還有什麼地方？我每天中午時分，』她又接着道，『就到那個屋子裏去，抓了幾塊肥美的肉類，拿回來喫牠一整天，我又把多餘的餵給一隊小鼠，他們是我所統率的，平日生活倒很平靜安謐；因爲我已經容易易找得鹿肉喫，又何必開了殺戒，去弄一片堅韌的多皮的鼠肉來喫呢？』瘦貓聽了這段話，就很熱切地問起那個屋子裏去的路徑，並請她肥胖的鄰友，有一天同她一起去。

『很好，』肥貓說；『你想，我是天性仁慈的，我見了你這樣的瘦削，也很憐憫你。』這

樣一答應，他們就此別去了；瘦貓回到老婦人的家裏，把她方纔所碰到的事情，告訴了她的女主人。

老婦人竭力勸誡她不要出去，又叫她要當心受惑。「相信我罷！」她說，「奢望是永遠不能夠滿足的，要滿足，只有在他們口填黃土的時候了。（意云人死之後，其骷髏被塵土所掩埋——譯者）真真使人致富的唯一的寶物，便是澹泊和自制。我告訴你，可憐的笨貓，那些要跑到外面去滿足慾望的人們，是全然不知道他們自己所有的，他們也並不誠心地感謝上天給予他們的快樂，他們是永遠不安分的人。」

然而這可憐的餓貓，一心想着國王的酒宴，所以老婦人的賢明的教訓和善意的勸告，早已從她的一隻耳朵裏進去，一隻耳朵裏出來了；簡單地說，她一天竟離了家，同着肥貓往國王的屋子裏去了，可是真不幸！她到還沒有到，而她的運命已經替她設下一個羅網了。因為那個屋子裏時常有野貓進來，僕役們正在那時候受到命令，要殺盡附近走來的貓類，起因是爲了前晚國王的食料房裏來了幾隻狸奴，把所有的食物統統搶光了。

然而老婦人的貓還是挨餓跑進這個屋子裏去，她看見有一碗肉爲庖丁所沒有留心，就用了她多年不用到的技能，把牠攫住了；但是正當她在菜檔底下，熱切地受用着牠偷得的菜餚時，廚房中有一個暴躁的廚司忽然覺得了，他向四處一望，看見那隻可憐的貓正在好受用，就提起刀來望貓身上一擲，正中在她的胸前。幸虧靠了天意，這種動物有跌不壞打不死的天性，所以她假死了一會之後，還能拼命地逃了出來。但是在她逃的時候，還看見傷口流出血來。『好，』她說，『讓我只逃這一次罷，要是我還不滿於我本來的居處和我自己的小鼠，而妄想一切國王廚房裏的珍味，恐怕我死後的餘生，也將交託在那里了。』

人與毒蛇

印度 畢德派著

一個人騎在一隻駱駝的背上，跑進了一個森林，想在那個地方休息休息。這里因爲方纔有一隊旅客經過，所以還留着一堆火，其中有些火星被風所吹搨，已經燒着了一株小樹，樹上躺着一條毒蛇，已完全陷在烈火之中。火既然這樣地包圍着毒蛇，所以他真不知道如何逃走，當他剛要被毀滅的時候，斗見我們方纔所說起的那個人，他作了千百通沈痛的誓願，請求援救他的生命，人聽了他的話，自然生出憐憫之意，自己暗想道：『這種動物對於人類確然是仇敵；然而和善的行爲有很大的價值，況且是施於我們的仇敵，那他的價值是更大了；誰撒下善的種子，將來就可以收穫善的果。』他這樣地反省了之後，便拿了一隻袋子，繫在他長槍的末端，伸過火去放在毒蛇邊，讓牠鑽了進去；旅客看見毒

蛇鑽進袋裏，便把袋子吊回來，放出毒蛇，叫他好好回去；他希望他總會很感激地踐行他的約言，永不再傷人類，因為人已經替他這樣地出力了。

可是這個忘恩的動物卻回答道：『你完全弄錯了；你不要以為我肯就這樣好好地回去；不，我的意思是先要給你一個別離的致意，請你和你的駱駝嘗嘗我毒液的滋味。』

『忘恩的怪物！』旅客道，『且慢，我要問你，你這樣以德報怨是否是合理的。』

『不合理，』毒蛇說，『自然是不合理；但是我這樣做，也不過和你自己平日的行為一樣罷了；換句話說，就是用惡害來對待善行，用忘恩來報答恩惠。』

『你不能够證明這種譏毀，』旅客回答道，『不，我不敢說，假使你能够指出世界上還有和你一樣意見的動物，我就情願願任你怎麼樣處我以錯待同類之罪。』

『我非常贊成，』毒蛇說；同時他看見了一隻母牛，『讓我們就去問前面的那個動物，看她怎麼樣回答。』人同意了；於是他們就一同走到母牛邊，毒蛇問她最好的報答是怎樣的。『假如你問的是人類的風俗，』母牛回答道，『那就是反一下；這是我從經驗上

得來的。我是屬於一個人的，從種種方面看來，我對他都極有恩惠。我每年替他生一隻小牛，每天供給他家裏的牛乳、牛油和酪餅；可是我現在老了，不能夠和先前一樣地替他出力，於是他就將我放在這塊草場上，飼壯我來，想將我去賣給屠夫，屠夫把我殺了，而他和他的朋友就來喫我的肉；這還不是以怨報德嗎？」

毒蛇根據這一段話，就對人說：『你現在還有什麼話？你自己的風俗，不是給我做我所欲對待你的很好的根據嗎？』

然而這旅客是極機敏的，他聽了這個不恰當的故事，一點也不覺心慌，他說：『這祇是一種特別的情形，我以為，一個證人是不足以使我信服的；因此，讓我另外再去問一個罷。』

『很好，很好，』毒蛇回答道，『讓我們去問站在前面的那株大樹。』樹聽了他們爭辯的題目，使用下面的話來表示他的意見：『在人類中永不會需要什麼圖報，所要的只是些忘恩的舉動。我替旅客們遮住了太陽的酷熱，生出果子來給他們喫，精美的流質來

給他們喝，然而到末來他們非但忘記了我蔭影的恩惠，倒反而野蠻地砍下我的樹枝來，做木棒和斧柄，鋸下我的軀幹來做板壁和木筏。這還不是以怨報德嗎？」

毒蛇聽了這一段話，就望着旅客，問他是否滿意。但是他已經心慌意亂，不知道怎麼回答纔好。然而爲希望解脫那窘迫着他的危險起見，就只好對毒蛇說：「我只要再請求一次，讓我們再去叫此後所遇見的野獸評評看，請你容許我這個最後的請求。你知道生命是最甜蜜的，所以我總希望能夠推得過去。」當他們正在這樣地談判時，一隻狐狸走過，就給毒蛇叫住，請他替他們的爭辯，下一個結論。

狐狸要知道他們辯論的題目，旅客就說道：「我會經替這毒蛇幫了忙，而現在他要來咬我，我勸他，他還不聽。」「假使他之對待你和你們人類之對待別種東西一樣，那也是很合理的。」狐狸回答道，「不過，要我判斷公允，最好還是讓我知道你所會幫助過他的是怎樣的一件事。」

旅客樂於趁此自己辯白一番，把那樁事詳細地背給他聽；他指着一隻小袋子，告訴

他如何如何將這個東西從火裏救出來。

「怎麼的！」狐狸說着，立刻張口大笑，「誰會相信這樣大的一條蛇能夠鑽進這樣小的一隻袋子麼？這是不可能的！」人和毒蛇聽了，就都確切地告訴他說，這樁事是千真萬確的；但是狐狸始終不肯相信這件事。末來，他說：「你們徒說空話，永遠不會使我相信這種希奇的事情；要是毒蛇肯再鑽進袋子裏去，使我相信了你們所說的話，那末其餘的事情評判起來就很容易了。」

「很好，很好，」毒蛇回答道；同時他就鑽進了那隻小袋。

於是狐狸對旅客說道：「現在你敵人的生命已操在你的手掌中；我相信，你也不用到遲疑如何去處置這樣一個忘恩的壞東西了。」旅客經他一提醒，就縛住了袋口，拿起一塊大石子來，一口氣把毒蛇打死；於是他的恐怖和爭論也就此結束。

藍鬍鬚

法國 貝洛爾著

從前有一個人，他有許多精美的房子，有的在城裏，有的在鄉間。他又有許多金條銀條，雕刻的家具，和週身鍍金的車子。但不幸這個人生着一綰藍鬍鬚，使他的面貌看去很醜陋很可怕，所有的婦人女子見了他，就要逃走。

他的鄰居中有一個高貴的婦人，生着兩個女兒，長得都非常美麗。他要向其中的一個女子求婚，就問她們誰肯嫁給他。但是她們都不願意，她們將他推來推去，都不能決心嫁給一個生着藍鬍鬚的男人。她們還有一個拒絕他的原因，便是他已經娶了好幾個妻子，可是誰也不知道她們後來就怎麼下落。

藍鬍鬚爲親熱起見，同了她們，她們的母親和三四個要好朋友，以及幾個鄰居的少

年，到他鄉間的一個別墅裏去盤桓盤桓，他們在那里足足住了一個禮拜。

他們在那里什麼事也不做，每天只是聚談，打獵，釣魚，跳舞和宴樂。到了夜來，沒有一個人上牀睡覺，他們大家都是互相陶情作樂着消磨了過去。簡單地說，那里什麼事都非常舒適，因此最小的那個女兒便想這主人的鬚髥，倒也不見得十分的藍，他是一個極有禮貌的紳士。所以當他們回到家中，這婚事便舉行了。

此後約有一個月光景，藍鬚髥告訴他的妻子，他爲了一樁要事，必須到鄉間去一趟，要六個禮拜纔能回來。他希望她在他出外的時候，務須好好地尋樂，要是她喜歡，不妨招幾個女友，到鄉下去玩玩，隨便到什麼地方都可以。

「噲，」他說，「這里是兩個大庫房的鑰匙，其中放着我最好的家具；這幾個是我放金條銀條的房間的鑰匙，其中的東西不是日常所用得着的；這幾個是開我的保險箱的，其中放着金錢和銀錢；這幾個是我珍珠盒上的鑰匙；而這一個是我所有各個房間的百合鑰匙。至於這個小鑰匙呢，乃是第一層樓大遊廊末端的小室的鑰匙，這個地方我禁止

你進去，我切實地告訴你，你要是去開了那扇門，那末我動怒起來，就是什麼事也會做得出來的。」

她答應聽從他所有的囑咐，於是他將她擁抱了一回之後，便跑進他的馬車，趕他的旅路去了。

她的鄰人和好友，經這位新婚的婦人的招請，就馬上跑來了。她們本來非常焦急地要看看她的屋子，只因當她丈夫在家的時光，她們怕見他的藍鬚，所以都不敢來。現在她們立刻走遍所有的臥房小室和服裝間，真是說不盡的精美和華麗，似乎樣樣都是比眾不同的。她們走到庫房裏，其中放着最美最珍貴的傢具，她們看到各種帷幕，牀鋪，車子，箱籠，屏風，桌子，鏡子——在這些鏡子裏，你可以從腳底看到頭頂——等的數量與美麗，都驚羨不置。其中有些東西裝着玻璃架，有些東西裝着白銀架，又樸素，又華美，真可算是僅見的最美麗最偉大的東西了。

她們不絕地祝頌和羨慕她們的朋友，然而在同時，她看見了所有的這些富麗的物

品，卻一點也不覺歡悅，因為她焦急地要去開開那在第一層樓地底下的小室。她的好奇心是非常的猛烈，她不管得離開她客人之如何無禮，竟跑下屋後的一隻小梯去，因為過分的急促，幾乎兩三次折斷了她的頸項。到了小室的門邊，她靜立了好一會，記起她丈夫的囑咐，忖想她假使不遵從他的話，不幸的事情便要跟着發生了；但是這誘惑是這樣的強烈，她終於拗不過牠。於是她拿了小鑰匙，抖抖地去開那扇門。起初，她一些東西也不看明白，因為四面的窗子是關着的。隔了些時，她就看見地板上橫着幾個女屍首。（這些便是藍鬚髯所娶的妻子而被他殺死的，爲了她們不遵從關於樓下小室的囑咐。）她想起了真要嚇死，而她從鎖孔裏拔出來的鑰匙，也掉在地上。

她恢復了她的驚顫後，便拾起鑰匙，把門兒鎖上，上樓跑進她自己的房間裏去定一定心；但是她不能寧息，她是非常的驚駭。

她看見小室門上的鑰匙沾着塵污，她幾次想刷去這個污點，但是這污點總是刷不去。她把牠放在水裏洗滌，任是用肥皂來打，用砂礫來擦，還是無效，這污點始終留着，因爲

這鑰是一個魔鑰，她永不能夠弄乾淨牠，這邊的污點總得刷去，那邊的污點又生出來了。
藍鬍鬚就在這天晚上從旅行回來，說他在路上接到了幾封信，報告他叫他去的那件事情已經很順利地解決了。他的妻子盡力獻媚他，說他能夠很快地回來，使她非常歡喜。

下一天早上，他向她討論鑰，她就拿來遞給他，她的手抖動得很厲害，使他很容易猜到有什麼事情發生。

「怎麼，」他說，「我小室門上的那個鑰匙不在這里？」

「我一定是，」她說，「把牠留在樓上的桌子上了。」

「快些，」藍鬍鬚說，「立刻去給我拿來。」

她經了好幾次的推諉之後，迫不得已，只好去把鑰匙拿來給他。藍鬍鬚審視了一下，對他的妻子說：

「這鑰匙上哪里來這污點？」

『我不知道』這可憐的婦人說，他的臉色比死還青白。

『你不知道！』藍鬚髭回答道。『我倒很知道！我希望要到小室裏去麼？很好，很好，夫人，你可以進去，去躺在那些你所看見的婦人中。』

她投身在她丈夫的足邊哭了，並且用了各種真切的悔悟的表示，請求他饒赦了她，不遵囑咐。像她這樣的美麗和悲傷，真可以融化一塊石子；但是藍鬚髭的心卻比不論什麼石子都剛硬。

『你一定要死，夫人，』他說，『並且立刻就死。』

『我既然不得不死，』她回答道，她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就請你寬限我一些時間，讓我說了我的禱詞罷。』

『我寬限你，』藍鬚髭回答道，『半刻鐘，但是一分鐘也不能再多了。』

她脫了身，就把她的姊姊叫出來，對她說：

『安娜姊姊，』——因為那是她的名字——『請你跑到尖頂樓上去，看看我的哥

哥們來了沒有；他們約我今天來的，假使你看見他們，就對他們做一個催促的手勢。」

當下安娜姊姊跑上尖頂樓，而這可憐的悲楚的婦人不斷喊道：

「安娜，安娜姊姊，你可看見有人在來嗎？」

於是安娜姊姊說道：

「我不看見什麼人，只有那個慘澹的太陽和青碧的草地。」

「快些跑下來，」藍翳嚷道，「否則我要跑上來了。」

「我來了，」他的妻子回答說，然後她低聲喊道，「安娜，安娜姊姊，你不看見有人在跑來麼？」

「我看見，」安娜姊姊答道，「在那邊有一大堆塵霧。」

「他們是我的哥哥們麼？」

「唉！不是，我的妹妹，我看見的是一羣羊。」

「你不肯下來麼？」藍翳嚷道。

「等一忽兒就來了，」他的妻子說；然後她又喊道，「安娜，安娜姊姊，你看見沒有人
在跑來麼？」

「我看見，」她說，「兩個騎士，不過他們離此還很遠哩。」

「謝謝天，」這可憐的妻子很快樂地回答道，「他們是我的哥哥；我總要設法對他們做一個手勢，叫他們趕緊一些。」

於是藍鬍鬚大聲咆哮了，他的聲音震得全個屋子都顫動。這個淒楚的妻子只好跑了下來，投身在他的足邊，滿臉的眼淚，把她的頭髮都披散在肩頭。

「憑你怎麼樣也於你無補的，」藍鬍鬚說，「你一定要死；」然後他一手揪住了她的頭髮，一手提起了他的寶劍，就要去斬她的頭。這可憐的婦人轉身用她將死的眼睛來望着他，請求他給她一忽兒的時光來默想一回。

「不能，不能，」他說：「你去對上帝說罷，」說着又舉起他的臂來——

這時候外邊發出一陣猛烈的扣門聲，藍鬍鬚的手突然縮了下去。門開了，立刻跑進

來兩個騎士，都執了寶劍，直衝到藍鬍髭的身邊。他知道他們是他妻子的哥哥，一個是龍騎兵，一個是槍兵。於是他就立刻逃走，但是兩個哥哥緊緊趕着他，當他纔只跨下堦石，便將他扭住。他們就在那里望着他截身一劍，將他殺死了。這可憐的妻子差不多和她丈夫一樣地死去，她沒有氣力站起來迎接她的哥哥們。

藍鬍髭沒有子嗣，因此他的妻子便變成他所有產業的女主人。她用一部份財產來把她的安娜姊姊嫁給一個久已屬意她的少年人；又用一部份來替她的哥哥們捐買隊長的委任狀；而餘多的財產，就用來將她自己改嫁給一個極仁厚的紳士，那個人使她忘記了她和藍鬍髭時候的不幸。

白 貓

法國 陀爾諾夫人著

從前有一個國王，膝下有三個兒子，生得都很美麗和勇敢。這國王年紀雖老，然而還不願意就放棄他的王位。

但是有幾個奸臣卻謠言他的兒子要篡奪他。於是他設下一個計策，把他們暫時趕到國外去。他招了三個兒子來，對他們很和氣地說，『我親愛的兒子，你們總該知道，我的年紀是一天天老去，對於管理人民的事情，不像從前這樣的周到了。我想這樣下去，將使國家受到損害，所以我要把王位傳給你們中的一個。不過誰要得這王位，必須要替我辦到一件事。』

『因為我讓位之後，我想住到鄉下去，所以我要訪一隻美麗聰明的小狗來做伴侶。』

因此我已經決定，明年今日，誰能獻給我一隻最小最美麗的小狗，他就可以繼承這個王位。」

三個王子聽了他們父親的話，都非常奇怪，但是他們一致地遵行他的吩咐。他們從父王那里拿了一大注的錢和許多珍貴的珠寶之後，便辭別了，出發去訪尋小狗。

他們在離城三里的一所古宮裏，喫了午餐，相約在十二月後的那天在這同一地方聚會，然後再同回朝中。他們又商量各各改了名字，使人家不容易認識他們。商議定當，便說着再會，分途出發了。

在這個故事中所說的，全是小王子旅行出去的事情，他是世界上最美麗最聰明的王子。

他在一處處經過，就在那里買了所有的美麗的狗。但是當他看見了一隻比以前所見的更美麗的狗，便只好把以前所買的狗統統捨去了；因為他雖用了二十個僕人，卻還顧算不到他所買的小狗。

後來，他來到一個大森林裏。那時天色漸晚，突然發生了猛烈的風雨和雷電，更其使這少年人煩惱的，是又迷了路。

小王子走了許久，忽然看見前面有一流光亮，知道那邊一定是屋子了。他向着光亮走去，不久就到了一所從未見過的壯麗宏大的宮殿前。

大門是金的，上面鑲着寶玉，燦爛發光，就是最好的眼睛也不能直視。王子在樹林中看見的光亮，就是從這種寶玉裏射出來的。

牆壁是五彩的琉璃，鑲嵌成種種仙人的形象。在門邊，他看見一隻鹿足，作為門鈴的懸飾，而門鈴的本身，是一串金鋼石的練子。

『真奇怪，這宮殿的主人怎麼會把這些珍寶都放在門外！』王子想。『竊賊見了，很容易把這練子偷走呢。』

他把練子一扯，聽見有一種像甜美的音樂似的鈴聲。不久，大門開了；但是他並沒有看見人，只見空中有十二隻手，各各拿着一個大的火把。

王子嚇得一步也不敢移動。然而他立刻覺得他背後有不可見的手在將他輕輕地推動。他驚異地向前走去，來到一個大理石的廳堂裏，他在那里聽見一個最輕柔的聲調，唱着這樣的歌：

『小王子，請進來，不要怕危害，

這里給你歡與愛；

美麗的公主受了奸人害，

你得替她解禍與消災。

*

小王子，請進來，不要怕危害，

這里給你歡與愛。』

王子不懂得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只好更大膽地向前走去。這些不可見的手推他到一扇用珊瑚做成的門邊。那扇門會自己開啓。他進去一看，只見牆壁通用珍珠來砌成。他

又由這室跑進他室，到處看見名畫與珍寶，成千的燈盞照耀得雪亮，他覺得猶如置身在仙宮之中。

他一共穿過了六十間屋子，一室比一室華麗。後來他的身體已被這些手所停止了，並且被推在一隻安樂椅裏。這椅子也會自動地移到火爐邊。然後他看見了這些白淨柔嫩的手，替他脫去溼衣，換上了精美的襯衫和滿鑲着金銀珠寶的長袍。

隨後這些手擡來了一座梳妝的桌子，放在旁邊，替他梳理頭髮，那種手段的輕柔，梳時連他覺都覺不出來。他們在他的面前放了一隻美麗的面盆，盆中盛着芳香的水，讓他洗手揩面；待到梳理既畢，便又替他換上了一身更華麗的衣服。

現在王子被導入一間從未見過的屋子裏。這屋子也和其他的一樣，裝飾得非常華美。地板中央放着一隻餐桌，桌上的一切的物品都是用純金製成，鑲嵌着燦爛的珍珠。

王子看見所放的刀叉共有兩副。他不知道有誰來陪他喫，正在詫異着，忽見有一個一尺來高的人形剛跨進門，在向他跑來。

她套着一個黑色的面紗，旁邊護着兩隻穿黑衣的貓，身旁懸着短刀，後邊跟了一大羣其他的貓，手裏都捧着各式各樣的老鼠籠。

這時王子看得呆了，連想也無從想起。那小人兒走近前面，脫下面紗，原來是一隻可愛的白貓。她似乎很年輕，很憂愁。她柔和地對他說，「我的王子，我歡迎你。我見了你，真是非常的快樂。」

「小姐，」他答道，「謝你的好意。但是請你恕我，敬問一句話，爲什麼你生成這個形狀，卻會說人的話，而且有這樣一所宏麗的宮殿呢？」

「這是無怪你要詫異的，」美麗的貓說，「可是，王子，我是不喜歡說起我自己的。並且我也不喜歡人家道謝，所以我們現在不要說這些，還是坐下來喫晚飯罷。」

說着，那些手已把盛饌放上桌子，王子與白貓就一齊坐下。第一道菜是一隻炒鴿子，伴着來的還有一隻紅燒肥鼠。

王子見了這一隻菜，連別的一隻菜也不敢嘗了。但是白貓猜出了他的意思，對他說，

有幾隻菜是特地爲他燒的，其中並沒有鼠肉。王子聽了，纔放心地喫一個飽。

喫過了飯，他看見白貓有一張金質的小像，掛在她的一隻腳上。他請求取下一看。不料看後卻大大地喫了一驚，原來那個小像是一個漂亮的少年，正是他自己的像！

他想這裏總有些祕密在；但是他看見白貓面帶愁容不住嘆氣，便也不敢去追問了。他同她談起各種的事情，纔知道她對於世界上的事情，也是非常熟悉的。

時候漸晚，他的女主人就對他說了晚安，他便被這些手領到一間寢室裏。這房間和他以前所見的截然不同，室中滿飾着蝴蝶的翅膀，間以奇異的羽毛。牀是絲質的，用鮮豔的絲帶來懸在空中。高的着衣鏡，從地上直抵天花板；天花板自身也飾着可愛的圖畫。

王子不用開口，就被這些手脫去衣服，睡在牀裏了。但是他久久睡不着，因爲他的心裏充滿着奇異。然而後來，他畢竟沈酣地睡去了。

次日早上，王子給甜美的樂聲所攪醒了。那些手將他捉下牀來，替他穿上一身漂亮的獵裝。

他望到庭心裏，看見有五六百隻貓都預備出去打獵。

不久白貓跑到他房間裏，向他問了早安，就邀他一同出去打獵。王子欣然答應，便去騎在一隻預備給他的木馬上。

白貓自己，騎在一隻猴子的背上，戴着一頂軍帽，那副神氣看去非常勇猛，所有的大老鼠小老鼠，都嚇的逃跑了。

一切都預備定當，幾聲號角，他們便出發了！這是一次多麼盛大的獵會啊！在無數的追逐與肉搏之中，沒有幾個動物能夠逃脫。甚至連鳥類也不得安靜；因為猴子是爬樹慣常的，他能夠馱了白貓爬到樹頂頭去捉捕小鳥。

行獵回來，白貓立刻取下軍帽，重復戴上了面幕。傍晚的時候，她還是和王子在一起喫晚飯。

喫過飯，王子和昨天一樣地被領到寢室裏，早上也一樣地被甜美的樂聲所喚醒。這樣地住了幾天，王子漸漸對於這地方感到興趣了。

他不再想到別的事情，只是戀戀於那個善待他的小動物，有時候他甚至願意自己是一隻貓。一天他對白貓說，『唉，我是非常傷心，我將來怎麼能夠離開我深愛的你呢？你不能變成一個女子，就讓我來變成一隻貓罷。』她笑對着王子的癡情，但是沒有回答。

後來，這一年差不多要完了。白貓早已知道王子須得回去的一天，所以在一個晚上告訴他離開尋得小狗回家的日期，只有三天了。

王子聽了頓然一呆，悲悼他失去了贏得王冠的機會。但是白貓叫他不要耽心，因為她不但能給他一隻小狗，還能送他一隻木馬，使他可以在十二小時之內，趕回家去。

『你看，』她拿出一個椰子來對他說道，『這椰子裏有你要的東西。』

王子把椰子放在耳邊，聞得一隻小狗的吠聲。他喜歡不置，口口聲聲感謝白貓的恩德。下一天，他和白貓道了再會，就獨自回家去了。

當他到了聚會的場所，纔知道他是第一個來。然而不久，他的哥哥們也相繼回來，告訴他他們旅行的一切情形。他們哥哥看見了小王子腳邊躺着一隻可怕的小狗，便以

爲就是他訪來給國王的。

「這隻難看的狗，我們看來真有點可怕，」他們暗諷地說。

「這隻難看的狗，我們看來真有點可怕，」他們暗諷地說。
下一天，他們三個就同往宮中。兩個哥哥們的狗放在椅墊上，渾身圍着絨花，看了簡直使人害怕，不敢去撫摩牠們。國王仔細望着，覺得兩隻狗一樣的美麗，分不出優劣。

因此，兩個哥哥就爭論了起來；但是小王子從袋裏摸出他的椰子殼來，立刻把他們的爭論打斷了。不久，椰子殼被打開了，就有一隻小狗跳出來，這狗小得可以鑽過一隻最小的指環，並且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狗。

國王立即斷定，這是一隻最好的狗。但是他還不願放棄他的王位，他又想出了另一個法子來把他的兒子趕到外邊去。

他慰勞他們一年來的辛苦，並且說，他們既然對於這種事情做得非常滿意，那末他還希望他們替他辦到另一種東西。那就是去尋訪一塊棉紗，要細得能夠穿過一隻最小的針孔。期限是一年，和上次一樣。

三個王子覺得這種事情非常爲難；但這是他們父王的吩咐，他們只得立刻出發了。兩個年長的哥哥仍舊照着他們去年的老路走；小王子則跨上木馬，立刻到了他的愛友的宮殿裏。

白貓非常歡快地接待他，同時那些手扶着他下馬，並獻上許多點心來給他。小王子喫了點心，就告訴他的朋友，這美麗的小狗人人歡喜，並且告訴她他父親的第二個吩咐。『我親愛的王子，』她說，『你放心罷。我宮中有許多的貓，會做你父親所要的棉紗。你儘管和我玩耍罷，棉紗是已經在織造了。』

白貓爲表示歡迎王子的回來起見，吩咐在屋前大放花爆。幾天之後，她又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跳舞會，當時所有在那地方的一切貴人們都來參加，跳了一整夜。

王子雖然時常和白貓在一起，卻永不討厭她，因爲她能夠談到書籍，圖畫，音樂，和衣服等等的問題。實在的，她能夠談到一切的題目，因此王子時常奇怪，爲什麼一隻小小的白貓，會這樣的博學，會說得這樣的有意思和聰明。

第二年似乎比第一年更快地過去了；但是白貓小心地替王子記着他應該回家的時候。

一天，她對王子說。『我立刻將要快樂地看見你坐在一輛美麗得配你的身份的車子裏了。』

王子望到庭心裏，看見一輛華麗的馬車，車身滿鑲着金銀寶玉等珍貴的東西。拖車子的是十二隻白馬，都白得像雪花一般，馬上的駕具閃耀得和金子一樣。在馬車的後面，站着一千個華服的兵士，預備在王子回家的時候，沿途保護他。

『我的王子，』他的朋友說，『你去時，把這胡桃帶去。這胡桃裏有我許給你的一片綿紗。不過請你在未到你父王的跟前，不要把這殼打開來。』

說着，白貓和王子道了再會，轉身就跑，否則王子定會看見她眼中的清淚，而有惜別的心思了。

十二隻白馬，直馳前去，在極短的時間就把王子帶到了他父親的宮殿前。他的哥哥

們也只剛剛趕到。在互相吻過了之後，三個王子就一同去朝見他們的父王。國王很和善地接待他們，於是他們就各把所訪得的東西獻出來。

最長的哥哥拿出了一塊極細的棉紗來，看起來似乎一定能夠過穿針孔的，但是王真的去試穿時，卻失敗了。

大王子自己去試試，也不成功。這棉紗差不多可以穿過，但不能完全穿過。

然後是輪到二王子了，他見了大王子的失敗，自以為一定能夠得到這個王位。但不幸！他也不能成功，因為這塊棉紗雖然是非常的，非常的精細，可是還不能穿過這針。現在輪到了小王子。他跑上前來，揭開了一隻美麗的鑲嵌着珠寶的小盒子，拿出一個胡桃來，他把胡桃敲碎，以為立刻就可以看見那棉紗了。

但是他發現裏邊只是一個栗子，便覺得非常的奇異！然而他還沒有失望。他把栗子破了開來，卻見裏邊是一個櫻桃。朝中的男女官員，見了小王子臉上的尷尬神氣，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他把櫻桃弄碎了，然而裏邊所有的卻是一個果核。他又把果核一分爲兩，看見其中有一粒麥子，麥子的中央，是一粒很細小的米。

他現在是完全失望了，禁不住心裏想，「喔，白貓，白貓你騙了我哩！」

在這個時候，他忽然覺得他的手被一隻貓的腳爪所觸。因此他又振作了精神，把那粒米剖了開來，出於衆人的意外，他竟從其中抽出了一塊四百碼長的棉紗，而這棉紗細得很容易穿過針眼。

國王想到他已無法阻止他幼子的繼承王位，便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顯然是因爲他惋惜他的幼子把這個吩咐辦得太稱心了。

「我的兒子，」他說，「你們出力爲我辦了這許多的事情，使爲父的心裏非常快活，我忍不住要託付你們爲我再辦到一件事情。你們在這一年之內，各自去尋訪一個最美麗的妻子，一經我看中意，我就把這王位傳給那個尋訪得的人。」

因此，三個兒子又別了他們的父王，各自分別出發。在不到十二小時之內，我們的小

王子已乘着他的華麗的馬車，到了他的親愛的白貓的宮裏了。

日常的一切，都和以前一樣地過去，直到另一年的年終。在最後這一天，白貓對小王子說，「我的王子，明天，你得回到你父親那里去，回覆他的命令。你如果願意，你只要照我的話做去，你就可找到一個世界上從未見過的美麗的公主。我所受魔術的束縛，如今可以放鬆了。你得割去我的頭尾，把牠們拋在火裏。」

「割去你的頭尾！」王子說。「我是非常的愛你，我怎麼能對你做這樣殘忍的事情呢？」

「我知道你是愛我的，」白貓說，「唯其如此，所以你應該照着我的話做去。要是你願意我不老是成爲貓的形狀，你就得同意我的請求。你這樣做了，我將永遠感激你的大恩。」

她說時，王子的眼裏滿流着悲痛之淚。但是禁不住她屢屢的請求，他就只好同意了。他顫抖地拔出他的寶刀，割去了她的頭尾，而把牠們拋在火裏。

不久，就有一個爲他所從未見過的美麗女郎，矗立在他的前面。不等他找到話頭來開口和她談話，就看見有一大批僕人，跑來和她講話。

這些僕人，也好久被變成貓了，但現在已與他們的女主人同時回復了他們自己的形狀。他們跑來祝頌她，並且等候她的吩咐。她對待他們非常和氣，在說了幾句安慰話之後，便叫他們暫時退避。

待僕人去後，公主轉身向王子說，『王子，你不要以爲我真是一隻貓，或是一個低微的女子。我的父親統治着六個王國；他是當時的第一個最大的國王呢。』

『他很愛我的母親，常常讓她任情地作爲。我母親非常喜歡旅行，在我生後不久，她就到一個住着小仙人的國度裏去。她曾經聽見過，在小仙人的花園裏，生着各種多汁的果子，她很想嘗嘗這種果子的滋味。』

『她看見仙人的家，是一所巨大的宮殿，看去金碧輝煌，甚是華麗。然而她叫了好一會門，卻始終不見有人來開，也一點都看不出裏邊有人住着的樣子。在園牆的上方，可以

看見有許多大樹，每一棵樹的樞枝上，都掛着熟的果子。

「這景象更其使我的母親要一嘗這果子的滋味了，因此她命她的僕人，替她在宮門附近紮了一個篷帳，以便等有機會時去向小仙人討些來喫。但是她等候了六個多星期，卻依舊不會看見有人在這扇門裏進出，於是她因此害了病。她的僕人以爲她是不會好的了。」

「有一夜，當她朦朧微睡時，忽轉身來看見一個很小的老婦人，躬着背，坐在她眠牀邊的安樂椅上。」

「我們小仙人，」老婦人說，「都恨你要偷果子來喫。但是我們現在卻可憐了你，我們答應你隨便採多少去，只要你能夠應承我們一件事。」

「啊！仁慈的仙人，」王后說，「只要我能夠一嘗你們果子的滋味，我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可以給你們，就是我的國家也可以。」

「我們不是要你的國家，」小仙人說，「我們只要你以後生下來的孩子。你要小心。」

地看護他，依舊像你自己的兒子一樣。」

「你的要求非常難辦，」王后說，「不過我可以答應你。我的病是快無望了，除非能一嘗你們的果子。」

「總之，親愛的朋友，」那女郎說，「我的母親立刻就起身了，她換好衣服，走進宮殿，嘗到果子的滋味。她儘量的喫過了之後，又命人帶了四千隻騾子去裝載果子，據說這種果子是可以經年不壞的。」

「她得到了這許多果子，就回到我父王那里，我父親很快活地歡迎她。她好久沒有說起她對小仙人的鹵莽的允許，但不久她生了我，到那時她纔把這事告訴我父親。」

「這消息使他非常不快，並且他只能悶在心裏，因為否則也不過增加我母親的懊惱而已。但是他還沒有失望，他要想一個法子來使我住在一處安全的地方，使小仙人不能進去。」

「他主意既定，便把我關在宮中的一個高塔裏，其中有二十級的樓梯。」

『小仙人知道了這件事，非常憤怒，寄信來說必須把我交給她們。我的父親不答應，她們就放出一條可怕的龍來，吞了好許多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龍的氣息，能夠毒死一切附近的生物，連花卉樹木也會枯萎凋落。』

『我的父親是非常的傷心，到後來，差不多他全個的王國都要毀滅了，於是他只好同意地把我交給小仙人。他把我放在一隻用天鵝絨來做成的搖籃裏，外邊裝飾着金珠寶玉，然後送到小仙人的宮裏去。自此之後，這毒龍纔不再看見了。』

『小仙人放我住在一個華麗的塔裏，那塔沒有門。牠的出入口只有甕子，離地很高。然而，我常常可隨意地下來，到一個可愛的花園裏去遊玩，其中有浴池，有涼亭，有芬芳的花，還有各種清涼的果子。』

『我就在這裡被小仙人長育起來。她們待我很好，我的衣服很漂亮。凡是我所用得着的知識，她們統統教給我。總之，我親愛的王子，如果我永遠和小仙人相處，不再看見別的人，我倒也可以快樂一世的。』

「然而，有一天，我在窗口和我的鸚鵡談話，我看見有一個少年在注視我。因為在長大後除了圖畫之外，素來沒有看見過真的人類，所以我倒很快活地得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很歡喜他，後來他向我規規矩矩地鞠了一個躬，我就更希望聽聽他的話。但是他不敢說，因為他知道我是在小仙人的宮殿裏。天色漸暗，他回去了，我想看他從哪一條路而去，但是我看不清楚。」

「下一天早晨，天色一亮，我就倚在窗口，看見上一天的那個少年依舊在原地方。他用了一個傳聲筒對我說話，他告訴我，他覺得我是一個極美麗的女郎，他要是不能娶我，他將終生感得不快。」

「我決心想逃開那個塔，不久我就想了一個計策。我請求小仙人給我一隻縫針，一個綳子，幾團線，假說我要做許多的網，用來在窗口捉捕小鳥，以為消遣。」

「他們聽信了我的話，所以在不久之後，我不但做了許多的網，並且還做了一隻軟

梯，長得足以自窗口懸至地上。然後我差我的鸚鵡到少年那里去，叫他到原地方來，因為我有話要和他講。他沒有失約，果然來了；但是他一看見窗口掛着的這長的梯子，便跑了上來，走進我的塔裏。我初時不免有一點懼怕，但他說話很和氣文雅，我就立刻放了心，把我自己的事情，都告訴了他。

『我正講完我的故事，突然窗門開了，粗暴仙人騎在龍的背上，衝進了塔裏來。跟着她來的，是一大羣執長劍的武士。我的王子盡力保護我，抽出了他的寶劍，左右舞動。但是他的敵人太多；經過了一次劇烈的鬪爭，他便被人打倒在地上，於是殘忍的粗暴仙人，就命令毒龍當着我的面前將他活活吞噬了。』

『我哀痛我會被毒龍所吞；但是這事卻爲仙人所阻止，她說，將用一個更厲害的方來懲罰我。說着她用她的杖來觸我的身體，於是我就立刻就變成了白貓。』

『然後仙人把我帶到這所宮殿裏來，並且給我一大羣的貓，做我的僕人，還有現在伺候你的十二隻手。當她把我的來歷告訴了我，就又說我的父母現在已經去世了，而且』

我永不能得到我父親的王國。

「你永不會回復人形」她說，「除非你遇到一個同樣的年輕的王子，他肯割去你的頭尾，而把牠們拋在火裏。」

「現在，你就是她所說的一個人，」公主說，「你把我釋放了！我怎能表示出對你的感謝啊？」

「我可以趕快同我到父王那里去，」王子說，「去要求他同意於我們的結婚。」

「這是我非常願意的事，因為我愛你過於愛我的生命。」

王子和公主同坐在一輛用二十隻馬來挽駕的華麗的車子裏，一同出發。到家時正值其餘的兩個哥哥也同了兩個美麗的公主同時趕到。國王見他的兒子已把他的囑咐辦到，便要想一個新的方法來遷延退位。

朝中的男女官員，都齊集着觀看國王怎樣處置這件事情，那個曾經爲白貓的公主，看透了國王臉上所露的意思，便跑上前來說道：

「我看陛下還很壯健，何必要急於退位呢？我的父王傳給我六個王國，讓我分出兩個來給你的兩個大兒子，而把其餘的四個給你的小兒子罷。這樣，一來你可以終身享受你的王位，二來你可以不必說出你所認為最美麗的公主，以傷害你對其餘二個公主的感情。」

全朝的男女官員，都發出歡聲。其餘的兩個王子與公主向國王鞠着躬，說他們非常贊成這個計劃。於是這三個婚禮，都在下一天舉行，所有的王國，統照小公主預定的比例分配，從此她和她的丈夫，一同過着許多許多年幸福的生活。

聰明的裁縫

德國 格林兄弟著

從前有一個極驕傲的公主，她出了一個謎，要叫每一個向她求婚的人去猜；假使他猜得不對，便要被嘲弄和輕蔑地驅逐出來。這個消息各處都傳到，據說，誰能幸而猜中這個謎兒，就可以娶得公主為妻。在這個時候，恰巧有三個裁縫，一同到公主所住的城裏來，其中大一點的兩個，是很驕傲的，他們聽了這個消息，他們自量必定成功，因為他們曾經做過許許多多精美的工作。第三個裁縫是一個懶惰，沒中用的人，他連自己的行業也不甚了了；但是他卻同樣相信也有猜中一個謎兒的能力。另外的兩個，雖則極力勸他留在家裏，但是他固執着，他說，他一定要去，因為他的心，已經專對在這件事上了；於是他決然跑去，猶如全世界都屬於他的一樣。

三個裁縫來到公主的面前，對她說，他們是來猜測她的謎兒的，因為他們是罕有的最適當的人，他們各人都精通一件工作，他們做得這樣的精細，你竟可以拿去穿過一隻縫針！「那末，」公主說，「這謎兒是在我的頭上有一根兩色的頭髮；你們猜是什麼兩種顏色？」

「假使你的謎兒僅僅是這一點，」第一個說，「那末我猜這一定是黑和白，正如布中的所謂螞蟻布。」

「錯的，」公主說，「現在，第二個，猜罷！」

「這不是黑和白，而是櫻和紅，」他說，「好像我父親出客所穿的衣服。」

「又錯了！」公主喊道，「現在，第三個來猜罷！我看他一定會猜對呢！」

小裁縫很勇敢地跑向前去，說，「公主的頭上，有一根金色和銀色的頭髮，金和銀便是那兩個顏色。」

公主聽了這段話，她的面色立刻變白了，她幾乎要嚇倒在地上，因為這裁縫已猜中

她的謎兒了，——本來她相信，這一個謎兒，世界上沒有人能猜對的，當她蘇醒之後，她對小裁縫說，『你應做的事還沒有完呢；在下面畜欄裏，躺着一隻大熊，你必須去和他同宿一夜，假使我明天早上來看你的時候，你還活着，我就情願嫁給你。』

小裁縫已經非常的滿意了，他嚷道，『勇敢的冒險，便是一半的勝利！』但是公主心裏也很安靜，因為她想，一個人到了熊的足爪之中，是沒有一個能夠逃出的。

等到天色一晚，這小裁縫就被帶到放熊的地方去了，當他一走進畜欄，這野獸就向他狂撲。『文雅些，文雅些，』裁縫喊道；『我必定要教你些禮貌！』他從衣袋裏摸出一把栗子，很自然地在嘴裏咬碎來喫。老熊見了，也想喫栗子，裁縫就摸出一滿把來給他——但這些並不是栗子，卻是些石子。熊拿起來放到嘴裏，但是他咬不碎，極力地咬都咬不碎。『我是多麼蠢笨啊！』牠說道，『我連幾個栗子都咬不碎了！你肯代我咬幾個嗎？』牠說時又轉對裁縫。『呆蟲！』裁縫叫道，『你的嘴生得這麼大，連一個小栗子都咬不碎！』他一面說，一面把老熊遞給他的石子換了一個栗子，所以立刻就咬碎了。

『我必定要再試試看！』熊說，『這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呢！』牠咬盡力的咬，但是，你們總可以相信，一點效力也沒有。當老熊咬得疲乏了之後，小裁縫便拿出一隻提琴來奏一套曲，老熊聽見了，禁不住地跳舞起來，歇了一會，牠停下來問裁縫，學奏提琴，到底容易不容易。『容易得和兒童的遊戲一樣！』裁縫說，『你把你的左趾放在絃上，右趾拉弓，這樣便可以奏起來。』——*so-i-so-i-do-i-do-i-do-i*

『喔，好，假使提琴只要這樣的拉，』熊喊道，『那末我最好還是去學會他，這樣，我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跳舞了。你以為怎樣？你肯指教嗎？』

『我很情願，』裁縫回答道，『只要你聰明些。不過讓我看你的爪看；牠們太長了，我必須要把牠們割去一些！』恰巧在熊伸出牠的足掌的一角，放着一把鉗，小裁縫就用來將牠們緊緊的鉗住。『現在且等我有了一剪刀再說，』他說道，於是他也不管牠高聲的咆哮，自管去躺在壁角裏的一堆稻草上，酣然睡着了。

那時候，公主很愉快地想，她現在已經趕掉這裁縫了；尤其是她聽見了這咆哮的聲

音，她還以為這是老熊得到她的食物的歡呼呢。在早晨，她就跑下來到畜欄邊去，但是她向裏面一望，只見那裁縫活潑得和水裏的魚一樣。她是非常的驚愕，但這有什麼用呢，因為她的結婚的誓言，早已大家都知道；國王——她的父親——吩咐預備了一輛馬車，把她和裁縫送到教堂裏去結婚。其餘的兩個裁縫，很妒忌他們的兄弟的好運，正當車子出發以後，他們就跑到畜欄裏去把熊釋放了，那熊得到釋放，立刻追到新夫婦的車後去。公主聽得熊的咆哮，她就非常地驚駭，她向裁縫喊道：「喔，熊已追在後面，他要來抓你去！」裁縫馬上站起來，把頭倒立在板上，兩腳伸出窗外，向着熊喊道：「你可曾見過這把大鉗？假使你再不跑開去，我要給你嘗嘗這個滋味了！」熊自己打量了一下，就掉轉尾巴，真的跑回去了；而那個裁縫，卻仍舊伴着公主到教堂裏去，結爲夫婦。他們結婚之後非常快活，——快活得像百靈鳥一樣；就是到了他們的晚年，他們還是很舒服呢。

三個紡麻的仙女

德國 格林兄弟著

從前有一個懶惰的女孩，她很恨紡麻，她的母親雖則千方百計來引導她做活，但是她總是不肯。末來這母親忍無可忍，便動怒打了她一頓，於是這個女孩就高聲大哭。那時恰好有一個王后經過，她聽見了哭聲，便停車來詢問情由。

王后走進去，問這女孩的母親，爲什麼把她的女孩打倒這種樣子。「她的呼喊，」她說，「連街路上的人都聽得見呢。」這母親羞於說出她女兒的懶惰的實情，所以就說道：「我不能夠使她停止紡麻；她是永永在紡輪旁邊，但是我家里很窮苦，我沒有錢來給她買新麻皮。」

「假使就只爲此，」王后道，「那便好了。我很歡喜聽紡麻的聲音，我總不比聽見紡

車輪旋轉的聲音更加快活，讓你的女兒跟我到宮城裏去吧；我有很多的麻皮，她可以在那里紡織個滿意。」

這母親對於這個提議，心裏非常快活，於是王后就帶了這女孩回到宮城裏去了。她們到了宮城裏，王后就引她到樓上，指給她三間房子，其中從地下直到天花板上滿裝着最精美的麻皮。

「現在，你替我紡這一起的麻皮，」王后說；「你紡完了之後，你將要有我的長子做丈夫。你的貧苦，在我是決不計較的，因為你的不歇的勤勞便是一份很富的嫁奩了。」

這女孩一聲也不響，但是她心裏很恐怖，因為她知道她總不能夠紡好這一起的麻皮，就是從早至晚坐在她的紡輪邊經過了三百年也沒有用。當她一個人留在那里之後，她立刻就哭起來了，她這樣地坐了三天，一動都不動。

到了第三天，王后跑來看她，當她看見了那些麻皮還安然不動，她就驚愕起來；這女孩子懇求地說，她不能夠紡麻，因為她離開了她母親的家裏，很覺得孤寂。王后聽了這種

話，就很滿意地饒恕了她。但當她離去時，她說道：『你記着吧，從明天起，我希望你開始你的工作。』

不久，這女孩子又是一個人坐在那里了，她不知道怎樣做纔好，她懊喪地走到窗邊，從窗裏望出去。她看見有三個形貌滑稽的婦人在向她走來，第一個有一只很大的扁平的腳；第二個在她底下領上掛有一個極大的嘴唇；第三個有一個很廣闊的姆指。她們靜靜地立定在窗下，仰起頭來問這個女孩爲什麼悲傷。她把她的煩惱告訴她們，她們就聲言情願來幫助她。『假使你行起婚禮來肯邀請我們，』她們說，『不以我們爲羞恥，而稱我們爲你底姑母，讓我們坐在你的桌子旁邊，那末我們就立刻給你紡這一起的麻。』

『那是我很情願的，』女孩答道，『只要你們馬上進來，開始工作。』於是她讓這三個婦人進來，她們的身體看去是很矮小的，她在第一間房子裏收拾開一塊明亮的地方來給她們，她們就坐下來開始紡麻了。第一個拉着麻皮並轉動輪子，第二個把麻皮絲打溼，第三個做的是搓絞的工作，她用她的手指來在桌子上將麻線用力搓捻；她繼續地搓

白

織

着，就有一大束極美麗的細麻線堆在地上了。

當王后來時，這女孩就把這三個婦人藏好，然後指給她看一束束紡成的麻線；這使王后讚美她不止。

第一個房間紡空了，這三個婦人就走到第二間裏去，最後到了第三間，不久，這些麻皮就一齊做好了。現在這三個仙女向她告別了，並且對女孩說，『不要忘掉你所允許我們的話；因為這將帶給你幸福。』

當王后見了那些空房子和一大堆的麻線，她就去預備起婚禮來，新郎心裏也很快活，因為他想像他將要娶着一個這樣聰明和勤勞的妻子了，所以他對她非常讚美。

『我有三個姑母，』女孩說，『她們以前會很和氣地待我，所以在我的幸福的時候，我不願意忘掉她們。請你們允許我，在舉行婚禮的時候，我要邀請她們來，並且讓她們坐在我們的桌子邊。』王后和新郎都說，『怎麼我們不允許呢？』

當結婚的日子來到，三個年老的婦人都穿着奇異的衣服進來了，新娘說道，『歡迎，

親愛的姑母。」

「呀，」新郎忍不住地說，「你的姑母爲什麼這樣可怕呢？」於是他走到那一個大腳的那邊，問她道，「怎麼你有這樣闊的腳？」

「爲了踏紡輪，」她答道，「爲了踏紡輪。」

於是新郎跑到第二個那邊，問道，「怎麼你有這樣的一只掛着的嘴唇？」

「爲了舐麻線，」她答道，「爲了舐麻線。」

於是他又問第三個道，「怎麼你有這樣一個扁闊的姆指？」

「爲了搓麻線，」她答道，「爲了搓麻線。」

王子聽了這些回答，驚怕地說道，「那麼我的美麗的新娘，將永世不叫她接近紡輪了。」

因此，她得免除她所嫉恨的紡麻的工作。

教主變成鸛鳥的故事

德國 霍夫著

在一個晴明的夏天的午後，巴格達的教主嘉雪特正安適地坐在他的睡椅上；這天氣很熱，他方纔睡了一忽兒覺，這時候精神已很清爽了。他啣着一根紅木的長烟管，時時啣着一杯僕人端給他的咖啡，得意地捋着他的鬚鬚；總之，這教主是覺得非常的舒服。那是一望就可以看得出來的。在這種時候，他是心平氣和，人家很容易親近他；所以他的首相曼奢，每天總是在這個時候來參見他的。這天下午，他照例來見，可是臉上卻露出一副嚴肅的神氣，——這在他是很少有的。教主從嘴裏拿下了烟管，說道：「你爲什麼裝出這樣嚴肅的神氣來呢，首相？」首相把兩臂交叉在胸前，向他的主上鞠了個躬，答道：「主上爲什麼我露出一副嚴肅的神氣，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是因爲在宮殿外面站着一

個販子，他有好許多精美的物品，而我卻一個錢也化不起，所以很覺煩惱吧！

教主久要討首相的歡喜，所以就吩咐黑奴叫那販子進來。不一時，黑奴同着販子走進宮中，祇見是一個短小精悍的人，面色櫻黑，穿着一身破爛的衣服。他帶着一隻箱子，裏面放着種種的貨物：如珍珠和指環，柄上鑲嵌得很華美的手槍，還有酒盅，木梳等等。教主和他的首相東翻西揀，看了半天，最後教主替自己和首相買了兩把手槍，又替首相的妻子買了一個木梳。當販子把箱子合上的時候，教主忽瞥見了一隻小抽屜，就問他裏面可也放着貨物。販子把抽屜抽開，拿出一個鼻烟盒來，這盒子裏放着些黑色的粉末，和一張寫着特別文字的紙，這些字，教主和曼奢看了都莫明其妙。『這些東西，一天由一個商人送給我，據說他是從墨加的街路上拾來的。』販子說。『我不知道這些是什麼東西；但是你可以隨便出一點錢買去，因為這些東西，在我也沒有什麼用處。』

教主是很喜歡收藏古代手稿的，所以他雖然一字不識，還是把這紙和盒子一齊買了來，然後讓販子回去。然而他總想知道這寫的是什麼意思，所以就去問首相，他知道有

什麼人會解釋得出這些字。

「最仁慈的主」首相回答道，「在大馬斯洗附近，住着一個哲人叫做賽立姆；他懂得各種的文字。招他來，也許他能夠解釋出這些神祕的符號。」

這位博學的賽立姆立刻請到了。「賽立姆」教主對他說，「賽立姆，據說你是很博學的。你看這張字，能讀不能讀？要是你能讀，我就賞你一件新袍子；要是你不能讀，我就賞你十二下耳光和二十五下火腿，因為你是白白叫做哲人賽立姆的。」

賽立姆鞠了個躬，說道，「好，敬遵吩咐，主上！」他對着那張字看了好久，便突然恍惚道，「那是拉丁文，主上，要不是時，就請治我以死罪！」

教主命令道，「如果這是拉丁文，那末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賽立姆便翻譯道：——「尋得了這張紙的人，請祝頌阿拉的恩惠。你拿了這盒子裏的一撮粉，同時說一聲「繆泰波」，便能變成不論什麼動物，並且懂得牠們的語言。如果你後來要變還人形時，祇要向東方鞠了三個躬，並說了這同樣的話。可是你要留心變形。

的時候不能笑，否則你忘記了這咒語，就將永遠變成一隻野獸。」

哲人賽立姆讀了，把個教主樂得不可開交。他叫賽立姆罰咒，不把這秘密傳佈開去，又賞了他一件漂亮的袍子，遣他回去。然後他回頭向他的首相說道：「這東西倒買得很配我胃口，曼奢能夠變成一隻動物，我是夠多麼歡喜啊！明天早上你到我這裏來！我們一同到鄉野去，在盒子裏拿了一撮粉，聽聽空中，水底，林間，原上在說些什麼話。」

第二天，當教主嘉雪特喫過早餐，祕密地把衣服喬裝了之後，首相也已遵命跑來，陪他出去散步。教主把放着魔粉的盒子藏在腰帶裏，吩咐從僕不必跟隨，自管和首相出去了。他們首先穿過教主所有的大花園，但是找不到什麼活的東西來試驗。最後大臣提議到一個池子邊去，他在那里曾經看見過許多的動物，尤其是鸚鵡，牠們的嚴肅的態度和鼓翅的姿勢，常常激動了他的注意。

教主同意了首相的提議，伴着他向池子邊走去，既到那里，他們看見一隻鸚鵡，鳥泰然地踱來踱去在尋青蛙喫，嘴裏時常咕嚕着在說什麼話。同時，他們看見在天空遠處另一

隻鶴鳥在望這個方向飛來。

「我可以打賭，我的仁慈的主，」首相說，「這對長腳，現在一定有一番有趣的談話哩。我們若變了鶴鳥，豈不很好？」

「說得有理，」教主答道。「但是我們還得想想，我們須要怎樣纔可以再變成人形。不錯，這很容易的！如果我們向東方鞠了三個躬，再說一聲「繆泰波，」我就可以再變成教主，你也可以再變成首相了。但是天保佑，不要笑，否則，那就糟了。」

教主說時，他看見另一隻鶴鳥正翱翔在他們的頭頂，而慢慢地停落在地上。他連忙從腰帶中摸出盒子，拿了一撮的粉，把盒子遞給首相，首相也照樣拿了粉，一同喊着「繆泰波！」

於是他們的腿顫抖着，漸漸地瘦起來紅起來，教主和首相的美麗的黃鞋，變成醜陋的鶴足，他們的臂上生出翅膀，他們的頭頸從肩胛上伸出一碼來高，他們的鬚鬚消失了，柔嫩的羽毛蔽徧全身。

『你生得一張好嘴，首相，』教主驚奇了一回說道。『我生平從不曾看見過這樣的
一種東西！』『謝你，』首相鞠着躬回答道，『但是我敢唐突地立誓說，陛下變成鶴鳥，幾
乎比教主更其美麗了。但是來罷，我們去聽聽那邊同伴的話，看我們真能懂鶴語不能。』

不久，另一隻鶴鳥已經停在地上。牠用嘴來刷了刷牠的脚，理了理牠的羽毛，便進向
第一隻鶴鳥那里去。那兩隻新的鶴鳥急急地挨近去，驚奇地聽見了下面的這一段有趣
的談話——

『早安，長腿太太！你來草地上很早啊。』——『謝你，親愛的！我是方纔去喫了一
頓早餐來。你喜歡喫一份壁虎或一隻蛙腿嗎？』——『謝你的好意；不過今朝我胃口不大
好。並且我到這里來是爲了另外一件事情。今天我要到父親的賓客前去跳舞，所以我想
來這里好好練習一下子。』

當下這年輕的鶴鳥就在草地四周特別地跳舞起來。教主和曼奢注視着她，非
常的驚異。她神態活潑地一脚獨立着，拍着她的翅膀，越顯得玲瓏，他們兩個都再也忍不

住；狂笑從他們的嘴上不住迸出來，久久不止。教主首先止住了笑，「那真是可笑極了，」他叫道，「這是金錢所買不到的。可惜這呆鳥或已覺到了我們的笑聲；否則他們一定還要唱歌哩！」

但是，現在首相卻想到了在變形時候是不准笑的。於是他便把他的驚恐告訴了教主。「啊，要是我永遠要做一隻鵲鳥，那就糟了！你記記那句討厭的咒語看：我忘記了。」

「我們必須向東方鞠躬三個躬，然後說「繆——繆——繆——」」

他們向着東方，接連地鞠躬，直把他們的嘴差不多碰到地上。可是，這咒語卻忘記了！儘管教主鞠躬，鞠躬，儘管他的首相虔誠地說着「繆——繆——」，然而以下的字眼確已忘記得形影全無，因此這可憐的嘉雪特和他的首相，還是不變他們鵲鳥的形狀。

這兩個被魔法捉弄的東西，在田地上憂愁地東跑西走，不知怎麼辦纔好。他們不能毀去他們的鵲鳥的羽翼，也不能回到城裏去自白於人；因為誰肯相信一隻鵲鳥就是教主呢？即使有人相信了，但巴格達的居民，肯承認一隻鵲鳥做教主嗎？

因此他們飄流了好多天，全特田野中的果子勉強過活，爲了他們的嘴生得太長，所以吞起來極不方便。至於壁虎和蛙類等食物，則又不合他們的胃口；並且他們怕喫了要滅殺食慾。他們在這不幸的境遇中所感得快意的，只有能夠飛行這一點，他們常常飛到巴格達的高屋頂上，偵察城中的情形。

在起首的幾天，他們看見街上種種的不安和悲哀的景象。但是在他們變形的第四天，正坐在教主的宮殿頂上時，忽見下面街上有一大隊很莊嚴的人馬。鼓的聲音與笛的聲音雜然齊響；一個人穿着金繡的紅袍，騎了一匹裝飾得很富麗的馬，四周圍着許多衣服華麗的僕人。有半數的巴格達人衝迎上去，每個人都喊道：「海爾密支拉巴格達的君主！」

「宮殿頂上的兩隻鵝鳥見了，便祇好你望我我望你，教主嘉雪特說：——「你現在可猜得出我爲什麼會變形，首相這個密支拉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的兒子，那仇人就是這厲害的術士嘉許納，他是苦心焦思地立誓要報復這個深仇。但是我還沒有失望。同我來

罷，你，我患難相共的忠心的伴侶；我們且到先知的墳前去；也許在那個聖墓前，這魔法會解除吧。」

他們從宮殿的頂上動身，飛向麥地那去。

他們都不很會飛翔，因為他們還不十分熟練。「喔，主上！」首相飛了兩個鐘頭感嘆道：「請你原諒，我是跟不上來了；你飛得遠比我快，並且，天色已經黑了，我們得好好找一處安息的地方。」

嘉雪特聽了首相的話，看見下邊山谷中有幾統頹敗的垣牆，可以暫時寄宿，他們就飛上那里去。他們這度夜的地方，似乎先前是一所宮堡。華麗的圓柱從頹垣中矗立着，有幾個房間還勉強保存，證明這建築的過去的華麗。嘉雪特和他的伴侶在其中往來躑躅，尋找一處乾燥的壁角，突然曼奢停住了脚步。「主上，」他輕輕地有氣無聲地說，「一個首相，尤其是一隻鶴鳥會怕鬼，你想笨不笨？我覺得很不舒服，因為在近旁好像有人在那里很清晰地悲嘆和呻吟呢。」

教主現在也停了步，分明地聽得一種深沈的嘆息，這聲音似乎不像是從一個動物所發，簡直像是從一個人所發出來的。他充滿了熱情，望着發出嘆聲的地方前去；但是首相用嘴來銜住了他的翅膀，懇切地求他不要去冒這種新的不可知的危險。但是他的話卻沒有用。教主天生着勇敢的膽量，他跑向一條幽暗的小徑中，去把身上的毛羽扯去不少。不久他來到一扇半開着的門邊，很清楚地聽到門後的嘆息和呻吟。他用嘴來把門兒推開，卻在門檻邊喫了一驚。

在這古堡的室內，祇從一個很小的鐵櫥裏射進來一些模糊的光亮，他看見一隻很大的貓頭鷹坐在地上。從她的大而圓的眼裏流出滾滾的淚，從她的彎曲的嘴裏發出一種粗澀的悲吟。但是當她看見了教主和他的首相——這時他也跟過來了——便發出一聲高響的歡喊。她溫雅地用她的褐色斑紋的翅膀來揩乾了眼淚，出於教主他們的意外，她竟說起純熟的阿拉伯語來了，「歡迎，你們鵲鳥：你們是解救我的一個吉利的預兆，因為我須見了鵲鳥纔好交運，這是人家以前告訴我的。」

教主止住了驚異，便伸着他的長頸向貓頭鷹鞠了一個躬，文雅地站定了他的瘦腳，說道：「貓頭鷹！從你的話裏，我相信我是找到了一個同病的人。不過，你希望從我們得到解救，那卻是徒然的。你聽了我們的故事，就可以承認我們的孤獨無助了。」

貓頭鷹請他講，教主就把上面所說的事情說了一遍。

教主對貓頭鷹說過了他的故事，她很感謝他，說——

「現在請你也聽聽我的故事，叫你知道我的不幸，未必在你之下。我的父親是印度的國王；我是他的不幸的獨生女，名叫露莎。那個曾經捉弄你的術士嘉許納，也把不幸帶给了我。有一天，他到我父親那裏來，要求把我配給他的兒子密支拉。但是我的父親是個躁性人，一下子就將他擲下樓來。然而那個東西知道可以變了形狀來接近我，所以有一天我在園子裏呼吸新鮮空氣，他就假裝了一個僕人到我面前來，一陣風把我變成這個可怕的形狀。我嚇得昏去，他把我帶到這里，在我耳朵邊怪聲喝道：「你將終身長住在這里，為禽獸所不齒；除非有和你一樣醜陋的人，自願來向你求婚。這是我報復了你和你驕

傲的父親的仇。」這事至今已有好幾個月了。我在這古堡中過得孤寂，愁苦，像一個隱士一樣，與世界隔絕，就是對於禽獸，也只像個稻草人；美麗的自然在我的面前躲過了，因為我被日光眩得睜不開眼，只有當銀灰色的月光照上這頹垣的時候，我的眼上的障翳纔算落去。」

貓頭鷹說畢，又用她的翅膀來拭她的眼淚，因為這不幸的故事，已觸動她流淚。

教主聽了公主的故事，便沈入冥想。「照我想起來，」他說，「在我們的不幸中間，總有一個祕密的關鍵；但是我們將從什麼地方去找一個鑰匙來開開牠呢？」

貓頭鷹回答他道：

「喔主上！我也是這樣相信着；我在孩提時代，一個聰明的婦人曾經預言我，一隻鸛鳥會帶給我幸運，並且我知道有一個方法或者可以解放我們自己。」

教主很驚異，問她知道的是什麼方法。

「那個陪我們於不幸的術士，」她說，「每月中來這里古堡一次。離此不遠有一個

廳堂，他同了許多的同伴來這里敘餐。我常常看見他們。他們在那種時候就互相講述他們的惡行。也許他會說到你所忘記了的咒語。」

「喔親愛的公主！主教喊道：『你說，他在什麼時候來，這廳堂在哪里？』」

貓頭鷹靜了一刻說道：『請你千萬不要生氣，你要我說，須要答應我一件事。』

「你說，你說，」嘉雪特叫道。『你向我要什麼事我都答應。』

「那就是這樣：我也要自由，這個，祇有你們中有一人能夠向我求婚纔辦得到。」

鶴鳥們對於這個提議，似乎有一些喫驚；主教招他的大臣到外邊去商量一下。

「首相，」教主在外邊說道，『這交易倒有些討厭，但是你不妨就娶了她。』

「說話是對的，」首相回答道：『可是我回到家裏，我的老婆不要把我的眼睛挖出

嗎？並且，我是一個老年人，而你，卻是又年輕又獨身，你是更配娶一個年輕美貌的公主。』

「正是呢，」教主嘆道，愁苦地斂着他的翅膀。『那末誰會告訴你她是年輕與美麗

呢？那無異是不看貨色買東西了。』

他們互相商議了好久。然而最後教主知道他的首相與其和貓頭鷹結婚，寧可做鵝鳥終身，就決定自己來答應她的要求。貓頭鷹知道了，是無限的歡悅。她告訴他們說，他們來得再恰當沒有了，因為術士們好像那一夜就要來集會的。

她偷偷地同着鵝鳥離開了室內，領他們到廳堂那邊去。他們穿過了一條幽暗的小徑，走了好久，後來又穿過一統半壞的牆垣，就看見有一流輝耀的光亮向他們射來。到了那邊，貓頭鷹叮囑他們須要靜悄一些，從靠近他們所站處的牆縫裏，他們能夠望見一個大廳。廳的四周，支着許多雕飾得很華麗的圓柱。許多光亮的彩燈照耀得如同白晝。在廳的中央，有一張圓桌，桌上放着許多精美的饌餚。這桌子的周圍，有一張環榻，上面坐着八個人。其中有一個，鵝鳥認識他就是賣給他們魔粉的小販。他的旁邊的朋友，問他最近的行爲。於是他也向衆人講述教主與首相的故事。

「你給他們的是何等樣的咒語呢？」另一個術士問。

「一個很難說的拉丁字，「繆泰波。」」

鵝鳥在牆洞裏聽見了這話，快活得差不多要發狂了。他們很快地搬動他們的長腿，一口氣跑進古堡，那隻貓頭鷹連跟也跟不上他們。教主感激地對貓頭鷹說道：「你救了我及我友人的生命，我十分願意地做你的未婚夫，並永遠不忘你的大恩。」然後他轉身面向東方。兩隻鵝鳥一同伸出長頸，對着剛出山的太陽鞠了三個躬。『繆泰波！』他們喊道：於是他們立刻回復了原形，主臣兩個擁抱着歡呼狂喊，慶祝着他們的新生。

但是誰能描寫出他們轉身來所覺到的驚奇呢？一個美麗的貴婦，穿得很漂亮，直立在她們面前。她微笑地和教主握手。『你不認識你的貓頭鷹了嗎？』她說。這就是她。教主是非常顛倒於他的美麗和文雅，他喊道：『我最大的幸運，就是我會經變過一隻鵝鳥。』

現在他們三個一同跑到巴格達去。教主在他的衣袋裏一摸，不但發現了那隻放魔粉的盒子，就是他的錢袋也有在那里。於是在他在最近的村莊裏買了些旅行中所必需的物品，不久他們就到了巴格達的城邊。但是教主的來臨使人覺得大大地驚奇。百姓們早已當他是死了，所以現在，他們非常快活地再來歡迎這位愛戴的君主。

他們激起了對於這偽冒的密支拉的憤恨。他們擁進王宮，把老術士和他的兒子都拘禁起來。教主將這老人送到公主所曾住過的古堡裏，就在那里把他縊死了。他的兒子是不懂得他父親的法術的，所以教主問他願意死呢還是願意嗅鼻煙。當他願意後者時，首相就把鼻煙盒給了他。密支拉一嗅鼻煙，教主就念着咒語，將他變成一隻鸛鳥。教主把這鸛鳥裝入鐵籠，放在御花園裏任人觀覽。

教主嘉雪特和他的妻子公主，過着很久的幸福的歲月。每當下午首相來參見他的時候，便是他最快樂的時分。他們常常談起他們變成鸛鳥的奇遇，教主到高興時，便模仿着首相變成鸛鳥時的動作：他挺着他僵硬的腿，在室中傲然闊步，拍着他的肩膀，當作羽翼，並且表演出首相怎樣愚昧地向東方，久久地喊着，「繆——繆——」。這樣的玩意兒，對於教主夫人和她的小孩子，永遠是新鮮有味的；但是教主如果形容太過，老是點着頭，喊着「繆——繆」，那末首相就示意教主，微笑着，似乎他要把在貓頭鷹公主門外的商酌，告知教主夫人了。

曾祖父

丹麥 安徒生著

曾祖父是這樣地可愛，聰明，仁慈，我們大家都尊敬他。據我所能夠記得起的，他本來是被稱爲『祖父』的；但自從哥哥弗累特立克的小兒子產生到這家族裏來時，他就被擡升，而得到了『曾祖父』的稱呼。他不能夠得到更高的輩分了！

他對於我們，是個個人都喜歡的，不過他對於我們的時代，卻似乎有些不喜歡。『從前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他常常說；『他們是安靜和穩健；在現在的時世，大家都是這樣地忙亂着，把一切東西都翻了個身。年青人把禮法掉在地下，一開口便是國王，他們竟把國王視爲他們的同等的人了。不論什麼市井小人，都能夠把他的破布漬在腐水裏，而把牠絞在一個尊貴的人的頭上！』

曾祖父說起這些事情的時候，老是十分憤怒，脹紅了臉；但是不久之後，他又展出他的和愛的，溫雅的微笑了，並且說，『好，好！我或則也有點兒錯！我是屬於舊日的人，對於新的事情，恐怕不能夠理解！上帝會指導我們衛護我們到對的路上去！』

當曾祖父講到從前的時候，好像我也曾經住在那個時候似的，我知道得這樣地清楚。於是我幻想，我自己坐在一輛鍍金的車子裏，後面踏足板上站着衣服華美的僕役；我看見衛隊兵打着信號，在一列一列地進行着，旗幟和樂器高舉在他們的頭上；我是出席在快樂的聖誕節宴中，那里正有人在賭錢，而那些賭錢的人都穿着假裝服裝和戴着假面具。

這是確實的，在從前的那些時節，殘暴的和可慘的事情是時常會碰到的；例如什麼火棍咧，磨輪咧，殺頭咧；但是這一切的恐怖的事情，卻也有些使人迷惑和感奮之處。

我時常幻想着：丹麥的大地主如何給農人以自由，丹麥的國王如何廢止那奴隸的買賣。

去聽曾祖父講這些事情，和去聽他講到他的幼年，是最有趣的。不過我想，當那個時代之前，恐怕更還要好了——這樣的富強和這樣的偉大！

「這是一個野蠻的時代！」哥哥弗累特立克說；「謝謝上帝，我們恰好跳出了牠！」他時常逕向曾祖父說這些話。我知道這樣說法是不很合宜的，但是我對於弗累特立克卻依舊很尊敬；他是我最大的哥哥，他說，他的年紀大得足以做我的父親。他說過許多多很有趣味的話。他是個極成功的大學生，在我父親的事務室中辦起事來，非常勤勉，他不久就將要正式從事職業了。他是曾祖父所最親嬾的一個人，但是他們談論起什麼事情來，總是爭論收場。家裏的人都說；這兩個人的意見是合不來的，並且總不會合得來，但是我雖則是這樣的幼小，我卻立刻注意到這兩個人是互相關缺不來的。

當弗累特立克說起或讀到關於科學的進步，關於自然力的發現，以及關於現代的一切非常的事情的時候，曾祖父聽起來總是閃着兩眼。

「人們變得更聰明了，但並不是更好，」他說，「他們發明了那最可怕的武器，用來

互相殘殺。」

「戰爭不久便將過去了，」弗累特立克說，「要祈禱和平，你不消得等上七年的工夫！世界上充滿着血，現在正需要一個機會來放一個通泰；這是勢所必然的。」

有一天，弗累特立克，對他說起一件事，這事的確曾經在我們這時候的一個小鎮上發生過。

市長的鐘——市政廳上的大鐘——通常是當爲全鎮上全居民的記時的標準。這鐘走起來不很準確，但是這個並沒有什麼要緊，他們就是照着他也並沒有妨害。漸漸地過了些時，這地方上通了鐵道，他們和一切別的地方發生關係了，因此人必須要知道準確的時刻，否則便要弄出錯誤來。鐵路上的鐘是用太陽光來節制的，所以時刻走得最準；於是合鎮的居民都照了鐵路上的鐘而做事了。

我聽了很好笑，心裏想，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但是曾祖父聽了並不好笑，他變得很嚴肅了。

「你這個故事裏是有深意的，」他說，「我也懂得你所以對我說這事的用意。在你所說的鐘的機械中，有一個教訓。這使我想起了另外的一隻鐘——我父母的那隻簡單的老祖父所傳下來的鐘，下面懸有最錘的。這是他們和我童年時候的時計；牠走起來是不很準確的；但是牠會走，我們就時常看着他的指針；我們很相信牠們，並沒有想到其中的機械。我們對於當時政治上的制度，也是抱着這樣的態度；人民都很信服政府，只有時時看看這指針罷了。現在的政治組織，已經變得像一隻玻璃鐘，人人可以一直望進這機械裏去，看見這機械的轉旋。因為見了這樞軸和機輪，人就大大地懼怕起來了！於是我疑惑，牠如何會計算時候呢？我幼年時候的信仰，就此消滅了。這就是現代的缺點！」

因此曾祖父講得自己很激昂了。他和弗累特立克的意見總不能一致，但是他們又不能互相分離，正好像舊時代之與新時代一樣！他倆自己和全家的人都知道這種情形，更其是當弗累特立克將要為一次長途的旅行，到美國去的時候。這次的旅行，是爲了家裏的事務。這對於曾祖父，實是一次可怕的別離，並且這途程又是這樣的長，要越過重洋，

到地球的另一方面去。

『每兩個禮拜，你總可以接到我一封信』弗累特立克說，『並且比一切的信還快，你可以由電報中得見我的話；這日子變成了時刻，而時刻變成了分秒了！』

弗累特立克上船後，他在英國由電線上送來一個致意。到了上岸之後，又從美國送來一個消息，比信快了許多，差不多是飛雲做的郵差，離弗累特立克發出這個電報，還不上幾個小時呢。

『這是給與我們現代人的一個神靈的思想』曾祖父說，『這實在是人類的一個真的福音。』

『是的，弗累特立克曾經對我說過，在我們的國裏，這種自然的偉力是第一被了解 and 說明，』我說。

『是的，』曾祖父吻着我道，『是的，我曾經留心過那第一次看見和了解這自然的力量的人的那雙和靄的眼睛；牠們是稚氣的眼睛，像你所有的那樣，我曾經和他握過手。』

於是他又向我吻了一回。

約摸過了一個多月光景，我們從弗累特立克那里得到一封信，信中說，他已和一個美貌的小姑娘訂了婚！這個姑娘一定爲全家的人所喜歡。她的像片也已經送來了，我們曾經用過肉眼，用過放大鏡來審視過；因爲像片是最美麗的畫，他不但無妨用最精密的放大鏡來爲過細的審視，並且用了放大鏡，這像竟可以看得更其清楚。沒有一個畫家能夠作出這樣的畫來，就是從前最偉大的畫家，恐怕也要敬謝不敏呢。

『只要人能夠在那些時候知道這些發現就好了，』曾祖父說，『這樣，我們早已能夠面面見到這全世界的偉人和善人了。這個小姑娘看去是多麼和善，多麼嬌美啊！』他一面說，一面向鏡裏注視着；『現在如果她跑進門來，我立刻就可以認識她了。』

但是這事險些兒出了叉子；幸虧我們都住在家里，在危險沒有過去之前，我們也無從知道牠。

這一對年青的新婚的配偶，很愉快地平安地到了英國；他們又從那里乘汽船到哥

本哈根來。當他們望見了丹麥的海岸，就是魯西岸的那些白沙山的時候，忽然起了一個大風潮，這船擱淺在其中的一個沙灘上，非常之窄。海浪擁得很高，好像牠將要把這隻船覆沒似地；救生艇是沒有用了。黑夜已經來到，天空中陰晦黑暗，但是在中夜的時候，忽從岸上射出一支明亮閃耀的火箭，正向着那擱淺着的船上。這箭帶着一根繩，跌到船上；於是岸上的那些人，和海裏的那些人的交通，就此成功了。不久，一個美麗的少婦，就坐在救生艇裏，穿過這猛烈的狂瀾，而被曳向岸上去了；最快樂最歡悅的，是在她和她的小年丈夫一同站在乾地上的時候。一切在船的人個個都出了險，這時天色還沒有亮哩。

我們酣然地在哥本哈根熟睡，也不想愁，也不想險。當我們正要聚攏來進早餐時，忽然有一個惡耗由電報傳來，說有一隻英國開來的汽船在西海岸邊沉沒了。我們都非常着急，但這時候弗累特立克和他的年青妻子，恰好也有一個電報打來說，他們已經脫險，不久就可以和我們相見了。

他們大家都哭了；我也拭着淚。曾祖父一面流淚，一面合着兩隻手，而——我想，那是

一定的——在祝福這新時代。

這一天，曾祖父捐出二百塊錢來，助給造這偉大的電學家漢斯克立斯坦奧斯特脫的銅像。

當弗累特立克同着他的年青妻子回家來聽得這件事，他說，「這纔對了，曾祖父！現在我將讀給你聽，奧斯特脫在許多年以前所說關於新舊時代的話！」

「他同你的意見是一樣的，是不是？」曾祖父說。

「是的，這是你可以確得定的，」弗累特立克說；「並且你現在也具有着這同樣的意見了，因為你曾經捐出過錢來替他造銅像哪！」

一課信仰的教訓

英國 蓋底夫人著

「讓我雇你來做我可憐的小孩子的保姆罷。」一隻溫靜的蝴蝶對一個在菜葉子上紆緩地爬行着的青蟲說。「你看這些卵子啊，」蝴蝶又接着說，「我不知道他們要到幾時纔能夠孵化出來？我現在病得很厲害，如果我要病死，那末我去世之後，不知誰肯來照顧我的幼蝶？你仁慈的和藹的青蟲，你肯不肯呢？不過你須要留心你所喂給他們的食料，青蟲——他們當然不能像你喫這種粗糙的食品。你必須給他們喫清晨的露和花心的蜜，他們初次學飛的時候，不要讓他們亂飛開去，因為我們不能望他們一學就學會的。啊，可憐的是你自己就不能夠飛。但是現在我也沒有時候來另找別的保姆了，所以我希望你將要盡你的力做去。啊！我真想不出我爲什麼要下卵在一張菜葉子上！小蝴蝶

怎麼好產生在這樣的一塊地方呢！再者，你究竟肯不肯看顧我可憐的子女好？把我這翅勝上的金粉作為報酬罷。喔，我真是糊塗！青蟲！你要記得食物——」

蝴蝶說到這里便瞑目死了；青蟲那時候還沒有來得及答應或拒絕這個請求，卻早被孤獨地撇下在蝴蝶的卵子旁邊。「可憐的太太，她真選得了一個怪好的保姆，」青蟲感嘆道，「而且我也擔任了一件怪好的勾當嚇，她一定是神經昏亂了，否則她決不會看上像我這樣一條爬行的蟲類來做她嬌嫩的幼兒們的保姆！當他們覺着背上生了翅膀，能夠隨意飛開去的時候，他們還能聽從我的話嗎？啊！有些東西真是愚笨，雖則他們身上穿着彩衣，翅勝上生着金粉！」

然而這可憐的蝴蝶是死了，而她的卵卻安然地膠着在菜葉子上；青蟲是很仁心的，所以她決定盡她的能力去撫養他們，但是在那一晚她沒有好好地安睡，她是非常的興奮了。她整夜在她的保護者四周往來爬動，猶恐他們會遇着什麼傷害，她的背脊很覺得酸痛；到了清晨她自己想道——

「一個人杜撰獨斷，總不比兩個人商量的好。我要把這事去和別的聰明的動物商量一下，得到一個忠告。像我這樣的一個可憐的蠕蟲，不去問問比我見識好一些的，怎麼會知道怎樣去辦理啊？」

但是還有一樁困難——就是叫這青蟲和誰去商量呢？獅毛狗是常常到這園子裏來的，但是他太粗莽了！——要是她招他來問話，說不定他尾巴一搖，會把菜葉子上所有的蝶卵統統刷光，那樣她就太自己對不起自己了。老黑貓果然時常來坐在蘋果樹底下晒太陽；但他卻是非常的自私和冷淡！——他不見得肯爲着這些蝶卵而自尋煩惱。「我不知道在我所認識的一切動物中，誰最聰明。」青蟲很失望地嘆息道；於是她想了又想，最後纔想起了那百靈鳥。她這樣的盤算，爲的是他高飛空中，沒有人知道他飛在哪里，所以一定是很聰明的，並且很有見識；因爲高飛空中（這是她永不會做的）在青蟲的理想中是一種無上的光榮。

至於這百靈鳥，是住在附近的穀田裏，青蟲傳給他一個信，請他過來同她談幾句話；

他來後，她就告訴他她所有的困難，並且問他應該用怎樣的不同方法來飼養這些小東西。

「當你下一次高飛的時候，對於這事，你或許能夠問到或聽到一些。」青蟲很膽小地說。

百靈鳥說，「也許能夠；」但是他自己對於這事也莫明其妙，不能給她滿意的答覆。此後不久，他就唱着歌，飛向那明潔蔚藍的天空中去了。他的歌聲漸漸地消逝，直至青蟲聽不見一些聲息。至於說聽不見而不說看不見，那是因為，咳，說也可憐！她根本就不能夠看見遠處的東西，尤其是在上方的一切，她更難望見，即使像她現在這樣地很小心地直立着；她直立既然無用，便只好又匍匐下來，環行在蝶卵的四周，她一面爬着，一面還時時噙着菜葉。

「百靈鳥已去得這麼長久！」最後她叫道。「不知道他現在飛在哪里！我能夠知道牠纔好呢！我想，他這一次定比尋常飛得更高了！我將怎樣去知道他飛在哪里，和他在這

藍色的天空中聽見些什麼呢！他飛上飛下時常在唱歌，但是他永不肯說出一點祕密來，他是非常的非常的吝嗇啊！

於是青蟲又在蝴蝶的四周盤了一圈。

後來，百靈鳥的歌聲又可聽見了。青蟲差不多歡快得鼓舞起來，不久她就看見她的朋友寂然地降落在菜葉上。

「消息，消息，光榮的消息，青蟲老友！」百靈鳥唱道：「只怕你不肯相信我！」

「只要人家告訴我，我是什麼東西都相信的，」青蟲急促地說。

「好，那末我第一要告訴你這些小東西是喫什麼的，——說時百靈鳥向這些蝶卵噉了噉嘴。『你想他們是喫什麼的？猜猜看！』

『我想是露水和花蜜吧，』青蟲噓氣地說。

『不是這種東西，老太太是還要比較簡單的東西。是你所極易得到的東西。』

『除了菜葉之外，我什麼東西都不容易得到的，』青蟲很失望地說。

「好啊！我的老友，」百靈鳥歡躍地喊道；「你已經猜出了。你可以用菜葉子來飼養他們。」

「什麼話！」青蟲憤憤地說。「這是他們亡母最後的囑託，叫我不要用這種東西來喂他們。」

「他們的亡母是不知道這些事情的，」百靈鳥執着說；「但是你爲什麼詢問我而又不相信我的話啊？你沒有信心，也沒有誠意。」

「喔，只要人家告訴我，是什麼東西都相信的，」青蟲說。

「嚇，但是你並不相信我啊，」百靈鳥答道；「連我所說的食物你也不信，況且這還只是我所要告訴你的，一個開端哩！那末，青蟲，你想這些小卵子將來會變成什麼東西？」

「那當然是蝴蝶咯，」青蟲道。

「偏是變成青蟲的！」百靈鳥唱道；「你將來總有一天會覺悟到，」說着他就飛了開去，因爲他不願意和他的朋友多所爭辯。

『我本來以為這百靈鳥是很和善和聰明的，』這柔順的青蟲一面默付一面又圍着這些卵子爬行起來，『可是這回我卻覺得他反而是愚笨和傲慢。也許是因為他這次飛得太高了。啊，真是可嘆，他飛得雖高，卻不料是這樣的蠢笨和粗莽！啊！我不知道他現在看見了誰，並且在那邊做什麼哩？』

『你如果相信我，我就告訴你，』百靈鳥又飛下來唱道。

『只要人家告訴我，我是什麼東西都相信的，』青蟲反覆地說，面孔嚴肅，似乎是非常誠心的。

『既然這樣，我就再告訴你幾句話，』百靈鳥說道：『因為我最好的消息還沒有對你說，就是你自己將來有一天會變成一隻蝴蝶。』

『無賴的鳥！』青蟲喝道，『你譏笑我的劣點——你不但愚笨，並且還十分刁惡。滾罷！我不要再來請教你了。』

『我對你說你不會相信我，』百靈鳥也厲聲地說。

『只要人家告訴我，是什麼東西都相信的，』青蟲還是固執着說，『不過所謂相信』——她頓了頓口——『是指有理由可以相信的。可是你卻告訴我蝴蝶的卵是青蟲，而青蟲會脫離爬行，生出翅膀來變成蝴蝶！——百靈鳥你自己是太聰明了，肯相信這樣的胡說，你要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這些我不知道，』百靈鳥柔聲地說。『我不論掠過地面的穀田，或是飛入深遠的天空，我總看見許許多多奇異的事情，我不能武斷說此外便沒有奇事了。喔！青蟲！這正是因為你是爬行的，因為你從不曾離開你的菜葉，你就說什麼東西都不可能了。』

『胡說！』青蟲喝道。『我很知道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總之須要合乎我的經驗和理解，和你一樣。你看我這長長的身體和這無數的腳，而你卻怎樣說要生出翅膀，和一身五彩的毛衣來！笨伯！——』

『你笨伯！你自作聰明的青蟲！』百靈鳥憤憤地罵道。『要解釋你所不能了解的事，這纔是笨！當我高翔到上面這神祕的奇異的世界裏去時，你不聽見我的歌聲是唱得

多麼歡快啊！喔！青蟲！從這一點你發生什麼感想，我看你還是像我這樣誠意地接受這種胡說罷！

『那就是你所謂的——』

『信仰，』百靈鳥插口道。

『叫我怎樣去學信仰呢？』青蟲問道。

在那個時候，她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她的身邊。她向四周一望——有八九十來個小青蟲在那里蠕動，而且已經可以看見在菜葉上嚙有小孔了。他們就是從蝴蝶卵裏化解出來的！

白 貓

羞愧與驚訝充塞了我們這青色朋友的心，但是立刻跟來了歡欣；因為這第一個奇蹟既然是可能，那末這第二個奇蹟量來也必是可能的了。『把你的教訓教我罷，』她說；於是百靈鳥就替她歌唱上天下地的一切奇蹟。而青蟲也把她以後的生活，盡情告訴她當時的親戚，說她將來會變成一隻蝴蝶。

然而他們沒有一個相信她的話。不過她自己卻永不忘記百靈鳥的信仰的教訓，當

她跑進她的蛹殼的墳墓裏去時，她還說——『我總有一天會變成一隻蝴蝶的！』

但是她的親戚都以爲她的頭腦有點昏亂，他們說道，『她真是可憐蟲！』

後來，當她變成了蝴蝶，又將死亡的時候，她說——

『我已經知道了許多的奇蹟——我有信仰——我現在連我將來會變成什麼事

西也能夠相信哩！』

使女

挪威 阿·斯·皮爾·孫著

好許多年以前，有一個國王，他爲了他的的小兒子着實耽一番心事。那小王子志向遠大，沒有一件事稱他的心，他唯一的願望，便是要自己出外去找事情做。

他不息地乞求懇請，終於得到了他父親的勉強的允諾。他既得了允諾，就歡然出發，經了幾天的流浪之後，在一個夜裏，他來到了一個巨人的家裏，那巨人答應雇他來做傭人。

下一天早上，巨人出外去牧羊，在他離家之前，他叫他的新傭人去掃除馬廄。

他說：『掃好了馬廄，你今天可以不用做什麼事了，你得知道，你是找到了一個最好服侍的主人。不過我叫你做的事，你必須立刻去做好；而最要緊的是，除了起居的那一個

房間外，你切不可闖進任何一間去。如果你不聽我的話，我就要取你的命。」

小王子說：「真的，我是找到一個最容易服侍的主人了。」巨人去後，他在室中往來踱步，吟着詩，唱着歌，以爲掃除馬廐是費不了多少時候的。

他暗自想道：「他不准我闖進去的那些房間裏，一定放着些什麼祕密的東西；如果我去窺探窺探，倒是很有趣的。」

他這樣想了，就跑進第一間密室裏去，在那里，他看見牆上掛着一隻滾沸的罐子，下面卻看不見有火。

小王子說：「噢，我不知道罐子裏是放着些什麼東西。」他用一根頭髮來探進去，等到抽出時，那頭髮卻變得像是銅的了。

小王子喊道：「好奇怪的一隻湯，但是誰嘗了這味道，就活該倒霉！」他說着就走到第二間密室裏去。在那里，牆上也掛着一隻滾沸發泡的罐子，但下面並沒有火。他說：「讓我也來試試看。」於是他又用另一根頭髮來放進這罐子裏去；等到抽出時，那頭髮卻變

成銀的了。

小王子叫道：「在我父王的宮裏，也沒有像這樣貴重的湯；不過實際上湯的價值是要看牠的滋味如何的。」他說着，就走到第三間密室裏去。在那里，他照以前一樣地試了一試，但這回，那根頭髮卻變成金的了。

小王子叫道：「人家說，「越弄越糟，」但是我說，「越弄越好，」不過這里既然養的是金子，那里養的又不知是什麼東西？」

說着，他就開了第四間密室的門，可是那里卻並沒有什麼罐子。一隻榻上橫臥着一個公主，她生得非常美麗，王子從不曾見過一個能夠與她媲美的女子。

公主一看見他，就喊道：「啊，不幸的人，你怎麼到了這里來啊？」

王子回答道：「昨天，巨人叫我住在這里的。」

公主說：「巨人叫你住在這里，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安然地住下去！」

王子說：「我覺得巨人是很好服侍的；我今天的工作，只是掃除馬廄罷了。」

公主道：「不錯，那末你打算怎樣去掃除呢！要是你像平常這樣地工作，你掃出了一畚箕垃圾，就會有十畚箕垃圾進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法子。你必須把掃帚倒拿了，用掃帚柄來掃；這樣，你只要一舉手，那些垃圾就會自己飛出去的。」

王子感謝她的好意，答應依照着她的話去做，但是他還不肯就走，老實說，他是愛上那個公主了。因此，他們在分別前就訂了婚；後來還是公主提醒他說，天色快黑，巨人將要回來，他應該去掃除馬廄了。

王子跑進了馬廄，忽然想試試公主的話是否可靠，所以他開頭照尋常一樣地掃。可是結果卻真出於意外，當他掃不上三畚箕時，馬廄裏已是滿間垃圾，差不多連存身之地都沒有了。於是他依了公主的指導，把掃帚倒轉來掃，不上片刻，那馬廄裏已清得和洗滌過一樣了。

王子回到巨人吩咐他住的房間裏，又在室中往來踱步，吟着詩，唱着歌。不久後巨人就趕着羊回家了。

巨人說：「噲，你有沒有把馬廄掃清楚？」

王子答道：「已經掃得一絲不剩了，主人。」

巨人怒聲地說：「讓我去看來，」說着，就闊步到馬廄裏，見果然如王子的話。

巨人回來，說道：「你已經和我的使女談話過了！因為你一定不會知道那個掃除的
法子。」

王子驕口道：「使女，使女是什麼東西？我倒很喜歡去看看牠。」說時，裝出像牛一樣
笨的神氣。

巨人道：「好好，你總會看見她的。」

有一天，巨人又趕了他的羊出去，吩咐王子，去把在山坡下放草的馬帶回來。他說，帶
回了馬，他的新傭人就自管去玩好了。

巨人又說：「你有這樣好服侍的主人，真該感謝呢，不過你該記好，如果你敢闖到我
所說的房間裏去，我就要絞斷你的頭。」

說着，他就趕着他的羊走了。

王子說：『你確是個好服侍的主人；不過，我還是要和你所說的你的使女去談談哩。果然，他現在是你的使女，可是不久她將屬於我的了。』

當他到公主跟前時，她就問今天的工作是什麼。

王子回答道：『不用愁，他只要我到山坡下的牧場上去把馬帶回來就完了。』

公主道：『你以爲容易，那末你有什麼方法把牠帶回來呢？』

王子說：『騎回一匹馬來，並沒有什麼艱難；騎陌生馬，在我並不是第一次。』

公主道：『哼，你不要把這件事看得太容易。我來教你一個法子。當你走近馬身，他的鼻子裏會噴出火焰來，但是你不必懼怕。你拿了那邊門背後的馬嚼鐵去，你見牠向你奔來時，你就把這馬嚼鐵擲在牠的牙牀間，這樣，他就會馴服起來，隨你使喚了。』

王子答應遵從他的指示，於是他們就在一塊兒消磨了這一天，談論着他們將來的事，和設法來脫離這個巨人。當天色漸晚，王子已把帶馬回家這件事完全忘記了，於是公

主只好提醒他，說趁巨人沒有回家，快去把他的事情了結了。

於是王子取了門背後的馬嚼鐵，一口氣趕到山邊。果然，他看見那馬鼻子裏噴着火焰，在慢慢地走過來。當這畜生張牙撲向他來的時候，他就拿起馬嚼鐵來看準了擲在他的牙牀間，一轉瞬，那馬已和小羊般靜靜地站在他的面前了。

王子跨上馬背，騎回來把牠繫在馬廄裏，然後他回進自己的房間，又吟着詩，唱着歌。在晚上，巨人趕着羊回家了，他一進門就對他的傭人說：

『你有沒有把我山坡下的馬帶回來？』

王子道：『帶回了。主人；我從不曾見過這樣兇猛的一匹馬；不過，我還是把牠帶了回來，很妥當地把牠繫在馬廄裏。』

巨人說：『讓我去看來，』他立刻跑到馬廄裏，見果然如王子的話。

巨人回來後，對王子高聲說：『你已和我的使女談話過了。』

王子假裝蠢笨的樣子說：『你昨天說使女，今天又說使女，那末，你爲什麼不把這東

西拿出來給我看看啊？我從不曾見過這樣一個東西，倒很想見識見識呢。」

巨人道：「好好，你總會看見的。」

· 第三天，巨人在出外牧羊之前，叫王子來對他說道：「今天我替我到山妖那裏去，收取火捐。收了捐，今天你就不必做事了，你得知道，我是一個好服侍的主人。」

王子待巨人去後，便暗自想道：「哼，好服侍的主人，你叫我做的統是煩難的工作。」

當下，他就又去找使女，告訴她今天巨人的吩咐。

他說：「我從沒有到過山妖那裏，即使我到過，我也不知道這捐錢該是多少。」

公主說：「我可以幫助你。你到得那個山坡上的高巖邊，就可以在高巖下看見一根棒；你拿這根棒去扣那巖石，就會有一個渾身放射火光的山妖走出來，於是你就把你的來意告訴他；當他問你共要多少時，你就說：「我拿得了多少，就多少。」」

王子答應遵照着公主的話去做；但他並不就走，後來還是公主提醒他，說：巨人將要回來，他應該到山妖那裏去了。

當下，王子立刻出發，走不多久，就到了底下有一根棒兒的高巖邊，正如公主所說，他拿起棒來向巖壁上用力一擊，立刻有一個山妖出現在他的面前，那山妖渾身放射火光，眼睛裏鼻孔裏都迸出火星。

那妖怪問道：『你來幹甚麼？』

『巨人叫我來收取火捐。』

『你要多少？』

『我拿得了多少，就多少。』

『好聰明的話，跟我進來拿罷！』

王子跟着山妖走進山洞，只見地上堆滿着一堆堆的金子和銀子，像石頭一樣。他拿了其所拿得起的金子，就回家來了。

當晚上，巨人趕着羊回家時，王子照往常一樣地在他自己的房間裏吟着詩，唱着歌。

巨人大聲道：『噲，你有沒有到山妖那里去把我的火捐收來？』

王子回答道：『已經收來了，主人。』

『你放在什麼地方？』

『那錢袋是在那邊的凳子上。』

巨人道：『讓我去看來，』說着，就闊步到凳子邊，只見那袋子裏裝滿着金銀，當他去解開來時，一塊塊都落了下來。

巨人回來，咆哮道：『我知道，你已經和我的使女談話過了。果真如此，我要絞斷你的頭。』

王子依舊裝着愚笨的樣子，說道：『使女，使女，昨天你說起使女，今天你又說起使女，前天你也說使女，究竟使女是什麼東西，我倒要見識見識！』

巨人盛怒地說：『明天我親自同你去看罷。』

王子道：『謝謝你，主人；不過你如果說着玩，那我可要心急死了。』

下一天，巨人把王子領到公主面前，說：『去把他殺了，放在你所知道的大罐子裏煮

「煮，煮好了，就來叫我一聲。」

巨人說了，就在一隻長凳上躺下來睡着，鼾聲之響，好像是在雙峯間的雷鳴。

在那個當兒，公主拿了一把小刀，在王子的小指上割出三點血來，滴在一隻三腳架上。然後把所有的垃圾，如破布頭，鞋子底等種種的廢物，放在罐子裏。最後她又裝了一箱子金沙，拿了一包鹽，和懸在門背後的一瓶水，此外還加上一隻金蘋果，和兩隻金雞。一切預備定當，她就和王子倆趕快拚命地逃出巨人的家裏。他們走了不遠路，就到了一個海邊，湊巧海灘上有一隻船，他們就下船渡海；至於這隻船是從哪里來的，卻沒有人知道了。巨人熟睡了好一時，突然在朦朧中伸了伸懶腰，困倦地說道：「煮好了沒有？」

三腳架上的第一點血回答道：「只剛剛在煮哩！」

巨人以為回答的是使女，就側了側身再睡，可是睡不多久，他又耐不住高喊道：「煮好了沒有？」

第二點血回答道：「還只半熟哩！」當巨人第三次醒時，第三點血就回答：「再等一

會兒快要熟了。」

不久，巨人起身來擦了擦眼睛，四面一看，不見人影。他高聲地叫着使女，卻沒有人回

答。

他說：「也許她此刻正出外去了。好，讓我自己來動手罷！」但是當他拿了湯匙，走到罐子邊看時，卻只見其中煮着的祇是些破布頭，鞋子底等種種廢物，他氣得差不多要發暈了。

這次的發現，使他急得不知用哪一隻腳來着地的好。他連忙去追趕王子和公主，他走得非常的快，耳旁邊只聽見蚩蚩的風聲，但是當他走到海岸邊，他只得站住了。

他咆哮道：「不要緊，我有法子。我只要去找我的喝水怪來。」

喝水怪找到了，他俯身下去探頭在水裏，剛喝三口，海水就淺了一大半，巨人能夠望見那隻遠逃的船。

公主對王子說：「快把那包鹽撒下去。」

王子依了公主的話，就把鹽撒在水中，立刻水中長起了一個高山，把大海劃成兩部。巨人爬不過這個高山，但是他叫了他的鑽山怪來，叫他把高山鑽了個洞，使喝水怪可以爬過去喝海水。

山洞鑽好了，喝水怪爬了過去剛要喝海水時，公主就叫王子把瓶裏的水滴下一兩點到海水中去。王子把水滴下後，海水又像以前一樣地高漲了，等到喝水怪更把海水喝乾，他們已經上了陸，安然脫險了。

現在，他們決定趕緊到王子的父王跟前去，但是王子不喜歡他的新娘徒步回到王宮裏，因為他覺得這樣不免有失體統。

他對公主說：『請你在這裏等十分鐘，我到王宮裏去駕一輛七隻馬拖的車子來迎接你。由這裏去王宮並不遠，我立刻就可以回來。因為我不喜歡人家說，我的公主是徒步到我父親的王宮裏來的。』

公主道：『請你不要離開我，因為我知道你一到了王宮裏，你就會忘記我的。』

王子道：『我怎樣能忘掉你呢？我曾經和你同過患難，並且我是非常地愛你』。結果，他終於說服了公主，一個人出發到王宮裏去，公主則在海岸邊等候。在他未動身前，她又再三地叮囑他。

她說：『你到了家裏，連問候的話都不要說，一逕到馬廄裏去把馬車套了來。就是你的親友來望你，你也須裝做不看見一樣！最要緊的是，你千萬不可喫一點東西，因為你如果喫了，我們倆將要同遭不幸。』

王子答應把她的話都記在心裏，但是他總以為必不至於把她忘記掉的。

可是當他回家時，正值他的一個哥哥將要舉行婚禮。新娘和她的親屬，那時已來到宮中，許多人都在忙碌着預備一切。

家人見小王子回家，一個個都圍了攏來，向他問長道短，要邀他跑進去，但是他裝做不看見一樣，一逕跑到馬廄裏去套車子。

賓客們拿出饌餚酒食來給他，但是他只管套車子，連一塊麵包都不肯入口。

後來，新娘的妹妹滾過一隻蘋果去給他，說：『如果你一樣都不要喫，那末你至少總可以嘗嘗這蘋果，你經了長途的跋涉，一定是很口渴了。』

新娘的妹妹是一個女巫，王子只嘗了一口，就把公主和他們的往事，統統忘記完了。他遲疑地想，『這是怎麼一回事啊？我套這馬車來做什麼？我一定是發瘋了。』

他又把馬匹牽回原處，跟着衆人一同跑進王宮。就在那一天，他和新娘的妹妹訂了婚，那妹妹，就是滾蘋果給他的女人。

使女坐在海邊等王子，等了好幾個鐘頭。最後她就立起身來，一個人向前走去，但是她走了不遠，就見前面有一所孤立的小茅屋，築在王宮附近的一個小樹林裏，公主走進去，就碰見那個房東老太婆，那老太婆性情很粗暴，她一開頭就不准使女寄居在她的家裏。後來公主說了許多的好話，出了最高的租金，纔算勉強得到她的允許。

那個茅屋很陰暗，很骯髒，公主提議把牠修葺一下，不料這意思大觸老太婆的怒，她大發脾氣，破口罵人，但是公主並不和她計較。她揭開她放金沙的箱子，撒了一兩把在火

爐上，哈哈，這些金沙都融化了，發泡了，在火爐上滾沸起來，流了滿屋子，把屋內外統統鏝上了一層金。

老太婆見金子滾沸發泡，心裏非常驚恐，她想逃出屋子去，可是因為忘記俯身，在門頂上很猛烈地一撞，就折頸而死。

下一天，一個巡官經過那里，當他看見了這金屋子在樹林中燦爛發光，就覺得奇怪起來。他走近去，看見屋子中坐着一個美麗的女郎，他非常地驚異。他一看見她就爲她顛倒傾心，趕緊跑過去乞求懇請，要娶她做妻子。

在後，公主不耐煩地說道：「那末，你肯給我多少錢呢？」

巡官歡喜地說：「我的家境不很壞呢；」說着，他立刻就去拿錢，他回來時，帶着一小袋的金子，拿來放在一隻凳子上。

使女說：「你既然這樣有錢，那末，我只好答應了；不過請你稍微等一下，我要熄滅這火爐。」

巡官跳起來說：『放着，讓我來做，』說着他就奔到火爐邊去。

公主叫道：『你有沒有把鏟子拿好？』

巡官回答道：『我已經拿好了。』

『那末你就拿好這鏟子，你拿好這鏟子，你就可以給我燒紅了的煤鏟出來，鏟到明朝天亮再說罷。』

因此，巡官站在那里鏟了一整夜的煤；他雖然乞求，討饒，哀哭，那火爐卻總不肯冷下去。

天亮了，他這纔能夠放下那把鏟子，立刻飛奔逃走，像後面有山妖追着的一樣。凡是碰見他的人，都詫異地突出眼睛望着他，因為他一路上躍躍跳跳好像發了狂。他們都不知道他碰到了什麼事。

第二天，一個檢察官經過公主所住的地方，他也看見了這金屋子在樹林中燦爛發光。他跑過來看這是誰的屋子，當他一看見這個美麗的女郎，他就比巡官更其顛倒傾心，

趕緊地向她去求婚。

巡官的遭遇，現在同樣地輪到了這位檢察官身上。公主爲了不勝麻煩，就問檢察官能夠給她多少錢，於是他去帶了一隻大錢袋來放在凳子上。

公主說，她將要答應他的請求，不過這時走廊裏的門在乒乓地砰着，她說，她先要去關那扇門。檢察官跳起來說：『放着，讓我去替你關，』說着就立刻奔去。

公主道：『你有沒有把門環拿住？』

檢察官回答道：『我已經拿住了。』

公主道：『那末你就拿住這門環，你拿住這門環，你就可以給我把那扇門關起來，關到明朝天亮再說罷。』

這檢察官整夜地在那里跳舞，這樣奇怪的舞法是他從不曾學過，也是永遠不要再學的。他把門關上了，可是牠立刻又將他拉了回去！這樣反復循環，有時把他衝上東，有時把他衝過西，差不多弄得他要死。

起初，他是拚命地用力去拉，後來，便只好乞求討饒。但是那扇門固執地叫他繼續着跳舞到天亮。

等到這檢察官能夠放了手，他就連忙奔逃，把求婚這件事完全忘記了，因為他差不多聽見這門在追上來。凡是碰見他的人都駐足來驚異地望着他，因為他一路上躍躍跳跳，像逢了鬼怪一樣。一個高貴的官員在路上這樣的走，是他們從沒有見過的。

第三天，一個省長經過公主所住的地方，也碰到了同樣的不幸。這一次，公主說是要去把草地上的小牛牽回來，於是這位又胖又矮的省長就馬上去替她牽小牛。等到他握住了小牛的尾巴時，公主說：「你現在就把小牛的尾巴握住罷，你握住這牛尾巴，你就可以給我到各處去跑一趟，跑到明朝天亮再說罷。」

因此，這不幸的省長，就整夜地東跑西走，他翻山越嶺，穿林莽，蹈荆棘，他越是用力量，這小牛就越奔跑得快。省長經了這一夜的操練，已經力盡氣絕了，等到天亮時牛尾巴一脫手，他就連忙回家，早把他的求婚與放在公主凳子上的大袋金子完全忘記了。

省長是個大官員，並且有一點威嚴，所以他不能像巡官和檢察官這樣地跑得很快，但是他越走得慢，圍攏來詫異地望着他的人也越多，因為他在莽叢中跳舞了一夜之後，可憐他走起路來也有點異樣了。

下一天，是王宮中舉行婚禮的日期。照預定的順序，這兩對新夫婦——最長的哥哥和她的新娘，與巨人同住過的小王子和新娘的妹妹，（即是使他忘記已與訂婚的公主的那女巫）——應該一同到教堂裏去。但是當這兩對新人正坐在車中將要出發的時候，忽然車上斷了一個韌栓，雖然經了三四次的修理，卻總是一拉就斷。

不少的時間過去了，這個新婚的隊伍，仍然不能向前出發，於是大家都憂悶起來。這時，那個被請來參預婚禮的巡官，便跑來對他們說，在附近的樹林裏住着一個女郎，只要誰能去借到了她的火鏟的柄來插下去，他敢斷定就不會折斷了。

一個專差立刻奉命前去，那女郎倒很願意把火鏟借出來，但是這一個難關剛只打通，而車子正要行動時，忽然車箱的底板又破碎了。隨從的僕役立刻做了一塊新的底板，

但是無論你釘了多少釘子，用了怎樣的木料，等到裝好了行動時，這新底板又破碎了，這麼一來，他們就更其着急起來。

最後，那個與巡官同來作客的檢察官跑出來對失望了的衆人說：『在那邊的樹林裏住着一個女郎，只要誰能去借到了她走廊裏的半扇門來裝上去，我敢斷定就不會破碎了。』

一個專差立刻奉命前去，經了一次客氣的請求，那女郎一口應承，把她的鍍金的門借了出來。

現在，他們要預備出發了，可是他們覺察到那駕車的六匹馬，拉不動這車子，於是加至八匹，十匹，十二匹，結果還是和不一樣，車夫越鞭着馬，車子越不能動。

後來省長跑出來了，他說，如果住在金屋子裏的女郎，肯把她的小牛借出來，就是山一般重的車子也拉得過去。

許多人雖然都以爲乘了牛車往教堂裏去，很不雅觀，但實際上卻又毫無辦法。小牛

是從女郎那里借來了，他們就把牠駕在馬的前面，接着車子，馬、牛都向前去了，只見牠橫衝直撞，顛顛倒倒，使車中的人連氣都透不過來。

他們的車子有時候倒在地上，有時候彈在空中，等他們到了教堂邊，那小牛在教堂四周不住地兜圈子，像趕水車一樣，因此車中人還是不能走下車來，跑到教堂裏去。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再回轉來，但是一路上東衝西撞還是和來的時候一樣，走得只有更快了。到王宮時幾乎使人疑心連教堂都沒有離開了呢。

在酒席上，那個曾在巨人家服役的王子，想得了一個法子，就是去邀請那位住在金屋子中的女郎來喫喜酒。

國王讚同了這個提議，就派了五個親信的大臣，到金屋子裏去請這位女郎來喫喜酒。

公主回答道：『像我這樣微賤的女子，萬不敢謁見高貴的國王，請你們替我回覆他，如果他肯到我這里來，我纔可以到他那里去。』

這一個回覆，使國王不得不親自到金屋子裏去邀請她，國王一去，公主就伴同來了。

國王覺得她一定是個喬裝着的貴婦，所以請她坐在最上首的位置，湊巧在小王子的旁邊。

他們坐定片時，使女就拿出她從巨人那里帶來的金蘋果和金雞，放在桌上。不久，兩隻金雞爲了奪金蘋果，互相打了起來。

王子叫道：「看啊，這兩隻金雞拚命地奪蘋果喫。」

使女答道：「是的，當我們同在山邊的時候，我們也是拚命地逃出來的。」

這一句話把魔法破除，王子又認識了他的公主。於是那個滾蘋果給王子的女巫，便被拋在地上，給野馬踏死。第二次的婚禮又舉行了，這次是比上一次更其華麗，巡官，檢察官，省長他們，雖然在他們的求婚操練後還沒有恢復元氣，可是也高興地參加這婚禮，爲這事盡力奔走。

不肯回家喫夜飯的南尼

挪威 阿·斯皮爾孫 著

從前有一個老婦人，她有一個兒子，一隻山羊。她的兒子叫哀思本，她的山羊叫南尼。但是哀思本和南尼不很要好，並不在一塊兒玩耍，因為這山羊的脾氣很壞，她從不肯在適當的時間回家來喫夜飯。有一天晚上，哀思本出來尋山羊回家去，他四周一望，只見南尼高高地走在一個山峯上，他叫道：

「親愛的南尼，你不要老是站在山上啊；夜飯的時候到了，快些回家去罷。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南尼說，「且慢且慢，我還要喫這里的草，我還要喫那里的草，——我要把這里那里的草統統喫完。」

哀思本說，『那末我對母親說去。』

南尼說，『隨便你，讓我太太平平喫一點罷。』

哀思本回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去告訴狐狸，叫他咬南尼。』

哀思本跑到狐狸跟前說，『親愛的狐狸，請你去咬南尼，因為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狐狸說，『山羊的鬍鬚最醜，我不願意弄髒了我的嘴吧。』

於是哀思本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那末去告訴狼罷。』

哀思本跑到狼跟前說，『親愛的狼，請你去噬狐狸，因為狐狸不肯咬南尼，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狼說，『狐狸很瘦，我不值得費我的爪牙。』

於是哀思本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那末去告訴熊罷，叫他去殺狼。」

哀思本跑到熊跟前說，「親愛的熊，請你去殺狼，因為狼不肯噬狐狸，狐狸不肯咬南尼，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熊說，「這種勾當我不幹，我不願意爲了這種事費手脚。」

於是哀思本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那末去告訴獵人罷，叫他去射熊。」

哀思本跑到獵人跟前說，「親愛的獵人，請你去射熊，因為熊不肯殺狼，狼不肯噬狐狸，狐狸不肯咬南尼，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獵人說，「這種勾當我不幹，我不願意爲了這種事費槍彈。」

於是哀思本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那末去告訴松樹罷，叫牠把獵人壓死。」

哀思本跑到松樹跟前說，『親愛的松樹，請你壓死獵人，因為獵人不肯射熊，熊不肯殺狼，狼不肯噬狐狸，狐狸不肯咬南尼，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松樹說，『這種勾當我不幹，我不願意爲了這種事折斷我的樹枝。』

於是哀思本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那末去告訴火罷，叫他去燒松樹。』

哀思本跑到火跟前說，『親愛的火，請你去燒松樹，因為松樹不肯壓獵人，獵人不肯射熊，熊不肯殺狼，狼不肯噬狐狸，狐狸不肯咬南尼，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火說，『這種勾當我不幹，我不願意爲了這種事而自己燒起來。』

於是哀思本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那末去告訴水罷，叫他去把火滅了。』

哀思本跑到水跟前，說，『親愛的，請你去滅火，因為火不肯燒松樹，松樹不肯壓獵人，獵人不肯射熊，熊不肯殺狼，狼不肯噬狐狸，狐狸不肯咬南尼，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水說，『這種勾當我不幹，我不願意爲了這種事費了我的時光。』

於是哀思本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那末去告訴牛罷，叫牛去喝水。』

哀思本跑到牛跟前，說，『親愛的牛，請你去喝水，因為水不肯滅火，火不肯燒松樹，松樹不肯壓獵人，獵人不肯射熊，熊不肯殺狼，狼不肯噬狐狸，狐狸不肯咬南尼，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牛說，『這種勾當我不幹，我不願意爲了這種事費我的工夫。』

於是哀思本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那末去告訴鞭木罷，叫他去駕牛。』

哀思本跑到軛木跟前說，『親愛的軛木，請你去駕牛，因為牛不肯喝水，水不肯滅火，火不肯燒松樹，松樹不肯壓獵人，獵人不肯射熊，熊不肯殺狼，狼不肯噬狐狸，狐狸不肯咬南尼，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軛木說，『這種勾當我不幹，我不願意爲了這種事自尋煩惱。』

於是哀思本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那末去告訴斧頭罷，叫他去劈軛木。』

哀思本跑到斧頭跟前說，『親愛的斧頭，請你去劈軛木，因為軛木不肯駕牛，牛不肯喝水，水不肯滅火，火不肯燒松樹，松樹不肯壓獵人，獵人不肯射熊，熊不肯殺狼，狼不肯噬狐狸，狐狸不肯咬南尼，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斧頭說，『這種勾當我不幹，我不願意爲了這種事捲了我的刀鋒。』

於是哀思本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那末去告訴鐵匠罷，叫他去鎚斧頭。』

哀思本走到鐵匠跟前說，『親愛的鐵匠，請你去鎚斧頭，因為斧頭不肯劈軛木，軛木不肯駕牛，牛不肯喝水，水不肯滅火，火不肯燒松樹，松樹不肯壓獵人，獵人不肯射熊，熊不肯殺狼，狼不肯噬狐狸，狐狸不肯咬南尼，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鐵匠說，『這種勾當我不幹，我不願意爲了這種事生起爐子來。』

於是哀思本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那末去告訴繩子罷，叫他去網鐵匠。』

哀思本跑到繩子跟前說，『親愛的繩子，請你去網鐵匠，因為鐵匠不肯鎚斧頭，斧頭不肯劈軛木，軛木不肯駕牛，牛不肯喝水，水不肯滅火，火不肯燒松樹，松樹不肯壓獵人，獵人不肯射熊，熊不肯殺狼，狼不肯噬狐狸，狐狸不肯咬南尼，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繩子說，『這種勾當我不幹，我不願意爲了這種事自找麻煩。』

於是哀思本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那末去告訴老鼠罷，叫他去嚙繩子。』

哀思本跑到老鼠跟前說，『親愛的老鼠，請你去嚙繩子，因為繩子不肯細鐵匠，鐵匠不肯鎚斧頭，斧頭不肯劈軛木，軛木不肯駕牛，牛不肯喝水，水不肯滅火，火不肯燒松樹，松樹不肯壓獵人，獵人不肯射熊，熊不肯殺狼，狼不肯噬狐狸，狐狸不肯咬南尼，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老鼠說，『這種勾當我不幹，我不願意爲了這種事費我的牙齒。』

於是哀思本去告訴他的母親。

母親說，『那末去告訴貓罷，叫他去捉老鼠。』

哀思本跑到貓跟前說，『親愛的貓，請你去捉老鼠，因為老鼠不肯嚙繩子，繩子不肯細鐵匠，鐵匠不肯鎚斧頭，斧頭不肯劈軛木，軛木不肯駕牛，牛不肯喝水，水不肯滅火，火不肯燒松樹，松樹不肯壓獵人，獵人不肯射熊，熊不肯殺狼，狼不肯噬狐狸，狐狸不肯咬南尼。

南尼不肯準時回家。我的肚子已很饑餓，我要喫夜飯去了。」

貓說，『好的，好的，不過你得弄一點魚來給我的小猫喫。』

貓得了魚，就去捉老鼠，老鼠嚼繩子，繩子網鐵匠，鐵匠鎚斧頭，斧頭劈輓木，輓木駕牛，牛喝水，水滅火，火燒松樹，松樹壓獵人，獵人射熊，熊殺狼，狼噬狐狸，狐狸咬南尼，南尼急於逃回來，在牆角上一撞，撞斷了一隻腿。

『哐哐！』南尼叫道。她跌倒了。她雖然沒有死，走起路來卻只剩了三隻腳，一蹠一拐，很是好看。但是哀思本說，這是她自作自受，因為她那天不肯準時回家來喫夜飯。

一顆鷄蛋那麼大的麥子

俄國 託爾斯泰著

一天，幾個小孩子在山谷裏發現一顆像麥子樣的東西，中央有一條凹糟，不過有鷄蛋那麼大。一個旅行的人看見了這東西，就出了一個小銀元買來，帶到城裏，當古董賣給國王。

國王召集了他的賢人，叫他們辨識這是什麼東西。賢人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還是一點頭尾都沒有。一天，恰巧這東西放在窗檻上，一隻母鷄飛起來啄着，啄成了一個洞，於是每一個人明白這是顆麥子。賢人們跑到國王跟前來說道：

『這是一顆麥子。』

國王聽了這句話，好生詫異；他命令賢人們查出這種麥子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賢人們又絞盡腦汁去想，翻盡書籍去查，可是結果一無所獲。因此他們回到國王跟前來說道：

「我們不能夠回答你。我們的書上沒有說起這東西，你只好去問農夫；也許他們曾經從他們父老那里聽見過這樣大小的麥子，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因此國王傳令召集幾個極年老的農夫來見他；他的臣下找到了這樣的一個人，就同進來參見國王。這農夫年紀很大，駝腰曲背，面色灰白，牙齒已經脫光，撐了兩根拐杖，勉強搖搖擺擺地踱到國王跟前來。

國王把麥子給他看，但是老人差不多連看都看不見；他只能接過去用手來摸着。國王問道：

「老人，你知道這樣的麥子生在什麼地方？你曾經買到過或則在田裏種着過這種麥子麼？」

老人耳朵很聾，對國王所說的話，聽起來不十分清楚，只能勉強會意。最後他答道：

「我的田裏從不曾種過這樣的麥子，我也不會買到過這樣的麥子，當時我們買麥的麥子，全是和現在的一樣小。不過你可以問我的父親。他也許曾經聽見過這樣的麥子生在什麼地方。」

因此國王去召老人的父親，那個人就被尋着同到國王的面前。他來時撐着一根拐杖，國王把麥子給他看，這老農夫就望着仔細端詳了一會，因為他的目力還能夠觀看。然後國王問道：

「老人，你知道這樣的麥子生在什麼地方？你會經買到過，或則在田裏種着過這樣的麥子麼？」

這老人聽起來雖不便當，然而比起他的兒子來卻好得多了。他答道：

「我的田裏從沒有種過這樣的麥子，至於買呢，我從沒有買過什麼東西，因為在那時候，金錢還沒有通行哩。每一個人都是自種自喫的，逢着急需的時候，就互相分與。我不知道這樣的麥子生在什麼地方。我們當時的麥子比現在的大，可以磨成較多的粉，

只是我從不曾見過像這麼大的麥子。然而，我曾經聽見我的父親說，在他的時候的麥子，比我們時候的還要大，可以磨成更多的粉。最好你去問他。」

因此國王去召這個老人的父親來，臣下又找着他，把他同到國王的面前。他輕鬆地跑進來，並不用拐杖；他的目力很銳敏，他的聽覺很好，說起話來也明白清楚。國王把麥子給他看，這老公公望了望，接去在手裏翻了翻身。

「我看見這樣好的麥子，已經很久了，」他說着就咬下一片來嘗了嘗滋味。

「正是這種東西，」他接着說。

「老公公，」國王說，「這樣的麥子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老人答道：

「這樣的麥子，在我的時候，什麼地方都生着。我少年時候是喫這樣的麥子活命的，並且還要拿這東西來給別人喫哩。我們種在田裏的也是這樣的東西。」

於是國王問道：

「老公公，那末這東西是你從什麼地方買來的呢，還是統是你自己種出來的？」

老人微笑。他答道：

「在我們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想到買賣麵包這種罪惡；我們不知道金錢。每一個人有自己的麥子，夠自己的用途。」

國王說，「老公公，那末你種這樣的麥子的田在哪里呢？」

老人答道：

「我的田地是上帝的田地。我所耕的地方，就是我的地方。土地是萬人共有的，沒有一個人據為私產。據為私有的只有工作。」

國王說，「再問你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當時的土地生着這樣大的麥子，而現在生不出來？第二，為什麼你的孫子走路用兩根拐杖，你的兒子用一根拐杖，你自己不用拐杖？你的眼睛很亮，你的牙齒很健，你的說話清楚好聽。這是怎麼着的？」

於是老人回答道：

「那是因爲人已經不靠自己的工作，而靠別人的工作活命的緣故。在從前，人靠着上帝的法則。他們只用自己的東西，而不去貪求別人所生產的東西。」

工作死亡與疾病

俄國 託爾斯泰著

這一個傳說，是流行在南美洲印第安人中的。

據說，上帝最初創造人類，人們用不到做工：他們不用住屋子，也不用穿衣服，更不用喫東西，所以他們活了百來歲還不知道什麼是疾病。

隔了幾時，當上帝去觀察人們的生活時，他看見他們非但不感得人生的快樂，反而要互相爭吵，並且爲了各人都顧算着自己，結果弄得大家不去享樂人生，反要去咀咒人生。

於是上帝自己忖想道：『這是因爲他們分離地生活着，各人都爲了自己的緣故。』上帝要改變這種情形，便安排來使人們不工作不能夠生活。他們要免去饑寒的相迫，現在就不得不造住所，墾土地和培植果穀。

『工作會使他們團結起來』上帝想。『他們僅僅靠了自己的能力，必定幹不了製工具，運木材，造屋子，播穀種，營收穫，以及紡織縫衣等事。』

『這樣可以使他們懂得，他們愈能合力工作，就愈是富有，生活也愈是安適；這樣就可以把他們團結起來。』

時間過去了，上帝又來視察人類的的生活，看看他們現在是否快樂。

但是他發現他們生活得比以前更壞了。他們果然在一起工作（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法子），但是並不全在一起，卻分成了許多的小團體。每個團體設法去攬奪別個團體的工作，他們互相阻撓着，把時間與筋力都耗費在他們的競爭之中，因此事情弄得糟透。上帝看見這個方法也不很完美，便決定安排來使人類不知道他死亡的時候，而隨時都可以夭折；於是他就把這事向他們宣示了。

『他們知道各人都會隨時夭折』上帝想，『他們就不會荒廢他們應享的生命時間，去爭持瞬間的獲得了。』

但是結果卻剛剛相反。當上帝回來視察人類的生活時，他看見他們的生活比從前更壞了。

那些強壯的人，利用人類生死之無常，去屈服那些柔弱的人，有的被他們殺死，有的被他們用死亡來畏迫。後來最強壯的人和他們的子孫永不作工，都懶惰得要命，而那些柔弱的人卻不得不做他們體力所喫不住的工作，整天沒有空暇的時候。每一夥的人都恐懼和仇恨別一夥的人，因此人類的生活弄得更不幸了。

上帝看見了，要補救這種現狀，便決定用他最後的方法，他把各種的疾病來給與人類。上帝想，當所有的人都罹了疾病，他們總可以懂得：那些康健的人應當憐憫那些生病的人，而去幫助他們，這樣他們自己生病的時候，那些健康的人也要輪着去幫助他們。

於是上帝又跑開了；但是當他回來視察屈服於疾病下的人類時，他看見他們的生活比以前更其壞了。就是這疾病，在上帝的原意，是要使人類團結起來，但是結果卻把他們分得更開了。那些強壯的人們，足夠使別人作工的，在疾病時候也要強迫他們來服侍；

但是別人生了病，他們卻並不返過來去照顧他們。而那些被強迫着替別人作工和服侍他們疾病的人，整天價忙着工作，連看顧自己疾病的時間都沒有，所以生死只好聽之天命。病人的景象絕不會擾亂了人們對於財富的歡悅，窮人造好屋子，便喫盡苦楚死了，他們一點也不給以同情，而對於看護他們的被雇者也絲毫沒有憐惜，甚至竟要嫌惡他們。不但如此，人們以為許多疾病是有傳染性的，所以他們為防止傳染起見，不但要避去生病的人，便是見了那些看護病人的人也要遠遠走避。

上帝對自己說道：『要是這個法子也不能使他們明白他們幸福的所在，就讓他們去受魔難的教訓罷。於是上帝就不再去看顧人類了。』

人們自作自爲了之後，許久都沒有懂得他們應該和可以快樂之道。直至最近纔有極少數的人懂得：工作不應當對於某一部分人是魔怪，而對於他一部分卻像奴隸一樣，而應該是一樁普遍的快樂的事務，可以把所有的人都團結起來的。他們纔懂得：因為死亡永遠地逼迫着我們，所以每個人唯一的有意義的事業，是要把各個人所得的歲月和

時日，消費在團結和博愛之中。他們纔懂得：疾病不是要分開人類，而是要給人類以機會去互相爲愛的團結的。

龍和他的祖母

英國 安特留蘭著

從前某國中發生一次大戰爭，國王有許多多的兵士；不過他發給他們的軍餉，極為微薄，因此他們大都不能夠維持生活。當時就有三個兵士，互相商議，決定私自逃走。

其中有一個對其餘的說，『要是我們被人捉住，就有受絞刑的危險。我們究該怎樣辦，總要想個主意纔好。』另一個說道，『你不見那邊的大穀田嗎？要是我們去躲在這個穀田裏，就沒有人可以尋見我們了。軍隊不能夠跑到穀田裏來，況且到了明天，他們就要開拔的。』

他們果真去躲在穀田裏，但是後來軍隊並沒有調動，依舊駐紮在穀田的四周。他們足足在穀田裏坐了兩天兩夜，不說別的，單是肚子就餓得要死；若是他們想逃走出來，那

就一定保不住性命。

他們最後說道：『我們私逃有什麼用呢？我們真要餓死在這里了。』

正當他們說的時候，忽的空中飛來了一條可怕的巨龍，往來地盤旋在他們的附近，並且又問他們爲什麼躲在那里。他們回答道：『我們是三個兵士，因爲軍餉太少，所以逃了出來。現在，我們假使留在這里，定要餓死；假使跑出去，又必定死在絞架上。』『假使你們在七年之後肯做我的僕人，』龍說，『我就可以領你們逃出這隊大兵，沒有人會捉住你們。』『我們也沒有法子，只好聽你的吩咐罷，』他們說。於是巨龍將他們擱在爪裏，同着他們飛過軍隊，將他們安置在一處遙遠的地方。

龍給他們一條小鞭，說道：『用這個鞭子來鞭一下，你們的面前就會現出許多的銀錢來。你們可以像大王公這樣過着安樂的生活，你們可以駕車子到各處去遊玩，但是到了七年之後，你們是屬於我的了。』於是他拿出一本書來，放在他們的面前，叫他們三人各自簽了一個名字。『到那時候我將要叫你們猜一個謎兒，』他說；『要是你們猜中

了，你們就可以自由，而脫離我的管理。」說着巨龍飛去了，兵士們也拿着小鞭向前走去。現在他們有許多許多的銀錢，不論多少，都可以隨心所欲，他們穿着華美的衣服，到各處去漫遊。他們不論到那里，總住得舒舒服服，一點憂愁也沒有，他們時常駕着馬車出去，大喫大喝，非常寫意。

時間很快地過去了，當七年將盡，其中有二個人忽地覺得着急起來，但是另一個人卻並不在意，說道：『不要害怕，弟兄們。我們又不是初生的小孩，無知無識的，我們一定可以猜中這個謎兒。』

他們走到一塊荒地上坐下來，另外的二個都哭喪着臉。這時忽有一個老婦人跑過，問他們爲什麼這樣的憂愁。『唉！你幹得了什麼事？你不能够幫助我們。』『你怎麼知道呢？』她回答道，『你們不妨對我說說看。』

於是他們告訴她說，他們在七年之後，將要做龍的僕役，並且又說龍給了他們許多的銀錢，多得和鄉間的野櫻桃一樣，不過他們曾經在龍的書上簽着名字，註定他們是屬

於他的了，除非在七年之後，他們能夠猜出一個謎兒，纔可得到自由。老婦人說：『如果你們要想法，你們中須有一個人跑到樹林中去，他在那里可以看見一個傾頹的石室。他必須跑進去，在那里，他就會得到自救的方法。』

兩個灰心的人想，『那是救不了我們的！』他們還是一動不動地坐在地上嘆息。但是那個樂觀的，卻就立起來跑到樹林裏，果然望見了這所石室。在石室裏坐着一個極年老的婦人，她便是龍的祖母。她問他爲什麼到這里來。那人便把以前的事情一一說了。她因爲很喜歡他，便告訴他總可以想法來幫助。

她舉起在地窖上邊的一塊大石子，說道，『你去躲在那里罷；你可以聽得這個屋裏所有的談話。不過你要坐得靜靜地，不可行動。等龍來的時候，我將要問他猜的是什麼謎兒，因爲他是什麼事都肯講給我聽的；那時候你得小心地聽清楚他的回答。』

到了半夜，龍飛進來要喫夜飯。他的祖母就安排桌椅，料理酒菜，忙了一會，然後纔坐下來同桌就食。在他們談話的當兒，她問起他日中所作何事，並曾克服了多少的人類。

『今天運氣很不好』他說，『但是還有三個兵士在我的手掌之中。』

『當真！三個兵士！』她說。『他們逃不了你吧？』

『他們是我的了，』龍得意地回答道，『因為我只要叫他們猜一個謎兒就完了，我想他們是總不會猜中的。』

『是怎樣一種謎兒呢？』她問道。

『我來對你說罷。我假定要請他們喫一頓菜，第一我問他們喫的是什麼肉，那謎底是在北海上有一隻死海貓；第二我問他們用的是什麼湯匙，那謎底是一個鯨魚的肋骨；第三我問他們用的是什麼酒杯，那謎底是一隻死馬的蹄鐵。』

當龍上牀睡覺之後，他的老祖母就把大石子提起，放兵士出來。

『他的話你聽清楚嗎？』

『聽清楚』他回答道，『很感謝你的好意。』

說着，他就從窗子裏偷偷地出來，急忙回到他的同伴那里。他告訴他們那條龍如

何被他的祖母所騙，以及他如何聽見他親自所說的謎底。

於是他們大家都高興起來，拿了他們的小鞭，從地上鞭出了許多銀錢。當七年工夫已完全過去，那龍就帶了他的書，指着那名字對他們說道：『我要同你們到地底下去，並且請你們喫一頓菜。要是你們能夠說出我所要辦的菜，你們就可以自由了，並且還可以得到這根小鞭子。』

當下第一個兵說道：『北海上有一隻死海貓，那就是你所要辦的菜。』

龍聽了很着急，大聲地咆哮了一回，就問第二個說：『但是什麼是你們的湯匙呢？』

『一個鯨魚的肋骨，將做我們的湯匙。』

龍蹙着臉，又咆哮了三次。『唔，唔，』他對第三個說：『你知道你們的酒杯是什麼？』

『一隻死馬的蹄鐵，將做我們的酒杯。』

於是龍大叫一聲，獨自飛去了。但是這三個兵士卻拿了小鞭子，鞭出無數的銀錢，很快活地度過他們的餘生。

煤膠童子

美國 赫黎斯著

布雷狐久已想捉弄布雷兔，但是布雷兔總不上他的當。有一天，布雷狐想得了一個計策。他設法了一些煤膠，用松香來調軟了做成一個童子的模樣。然後他把這個煤膠童子放在大路旁，替他戴了一頂帽子，跑去躲在樹叢後面暗暗探望，他等待不久，就看見布雷兔在大路上慢慢地走來——嘴裏嚙哩咕嚕，驕傲得像一隻喜鵲。布雷狐連忙把身體伏了伏倒。布雷兔跑來看見了這煤膠童子，便突然立定他的後腳，顯出十分驚愕的樣子。煤膠童子坐着一言不發。布雷狐又把身體伏了伏倒。

『早安，』布雷兔對煤膠童子說。『今朝天氣很好啊！』

煤膠童子一聲不響。布雷狐把身體伏了伏倒。

『今朝你覺得好嗎？』布雷兔對煤膠童子說。

布雷兔在樹叢中徐徐地楞着他的眼睛，把身體伏了伏倒。煤膠童子什麼話都不說。

『你怎麼了？你是聾子嗎？』布雷兔說。『因為你如果真是聾子，那末我可以說響一些。』

煤膠童子依然不響。布雷兔把身體伏了伏倒。

『你太驕傲了，』布雷兔說。『好，我要來治好你的驕傲。你等着罷！』

布雷兔輕聲地笑，笑得肚子都痛。煤膠童子一言不發。

『我要來教你怎樣和貴人們談話，』布雷兔說。『脫帽，說一聲「早安。」』

煤膠童子一聲不響。布雷兔把身體伏了伏倒。

布雷兔繼續和煤膠童子談話，煤膠童子始終不說一句話，布雷兔終至發怒了——

拍的一聲！他望準煤膠童子的頭上打去。可是這正中了布雷兔的計策，因為他的拳頭牢牢地膠住在煤膠童子的身上。他不能把拳頭伸回來。煤膠黏住了他。但是煤膠童子一聲

不響，而布雷狐又把身體伏了伏倒。

『要是你不放我，我還要打你，』布雷兔說；說着又是拍的一聲！他用另一隻手打去。這隻手也牢牢地膠住了。煤膠童子一聲不響。布雷兔把身體伏了伏倒。

『放，你不放我要踢你了！』布雷兔說。煤膠童子一聲不響，只是緊緊地膠住他。於是布雷兔用他的右腳來踢牠。這隻腳也牢牢地被膠住了。

『要是我用另一隻腳來踢你，』布雷兔喊道，『你怕會疑心是天打呢！』
煤膠童子一聲不響。

拍的一聲！他用左腳來踢煤膠童子；因此他的左腳也被牢牢地膠住了。

於是布雷兔叫喊地說，如果煤膠童子不放他走，他將要用頭來撞牠的肚子。因此他撞牠的肚子，於是他的頭就被牢牢地膠住了。

正在這個時候，布雷狐從樹叢裏賊出來，面上露出可喜的天真。

『早安，布雷兔，』他說。『你今朝好像驕傲不出了。』說着他躺下來在地上打滾，笑。

笑，直笑到不能再笑。然後他慢吞吞地說：

『好，這次你總上我的當了，布雷兔也許這不能算，但是我總這樣想。你在這里跑來跑去和我開玩笑，已經好久，但是你現在再沒有這種能力了。你常常要管閒事，誰叫你跑到這里和煤膠童子攀談呢？誰叫你這樣的驕傲呢？你不等招呼，便去和這煤膠童子說長道短；現在你好，你膠在那里老等罷，我要去拾些柴片來生火；因為我要把你做我今天的午飯。』

於是布雷兔只好低聲下氣了。『你無論怎麼處置我都不緊，布雷兔』他說，『只是請你不要把我拋在荊棘裏。我罷，燻我罷，你要怎麼都可以，布雷兔，只是請你不要把我拋在荊棘裏。』

『生火很麻煩，我想把你縊死了，』布雷兔說。

『你要縊死我，那是好極了，』布雷兔說，『只是請你不要把我拋在荊棘裏。』

『縊你我沒有繩子，』布雷兔說，『所以我想把你溺死了。』



『溺死我，隨你的便，布雷狐。』布雷兔說，『只是請你不要把我拋在荊棘裏。』

現在布雷狐想，要是布雷兔不喜歡被拋在荊棘裏，那末他就正好將他拋在那個地方。因此他提起了布雷兔的後腳，剛剛把他拋在荊棘的中央。布雷兔擦着了樹叢，發出盛大的悉索的聲音，布雷狐等着看他鬧出什麼亂子來。

歇了些時，他聽見有人在叫他，他看見遠在山頂上的布雷兔，屈着腿坐在一條木頭上，用一片木片夾在梳他頭上的煤膠。於是布雷狐纔知道他自已倒上了當。

布雷兔向他呼喊道，『我是生在荊棘裏，長在荊棘裏的，布雷狐。』說着他就跳了開去，還是異常地活潑。

夜鶯與玫瑰

英國 王爾德著

青年學生叫道，『她說，假使我拿些紅的玫瑰花給她，她要跟我跳舞，可是我的園子裏沒有紅的玫瑰花。』

夜鶯從橡樹裏的窩巢中聽見了他的話，從樹葉中望出來，心裏好生奇怪。

他叫道，『我的園子裏沒有紅的玫瑰花啊！他那美麗的眼睛裝滿了眼淚。』啊！幸福竟與這麼渺小的東西也都有關係的咧！我念過所有賢人的著作，我知道所有的哲學的祕密，可是爲了缺少一朵紅的玫瑰花，卻把我的生命弄得不幸了。』

夜鶯說，『他畢竟是個忠心的情人。每天晚上我唱到他，雖然我並不認識他；每天晚上我把他講給星兒聽，現在我竟看見他了。他的頭髮像風信子花般黑，他的嘴唇像他所

要的那朵玫瑰花般紅；但是情熱使他的臉像蒼白的象牙，憂愁在他的眉上蓋了印。」

青年學生嚙叨地說，「明晚上王子開跳舞會，我的愛人將要參加，假使我拿一朵紅的玫瑰花給她，她就要和我跳舞，一直跳到天亮。假使我拿一朵紅的玫瑰花給她，我就要把她抱在懷裏，她就要把頭倚着我的肩，她的手就要握在我的手裏。但是我的園子裏沒有紅的玫瑰花，所以我就要孤寂地坐着，她就要拋撇我。她就要不理我，我的心就要碎裂了。」

夜鶯說，「他確是忠心的情人。我所唱到的，是他所受苦的；在我是歡快的，在他是苦痛的。愛實在是個古怪東西。那東西比翡翠還珍貴，比細膩的蛋白石還值錢。真珠和石榴石不能夠買得牠，牠也並不陳列在市場上。牠不能從商人那里買得，也不能用稱金子的天平來衡量。」

青年學生說，「樂人就要坐在廊下，奏着他們的絃樂器，我的愛就要協着豎琴和四絃琴的聲音跳舞。她就要那樣輕輕地跳，跳得腳不着地，求愛的人們，穿着華麗的衣裳，就

要盪擁地圍着她。但是她不會同我跳舞了，因為我沒有紅的玫瑰花給她。」說着他就跌倒在草地上，掩面哭泣。

小小的綠蜥蜴，豎着尾巴跑過的時候，問道：「他爲什麼在哭泣？」

跟着太陽光飛舞的小蝴蝶說：「到底是爲什麼呢？」

雛菊低聲地對鄰居耳語道：「到底是爲什麼呢？」

夜鶯說：「他是爲了一朵紅的玫瑰花而哭泣。」

他們叫道：「爲了一朵紅的玫瑰花！」於是有些像嘲笑家似的小蜥蜴就哈哈大笑道：「多麼古怪啊！」

但是夜鶯知道學生的憂愁的祕密，她靜靜地坐在橡樹上，玄想着愛的神祕。

突然，她張開了變色的翅膀，翱翔在天空裏。像雲影般地，她穿過了小樹林，像雲影般地，她掠過了花園。

在草地的中央，生着一株玫瑰樹，她一看見就飛過去息在一條小枝上。

她叫道，『給我一朵紅的玫瑰花，我就給你唱最好聽的歌。』

但是玫瑰樹搖了一搖頭。

牠答道，『我的玫瑰花是白的，白似海上的水沫，白過高山上的雪。到我兄弟那里去，牠生長在舊的日晷壇的周圍，也許牠會給你所要的東西。』

於是夜鶯飛到生在舊的日晷壇的周圍的玫瑰樹上。

她叫道，『給我一朵紅的玫瑰花，我就給你唱最好聽的歌。』

但是那樹搖了一搖頭。

牠答道，『我的玫瑰花是黃的，黃似坐在琥珀寶座上的蛟人的頭髮，黃過開在草地
上未經刈除的水仙花。到我兄弟那里去，牠生長在學生的窗邊，也許牠會給你所要的東
西。』

於是夜鶯飛到學生窗邊的玫瑰樹上面。

她叫道，『給我一朵紅的玫瑰花，我就給你唱最好聽的歌。』

但是那樹搖了一搖頭。

牠答道，『我的玫瑰花是紅的，紅似鴿子的腳，紅過海洞裏飄飄盪盪的大珊瑚樹枝。可是冬凍了我的脈，霜蝕了我的苞，暴風雨破壞了我的枝，在這個年頭兒，我是不會有玫瑰花哩。』

夜鶯說，『我所要的，只是一朵紅的玫瑰花。只要一朵好了！有什麼訪得牠的法子麼？』

那樹答道，『法子是有，只是太可怕，我不敢告訴你。』

夜鶯說，『告訴我，我不怕的。』

樹說，『假使你要一朵紅的玫瑰花，你須得在月光下用音樂來創造牠，用你自己的心血來染牠。你須得給我唱歌，把你的胸膛頂在刺上。你須得終夜地給我唱歌，那個刺須得穿破你的心。你的生命的血，須得流入我的血管裏，變成我的血。』

鶯兒喊着說，『爲了一朵紅的玫瑰花，用死來做代價是太大了，生命是比什麼都寶貴的。坐在綠樹林裏，眺望着坐在金車中的太陽，和坐在珠車中的月亮，是很愉快的。山查

的氣味是香的，藏在谷中的鈴蘭和開在山上的野薔薇也是香的。然而愛畢竟勝於生命，而且把鳥的心和人的心比起來，算得什麼呢？」

於是她張開了櫻色的翅膀，翱翔在天空中。像雲影般地，她掠過了花園，像雲影般地，她橫過了叢林。

青年學生還是躺在方纔的草地上，在他那美麗的眼睛裏，眼淚還沒有乾呢。

夜鶯叫道，「快活些。快活些，你將找得你的紅的玫瑰花哩。我要在月光下用音樂來創造牠，用我自己的心血來染牠。我所轉求你的，就是要你做一個忠心的情人，因為哲學雖然聰明，愛比哲學更聰明；強權雖然有力，愛比強權更有力。火般紅的是牠的翅膀，紅似火的是牠的身體。牠的脣甜如蜜，牠的氣息香如乳香。」

學生從草地上擡起頭來聽着，但是他不明白夜鶯對他所說的話，因為他只知道寫在書本裏的東西。

但是橡樹明白了，他覺得很憂愁，因為他很愛棲息在他枝上的小夜鶯。

他低聲地說，『給我唱個臨別的歌；你走了，我將覺得寂寞哩。』

於是夜鶯就給橡樹唱歌，她的聲音像是從銀瓶裏迸出來的水泡聲。

她唱完歌，學生站了起來。從衣袋裏摸出一本筆記簿和一支鉛筆來。

他穿過叢林走去，一路上自言自語地說，『她有形狀——那是不容否認的；可是她有感情麼？我怕沒有吧。實在，她像一般藝術家一樣；她完全是形式的，一點也沒有真實。她不會爲了別人犧牲自己。她想到的只是音樂。人人都知道藝術是自私自利的。果然，我們須得承認，她的聲音裏確有些美麗的調子。所可惜的是，那些並沒有什麼意思，於人毫無實益。』說着他走進屋子，躺在小藤床上，想着他的愛；隔不久，他就睡熟了。

皓月當空的時候，夜鶯飛到玫瑰樹那里，把胸膛頂在刺上。她整夜地把胸膛頂在刺上唱歌，清冷晶瑩的月兒俯下來聽着。她整夜地唱着歌，那刺漸漸地深入她的胸膛，她的生命的血就都流了開去。

她起首唱着少年男女心中愛的發生。隨着歌兒的斷續，樹梢上就一瓣一瓣地開了

一朵奇花。這花起初是銀灰色的，像罩在河面上的薄霧——這灰色如清晨的腳，這銀色如黎明的翅。那開在樹梢上的花，像銀鏡裏的玫瑰花的影，像水池裏的玫瑰花的影。

但是那樹叫夜鶯更緊地壓在刺上，樹說，『再壓緊些，小夜鶯，否則玫瑰花沒有開成，天倒就要亮哩。』

因此夜鶯就更緊地壓在刺上，她的歌聲也漸漸的高起來，因為她唱到了成年男女心中的愛的發生。

玫瑰花瓣裏現出一種微微的粉紅色，好似新郎吻新娘時候臉上的紅暈。但是那刺還沒有刺進夜鶯的心，所以這玫瑰花的花心仍舊是白的，因為只有夜鶯的心血，纔能染紅玫瑰花的花心。

那樹叫夜鶯更緊地壓在刺上。樹說，『再壓緊些，小夜鶯，否則玫瑰花沒有開成，天倒就要亮哩。』

因此夜鶯就更緊地壓在刺上，那刺就穿進了她的中心，一種最猛烈的疼痛遍透了她

的全身。疼痛漸漸強烈，她的歌聲也漸漸地高響，因為她唱到了因死而完成的愛，不是埋葬在墳墓中的愛。

那奇花變成了深紅色，像東天的紅日般地深紅的是花的瓣，像寶石般地深紅的是花的心。

但是夜鶯的聲音漸漸輕微起來，她的翅膀漸漸地抖顫起來，她的眼睛遮上了一層薄膜。她的歌聲越唱越低了，她覺得喉嚨裏像有什麼東西哽塞着似的。

隨後她破聲唱出最後的樂曲，白色的月亮聽了，忘記了黎明，在天上徘徊着。紅的玫瑰花聽見了，陶醉地渾身發抖起來，在冷清清的朝氣中放開了花瓣。回聲把音樂帶到山裏的紫洞中，驚醒了在噩夢中的牧羊兒。樂聲從河中的蘆葦裏飄過，牠們把這消息傳到海裏去了。

貓 樹叫道，『看啊，看啊！現在玫瑰花完成了；』但是夜鶯沒有回答，因為她心裏着了刺，躺在深草中死了。

晌午的時候，學生開窗外望。

他叫道，『噢，好運氣！這裏竟有一朵紅的玫瑰花！我一生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玫瑰花。他是這樣美麗，我想牠一定有個長的拉丁學名吧！』說着他就彎過腰去摘了下來。

然後他戴上了帽子。手裏拿着玫瑰花，跑到大學教授的家裏去。

大學教授的女兒坐在門口，在一個紡車上紡着藍絲，她的小狗躺在她腳邊。

學生叫道，『你說，假使我拿一朵紅的玫瑰花來給你，你就同我跳舞。這是世界上最紅的玫瑰花。你今晚上將要把牠戴在心坎邊，當我們一齊跳舞的時候，牠會告訴我，是怎樣地愛你。』

但是那姑娘蹙着眉頭。

她答道，『我恐怕不能把牠戴在衣裳上同去跳舞吧；而且，御前大臣的姪子送我些真的寶石，誰都知道寶石是要比花兒更值錢。』

學生憤憤地說道，『好，我看你是很不知恩的，』說着，他就把玫瑰花拋到街上，掉在

那里的小溝中，一個車輪就在那上面輾過了。

姑娘說，『不知恩！我告訴你，你是太鹵莽了；你是何等樣的人？僅僅只是一個學生。嚇，我不相信你會像御前大臣的姪子一樣，鞋子上有銀紐珠的。』說着，她就從椅子裏站起身來，走進屋子去了。

學生走的時候說，『愛真是個蠢東西。牠萬萬比不上邏輯這麼有用，因為牠並不證明什麼，牠告訴你的，總是一些不能實現的東西；牠叫人相信的，總是一些不真的事物。在這個時代，什麼都求實用，但實際上愛情毫無實用，我要回到哲學的途上去研究形而上學了。』

因此，他回到家裏，就抽出一本積滿塵埃的大書來讀。

傅 小 者 著

錄 附

畢德派

畢德派 (Bidpai or Pilpay) 爲印度著名的寓言作家。事實上是否實有其人，歷史無從證實。一般都認畢德派寓言，爲喬答摩所作。但據傳說，則謂畢德派爲印度哲人，生於紀元前三世紀，以觸忤國王下獄。後國王以有疑難不能解決，復釋畢氏，並命其當國。國王以世人愚魯，須受一種聰明的教訓，就又請他把他的格言寫下來，詔示世人。於是畢氏藉一年的精力，在一個小室裏，朝夜工作，寫成了許多的寓言。這就是畢德派寓言的由來。

後來有一個波斯的醫生到印度去探訪藥草，得到了一本畢德派寓言，回來後即刻把他譯成北利維文 (Pehlvi)，因爲北利維文是波斯當時的通行語。故畢德派寓言傳佈的路途是如此。

梵文

北利維文

阿拉伯文

波斯文

希臘文

拉丁文

希伯萊文

現代語

本書所選的三篇篇幅較長，雖名寓言，實似童話，故仍收入本集。原文均見 *Baldin* 的 *Age of Fables*，該書爲鄧脫公司的萬人叢書之一。

貝洛爾

童話界中有八個最有名的故事，差不多是世界上每一個小孩子所熟悉的。這八個故事，便是小紅帽，林中睡美人，灰姑娘，小拇指，穿靴的貓，仙女（即蝦蟆與金剛石），藍鬚，鬚生角的里克。

但是小紅帽是哪里人？睡美人的父母所統治的是什麼國？仙女把灰姑娘從患難中救出來的事情，離現在有多少時候？這些問題卻誰也回答不出來了；我們更不知道那些活潑的小女孩以及小拇指，穿靴的貓等，是法國人，德國人，波斯人，印度人或埃及人，或是北歐人。他們漫遊於全世界，得到許多的朋友。他們自古至今永遠是年輕的可愛的。他們當人類的心靈極幼稚極渾噩的時候即已存在，他們永遠為一切的小孩所喜悅。我

們也不知道在法國第一聽見牠們的是在什麼時候，但是鄉下人熟悉這些故事的時候，卻遠在用文字來記載出牠們來之前。在茅屋中的火爐旁邊，父親和母親集了他們的小孩子，很歡悅地畏敬地講述這些故事；有時一定還參插入他們自己的想像。這些故事第一被查理貝洛爾所寫出，出版於十七世紀的末年。

在進一步去討論這些故事之前，我們先得知道那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如何經過了一番艱苦的公家生活，跑到童話的世界裏去，而在其中博得他最後的榮名和小孩子的愛。

查理貝洛爾 (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 兄弟四人，他是其中最年幼最傑出的一個，他於一六二八年一月十二日生於巴黎。他的父親是一個辯護士，在自己家裏教育他；後來送他到波未專門學校 (Collège de Beauvais) 讀書。他是一個極有天才的孩子，對於學問都要有澈底的了解，極不肯有一點含糊。有一次，他和他的教師作劇烈的辯論，教師命令他不要出聲，他就勇敢地離開了學校，決計在家中自學。這一件事，很奇

怪——因為法國的小孩一向是極卑屈於他們長輩的意志的——竟得到了他的父親的允許。

貝洛爾很不耐煩作種種有定程的事情，他時常要屈從他自己的特性的指揮，使他將靈活的天才，應用到許多不同的方向去。他研究法律；但是等到他實習了幾年之後，又嫌他太繁瑣，而把這種事業放棄了。在一六五七年，他幫助他的哥哥克羅德（Orande）（是個有名的建築師）建築一間屋子，顯露他的精巧的天才；所以在一六六三年，法國總理大臣柯爾勃（Colbert）請他幫助克羅德主持皇家建築物的工程。他這種才能的最大的功績，便是那天窗周圍的圓柱的設計。他在藝術與文學方面的機智，使柯爾勃很有借重之處；因此在一六七一年，柯爾勃推薦他為學士院會員。貝洛爾替這個有權力的團體奠定了一種永久的基礎。他把其中一切的事務都整頓好。他想出用投票球選舉的方法，自己發明一種選舉的器械，並且他又提議公開地接收新會員。這件事，使這個學士院對於國家有一種強固的權力。在這幾年中，他時常顯示出他自己有一種現代的進取

精神，不受向來的傳統觀念的束縛。當柯爾勃將決定把那些宮園 (Palace garden) 專作御用的時候，貝洛爾提議道：『我以為國王的花園造得這樣的宏偉和廣大，正應該讓一切的小孩子都可以跑進去；』柯爾勃聽了他的話，就笑了笑，把牠們公開給小巴黎人了。

貝洛爾是一個忠臣，很誠意地尊敬朝廷和牠的禮法。他的實際工作和他的頌詩，使他到得國王的愛寵和報償。其中有一首詩題名路易十四時代 (Le Siècle de Louis XIV.)，引起了那著名的筆戰。他在學士院裏朗讀這首詩，他的現代勝於古代的讚美，激起了詩人包洛 (N. Boileau, 1636-1711) 的盛怒，他為蔽護古典起見，極厲害地攻擊他。於是一次諷刺詩戰就跟着發生了；貝洛爾為自衛起見，刊布了一首長詩古今較 (Le Parallè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他在這裏又顯示出他的信仰：新的與將來的比過去的更其有望。當時兩方各有擁護的人，所以並不分出勝負；但是這回爭辯盛鬧了好幾年，後來一直波及英國文壇。

柯爾勃是一位極刻薄極難纏的主人，到後來更其厲害。貝洛爾爲了不聽柯爾勃的話，而憑着他自己的主意結了婚，便失歡於柯爾勃。因此他非常厭煩這個位置，便於一六八三年辭了職。在一六八六年以後，他便獻身於著作事業；寫了一篇有韻的史詩，幾首短詩，和一些關於宗教的作品。

他很樂於改變這機謀的公家生活爲簡易的家居生活！他很樂於教導他的小孩，從技巧的轉向於活動的，純樸的一方面。在一六九一年，他第一次刊布他的有名的故事，但並不署名。這便是葛立賽爾達的忍耐 (La Marquise de Saluss'es, ou La Patience de Griseldis)，牠的結構是從波喀噠借來的，而寫以韻文，文筆有點模彷彿拉芳夕納。此外還有愚笨的願望 (Les Souhais Ridicules) 和驢皮 (Peau d'Âne)，也初次被寫成韻文。

貝洛爾大約曾經聽見他的孩子講述他自己幼年時所曾聽過的老故事，因此他素來厭煩巧詐的心靈，就覺得這些故事的有趣與美麗。他的鵝媽媽的故事 (Les Contes

de Ma Mere l'Oye) 初次成集地刊布在一六九七年。這些故事在以前也曾單獨地發表過，其中有幾則會載在摩以貞 (Moejian) (是海牙的一個書賈) 所辦的一個雜誌上。

鵝媽媽的故事在刊布時，署名的乃是貝洛爾的兒子貝洛爾達爾孟戈 (Perrault d'Armanecour) 好像這是小孩子所寫的；其實是因為他以前曾攻擊過舊文學，所以不願意在這種簡單的老故事之後，簽署着他自己的名字，但是爲了這一點，卻曾經引起過批評界的迷亂。這些故事的動人之處，乃在牠們的靈動的風格。其中率直的敘述，事件的精選，圖解的色彩，一般的天真的口氣，暗示出一種小孩子的表情。但是文中還撒布着機智的詞句，成熟的反省，和一些可愛的諷刺，這種特點一定是貝洛爾自己修飾上去的。每一個故事的結束都附着一段很短的道德的韻語，但在英國的翻譯本子裏，則大都是被略去的。

法國人時常很同情於仙女；這種仙女並不是不列顛和德國的那種野蠻的好惡作

劇的小妖，而是一種伶俐的小婦人，她們喜歡爲不幸的人類的保護者。像在林中睡美人裏第八個仙女這樣的懷着惡意，是很少有的，怪異的和可怕的分子通常是用 *Orises* 或 *Orises* (食人精) 來代表，這顯然是早年野蠻民族所傳說的人食人風俗的直接化身。這種法國的故事，和一切的民間故事一樣，都說起那種聰明的獸類，例如穿靴的貓，從人類心靈的原始的容受性上看起來，一隻貓之不作迷迷迷的叫而會說人類的話，是沒有什麼可異的。故事中對於世界上有神仙的信仰，與世界上有人類的信仰說得一樣地平易，所以在貝洛爾的奇幻的世界裏，我們處處可以感到愉快。

學者研究貝洛爾的故事，至今已有好久了，他們從這里尋出了許多古代的民俗的痕跡。因爲大半的故事，他們都根據着各種的神話，而下一種空想的解釋；雖則這些解釋是不甚可靠的。據說睡美人是代表『冬』，而王子的復醒是代表『春』；但小孩子所愛的是故事的本身，而不在于這種玄理。

貝洛爾的故事，已經通行了一百多年了。英國，德國，以及其他各國立刻都有着這同

樣的故事。牠們已經經過無數次的重述；改變着，修飾着，以合於他們自己國裏的人的趣味。但是貝洛爾的顯明的特質，還可以在各種變形的故事裏辨別出來；所以我們現在得到了許多我們所最愛的童話文學，還該直接歸功於貝洛爾自己。

貝洛爾的童話，選入各種童話集的，多得不能列舉，最好的英譯本係琴脫（B. S. Gent）所譯，出版於一七三〇（或作一七二九）年。不過琴脫這個人是誰，卻是沒有人知道的。

按：鵝媽媽的故事已有中譯本，開明書店出版，為世界少年文學叢刊之一。

陀爾諾夫人

路易十四時代是法國的黃金時代，當時工業興盛，殖民地發達，海陸軍稱雄於歐洲，增設大學，建立圖書館，文物一時稱盛。國王對於詩人藝術家又極爲重視，所以一時才媛輩出，大家都以著作童話相誇尙。這時候法國的童話界百花撩亂，蔚爲巨觀。陀耳諾夫人雖貝洛爾的先蹤，創作童話，爲近代文學童話的鼻祖。

4 陀爾諾夫人 (Marie Catherine Jumelle de Berneville, Countess d'Aulnoy) 於一六五〇年生於法國的巴黎，後於一六六六年嫁給陀爾諾伯爵 (François de la Mothe, Comte d'Aulnoy)。夫人天性善雄辯，所以她在社交界裏嶄露頭角。她的童話集名神仙故事 (Contes de Fées, or Fairy Tales)，就故事的價值而論，她雖比不上

貝洛爾，可是在同時代的許多女作家中，卻只有她最爲傑出。她所寫的故事，不像貝洛爾這樣忠於傳說的敘述，而常把原來的故事加以補充和潤飾，並寓以道德的反射。她的故事的組織是很藝術的，她的風格更覺文雅可喜。不過牠顯露出浮華驕奢和法國人的感性；因爲她的故事統以宮廷爲背景，所以就缺少了純樸的美。她的故事往往根據了一段美麗的傳說，譬如她的一個最好的故事青鳥，便是在十三世紀 Marie de France 所作的詩裏。她又有三個故事是從 Straparola 的故事中借來的。她最重要的故事有下列諸篇：克來薩薩和貝等納脫 (Craiciosa and Perineo) 青鳥 (The Blue-Bird) 白貓 (The White Cat) 林中的牝鹿 (The Hind in the Wood) 好小鼠 (The Good Little Mouse) 黃矮人 (The Yellow Dwarf) 培來愛托來公主 (Princess Belle Etoile)。

夫人死於一七〇五年一月十四日，遺有兒女四人。普隆社 (Planche) 會將她的故事譯成英語，能忠實地保存着原著的精神。

格林兄弟

雅各格林 (Jacob Ludwig Carl Grimm, 1785-1863) 和威廉格林 (Wilhelm Carl Grimm, 1786-1859) 兄弟倆的名字已經在德國的古社會學、方言學和文學的歷史上，結了密切的關係了。他們是一個小官吏的兒子，當時住在黑西加塞耳 (Hessen-Cassel) 的哈腦 (Hanau) 地方。他們的父親死於一七九六年，他們家裏雖然貧苦，但是仍在馬堡大學 (University of Marburg) 裏研究法律，在那里，他們的教授薩維尼 (Savigny) 第一次引起了他們研究古代的德國文學和制度的興趣。當他們卒業之後，雅各做了一時小官，從一八一六年起，他們一同到加塞耳的圖書館裏去辦事，一八二八年調到格丁根 (Göttingen) 的大學圖書館，並且雅各又在那里做講師。等到一八三

七年漢諾威(Hanover)王之憲法廢止問題起，他們爲擁護憲法起見，就毅然棄職，而回到加塞耳來。在後，於一八四〇年他們到柏林，被聘爲柏林大學教授和學士會會員。他們在這裏努力從事於著書的生活，他們死在這裏，並且一同葬在這裏。他們全個生命都從事於同樣的工作，關於這一點，雅各在他的小品集 (Mino-Writings, 1864-1890)裏說起過：

『在緩慢的學校時代，我們睡在一張床上，息在一個自修室中。我們在那里的同一的書桌上工作着；後來在我們大學生活時代，在同一的房間裏設了兩張床，兩隻書桌；在中年時代，我們仍舊在同一的房間裏設了兩隻書桌；在晚年，我們住在兩個房間裏，但是左右是相連的，常常在一個屋頂之下。我們的錢和書籍都是共用的，只有幾本時常要在手頭查攷的書，纔重複買了。所以我們的最後的長眠處，也將互相的旁着，因此，雖然是在說起他，卻免不了說起我自己。』

他們的作品可以認爲是其通的，雖則雅各的努力比較要多一些。他具有一種勤勉

的精神，一種清楚的觀察力，一種對於工作的不斷的喜悅。他的儀表顯出一種特別的粗澀的熱心。但是這決不是粗鄙，不過活現地充滿着一種林地的氣息罷了；而威廉則具有一種比較脆弱的體格和比較文雅的天性，這種天性就在他所搜集的那些傳說和故事的柔美的純樸中顯示了出來。

他們研究學問的傾向，總脫不了愛國心。雅各自己嘗說，他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趨向於古代德國的語言，法律和詩歌的研究」，我們可以說他們兩個的工作是一樣的；那種工作，在有些人似乎以為是無用的，但在他們卻以為這「對於祖國有密切的關係」。他又說，『我跨進我們的古代的荒野的森林，聽着他們的尊貴的語言，注視着他們的純潔的風俗，』並認識『他們的智理的與本心的信仰。』

他們所著的書有古代法律（1828），神話學（1835），傳說（1816, Rev. 1868），古代德國詩歌論文集（1811）等等。然而他們對於讀書界的最重要的貢獻，乃是德文法（1819, 1822—1840）和一部還未完成的字典，恐怕這是近代語言學者的一種最

可注意的嘗試吧！這些作品雖則也值得紀念，但是這些並不是直接屬於文學這一方面的，而且在雅各格林所著的八卷小品集裏，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趣味。在另一方面，全世界知道格林兄弟的名字，是爲了他們的家庭故事（Household Tales 1812—1815），並且也只爲了這幾個故事。他們搜集這些故事的本意，原是在給民俗學以一種貢獻，因爲當時有人證明：大部分住在歐洲，西亞細亞，和北印度等地方的人，雖則他們現在各自用着不同的語言，並且有時候還要互相打仗，然而在從前卻用着同一的語言，而是由同一的種族裏繁衍出來的。但是這種的推測，祇是由各種語言的字眼上比較得來，並不能算爲十分準確的。格林兄弟知道，每個家庭中所講的故事，其語句在數千年來差不多沒有什麼變更，因此他們就想到，這種語句竟是未有歷史以前的遠古時代所發生事變的僅有的記錄。所以他們之不單煩勞地費了十三年的工夫來搜集這些故事，就是因爲他們相信，假便把這種故事小心地整理起來，以與別國的故事相比，他們就可以自此尋出些在遠古前他們祖先的生活情形。在他們研究之後，他們第一就尋出一件事實，就是在各

國的許許多多故事中，其童話人物的思想，談話，和行爲，都是相同的。這實在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因爲由此可以導引出更多的發現，於是格林兄弟的聲名就哄動一時。然而他們還料不到這童話的本身，使他們得到更大的榮譽，因爲這些故事已經被全世界的兒童所喜讀而視爲他們的恩物了。

考格林兄弟的童話之所以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不外三種理由：第一，童話之記錄，雖不始自格林兄弟，然而像他們這樣地爲大規模的搜集，卻是一向所未有的。他們所記錄的故事，大都得之於鄉下的老婦人的口中，他們對於故事中的環境和特點，完全不參己意，只是照着老婦人的話很忠實地寫了下來。他們的工作，一方面替民俗學者闢了一條新道路，一方面做了後世各國搜集民間故事的原動力。

第二，格林兄弟的童話，很足以供教育上的應用；因爲他們不荒唐，不恐怖，不粗鄙。關於教育方面的學術，德國發達最早，有許多的教育家，都發現格林童話爲情操教育的絕好材料。戚勒氏 (Zillner) 在二百餘篇格林童話裏選出十一篇爲第一學年的訓育教材。

威廉雷因氏 (Wilhelm Rein) 又就威勒氏所選定的稍和變更，共得十四則。因此格林童話在德國的教育上得了一個重要的地位，等到德國的教育學說傳到世界各國，而格林童話也跟着普及於全世界了。

第三，格林童話有內容的價值，原來格林童話是格林兄弟根據日耳曼人的傳說的最忠實最原形的記錄，其中對於日耳曼人的生活能明確地反映出來。日耳曼人是條頓民族中最精悍，最勤勉的民族，他們處在北歐的大森林裏，天惠極少，不得不用人力來戰勝自然，所以在童話中處處顯示出耐苦剛毅，不屈的精神。這一種內容的價值，也是格林童話之所以被人尊重的一原因。

這部家庭童話出版於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五年。此書第一被譯成英文的爲泰勒氏 (Margar Taylor)，計分兩集出版，第一集在一八二三年，第二集在一八二六年，後又訂正於一八三七年。以後的譯本，非常之多，其中最完全的要算亨德氏 (Margaret Haun) 所譯的一本，然而在流行上，泰勒這一本因譯時年分較早，所以仍較亨德氏本爲通行。

勸本中共收家庭童話裏二百餘篇中之五十餘篇，內有著名藝術家克羅克馨（George Cruikshank）所繪的插圖。一六八八年，泰勒的全部譯文又出了一個新的本子，此書附有德國原本中的插圖，並有羅斯金的序，稱爲格林的通俗故事。

格林童話的中譯本，有時諧（文言，商務印書館出版），格列姆童話集（趙景深譯，中原書局出版），灰娘（俞藝香譯，春潮書店出版），德國童話集（楊鐘健劉海蓬合譯，古城書店出版），小弟弟（世界語與中文對譯本，鞠馨譯，開明書店經售）等。此外，開明書店的世界少年文學叢刊也有整個地介紹格林童話的計劃。

霍夫

把安徒生比諸中天燦爛的太陽，格林兄弟比諸靜夜的皓月，那末法國的許多童話家，就像大熊、小熊等羣星。至於霍夫氏的天才的光芒，則像晚空中孤獨的明星，他雖不能如安徒生之爲童話界之王，但是以之與其餘的小作家相比，卻也可以算是佼佼者了。

威廉霍夫 (Wilhelm Hauff) 於一八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於法國司徒嘉德 (Stuttgart)，他一共只活了二十五歲，他的文學的工作時期，都在最後的兩年中。這個短短的時期已足夠表示出他的卓特的天才了；雖然因了他的早死而所生的文學上的損失，是無限的。

他的父親名奧古斯脫弗累特立克霍夫 (August Friedrich Hauff)，在外交部

做祕書。他的父親死時，他還祇有七歲，他的姊妹們和他都是由他的母親一個人教養大的。他的母親天資聰穎，很能夠了解她兒子的性情。

霍夫在孩子時代，並不會顯示出他的卓越的天才。他在學校裏的功課很平凡，祇有在家庭裏纔能看得出他的真實的才能。他很喜歡哥德和席勒(Schiller)的作品，他常常朗誦着他們的詩給他的母親和姊妹們聽。他又常徘徊在他祖父的圖書室裏；他在其中最愛讀的，便是奇異的和冒險的故事。他的教育，因為體格荏弱，常有小病痛，所以時時有停輟。

一八二〇年，他進了杜平根大學(University of Tübingen)，他進這個學校，與其說是他遵了母親的志願，不如說他由於自己的意向。他在那里學神學，於一八二四年得學位。一八二六年，他刊布了故事集童話歷(Des Märchen-Almanach)的第一冊，隨後又出了童話歷的第二冊與第三冊。他第一所寫的故事，以與他在後所作的故事相比，雖則不免要減色，然而這時候已經開闢了他奇特的空想的金鎖了。故事中無處不顯

示出戲劇的力量，和他的巧妙的幽默。他第一次的努力的成功，鼓勵起他獻身於文學的決心。

他的歷史小說 Lichtenstein (1826)，使他得了極大的文名，甚至有人稱他爲德國的司各脫；他就在這時候到法國和比國去游歷了一次。一八二七年，他做了“Sutgart Morgelintz”的編輯；又因了發行者 Cotta 的吹噓，他娶了一個遠房的表妹做妻子，她是他一向所追逐的。一八二七年夏天，他在塔洛耳 (Tyrol) 避暑，並從事作另一部長編歷史小說，可是沒有完成。在同年秋天，他的身體有些不舒服，就在十月十八日這一天在司徒嘉德去世了。

霍夫氏寫文章的能力是很可驚的，他接續着很快的刊布了許多的詩，小說和童話。在童話中最著名的要算是隊商 (The Caravan)，亞力山大利亞的酋長 (The Sheikh of Alexandria)，和司比薩脫的旅館 (The Inn in Spessart) 等，其中可以看出霍夫最好的創作的天才。他是一個卓越的說故事者，他的純潔的和澄明的風格，便是他那

有戲劇意味的文學之透明的媒質。他的才智是很優越的，他能洞觀一切，幻想出老老小小各種年紀的人的心理。他的全集被接續着翻印了好幾次，他在德國文學上的地位，似乎與他在德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一樣地確定了。本集所搜教主變成鶴鳥的故事，即是隊商中的一篇。

安徒生

如果你要問，在世界的許多童話作家中，到底誰的童話最好，那我可以告訴你，這是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 1805—1875）。當格林兄弟的童話集刊布之時，安徒生還只是一個十歲光景的小孩子。他是丹麥一個鞋匠的兒子。這鞋匠家裏很窮苦，只住得一間湫隘的小屋，他們在那里工作，在那里休息，在那里烹飪，餞餐，育兒，寢臥。安徒生的父親很喜歡看書，天方夜譚便是他所最喜歡看的一冊書，他看過之後，又將牠講給他的兒子聽。這樣的一種新奇的刺激，就引起了這小孩的幻想的火焰，使他決心做一個偉大的小說家和編劇家。他在十一二歲上就始開編著劇本，當他父親亡故之後，在十四歲那一年的九月裏，他就離開了故鄉，而到哥本哈根去實行他理想的計劃了。他在那里經

歷着種種的艱困和失望。他曾經爲一個女僕所當做乞丐，他曾經躲在公園裏吞麵包皮。然而到後來，畢竟被他踏上成功的梯子了。他作了一百三十餘篇著名的童話，爲全世界的少年人所傳誦。他當初本是努力於小說和劇本這一方面的，但是他後來覺得他由童話所得到的讚美遠過他一切其餘的作品之上，於是他就繼續地努力他童話的工作。他的童話不但爲兒童們所喜歡，並且也爲成年人和老年人所喜歡，各國的國王要請他講童話，著名的女伶也要請他講童話，因爲他童話裏的新奇的，幽默的，樸素的，同情的趣味，可以使每個人聽了感動。

他第一著作童話，是把他幼年時所聽得的故事，加以新的描寫和新的敘述，但是後來他又做了許多完全自己創作的童話。如天鵝，火絨匣，皇帝的新衣是屬於前一類的，而樂園，縫針，醜小鴨，人魚姑娘等便是屬於後一類的。但是他的童話不論是重編的或是創作的，都有同樣的好處。

安徒生的童話之所以超越於一切別的童話作家的地方，是在他的淺顯的講述的

句法和幼稚的兒童氣的見解。別人的童話是「寫」給兒童「看」的，他的童話是「講」給兒童「聽」的。例如，「你聽好，現在我要講起來了。」（雪后）這樣的語氣，一定不是寫給人家看的。只有講，纔用得着這樣的口氣。總之：別人的童話是用成人的眼光來認識事物，而他的童話卻是用兒童自己的眼光來認識事物。例如在大克勞斯和小克勞斯這篇童話裏，小克勞斯騙大克勞斯說，他從海底下得到許多的牛，大克勞斯竟會相信他的話，而自願爬進袋子裏，叫小克勞斯拋入河中，並且說：「謝謝你，不過假使我在下面一隻海牛也得不着，我要好好兒懲罰你的，你記住了！」像這樣的思想，只有兒童纔有，只有永久的孩子安徒生纔有。如果在成人，我想一定不會有這樣純樸的思想，除非他是傻子。

安徒生這種兒童的精神，我希望讀者不要輕輕看過，以為具有小孩子的見解，這有什麼希奇呢？是的，這的確很希奇，因為這種精神是極難保存的。譬如我們說寫字吧，我們成人寫的字，無論存心寫得怎樣的壞，總不會像兒童寫的一樣，你要學寫名人的字，倒總有三分像氣，然而你去學寫兒童的字，卻無論如何總有點「做作」了。

安徒生童話在中國已經很是熟悉了，所以作者不想在這里多所論述。如果讀者真要詳細地明瞭安徒生的童話，那就請你一讀作者所編的安徒生傳（開明書店出版），內述安徒生的一生及童話藝術甚詳。

安徒生童話的英譯本甚多，今介紹最重要的三種如下：

(1) 安徒生童話全集 (Fairy Tales and Other Stories) 此書為 W. A. & J. K. Craigie 所譯，倫敦牛津大學出版部出版，此書包括安徒生在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七二年間所寫的散文故事的全部，自火絨匣起至月的話止，凡一百五十五篇，可算是很完全的，並附有插圖九十五幅。

(2) 安徒生童話集 此書為 F. Nisbet Bain 所譯，倫敦的 Ward, Lock & Co. 出版，是一部很著名的安徒生童話譯本，共譯有三十三篇，首有 Bain 的一序，敘安徒生生平及著作很簡明扼要。

(3) 安徒生童話集 此書為鄧特 (Dent) 公司所出版的萬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之一，共包含童話四十一篇，也有插圖。因其價廉易購，故併記於此。

中譯之散見於各報章雜誌者，不勝枚舉。單行本有開明書店之世界少年文學叢刊，本安徒生童話的最重要者，在這個叢刊中，差不多已全了。

該叢刊已出版的書目如下：

月的話 趙景深譯

夜鶯(外六篇) 顧均正譯

雪后 謝頌義譯

小杉樹(外六篇) 顧均正譯

皇帝的新衣(外九篇) 趙景深譯

母親的故事(外七篇) 徐調孚譯

蓋底夫人

馬加來司各脫 (Margaret Scott) (即蓋底夫人) 於一八〇九年生於厄色克司 (Eggek)。她的父親亞歷山大約翰司各脫，曾經做過納爾遜的家庭牧師。他極有創作的天才，少時身體單薄，軀幹高大，爲人浪漫而富熱情。他和納爾遜很親密，當特拉法加之戰，他寫給他叔父的信裏會說，『你怎樣想得到，我是很憎惡這次的勝利？牠奪取我親愛的崇拜的朋友了。』他對於書的熱情是非常強烈的。他的孫女（即猿兒的作者伊溫夫人）曾經在一個故事中說起關於他的事情：他有一天帶了三十個金鎊到約克州的里士滿 (Richmond) 鎮去買一隻小馬。當他未買之前，他的威權的熱情，迫着他走到一家熟悉的書店裏去，湊巧這書店的主人方纔收買了達刺謨的歷史家赫欽孫博士 (Dr. H. H. H.)

chinson)的圖書，當司各脫走過去的時候，那些書纔只解開。於是一種捷足先得的心理，重重地壓迫着他。他整天地在這引店裏選書，還價，完來回到家裏，倒把買馬這件事忘記了。

像他這樣的意趣，在他所住的教堂(Bectory)裏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書拋滿在休息室裏，並且高疊在扶梯上排成一條長的廊，一直積到寢室裏。』

馬加來就是生在這樣的一個父親之監護下，這樣的一個家庭中。她的母親也是一個很和善的受教育的婦人，當她二歲的時候就亡故了。

馬加來幼時很喜歡德國文學，但是英國在當時，學德國文學的人還不多。那時候這些文雅的婦人大都更喜歡意大利文學，所以馬加來也很受這種文學的涵養。她讀到但丁曾經寫得一筆好字，於是她自己也很熱望地學着書法。她讀『神曲』的時候，把書上的第一個花體字母和花邊描在羊皮紙上，做出浮花，着上金色，像從前的聖畫一樣。

她很早就顯示出她藝術的愛好，她自己曾經說起過，『四歲大的年紀，就有藝術的

熱情，是並不算得太早。」她又說，「當我第一次聽見人家說起不列顛博物院的印刷部，是已經十歲了。」後來她就在那里過了許多快樂的日子。她又曾學過雕板術，她所作的一組雕板的畫，至今還可以在那個印刷部裏看見。

她在一八三九年嫁給了神學博士爾弗累特蓋底 (Alfred Gatty, D. D.)。她生了七個孩子，爲了她對於她自己的可喜的孩子的同情，便使她有娛樂並教訓各處其他小孩子的可能。但是她解放她超越的天才的最後的衝動，卻在三十九歲這一年上。一八四八年，她在哈斯丁斯生了一場病，那時有一個醫生借給她幾冊書，使她從事於海藻的研究。這個對於科學的奇蹟的介紹，恰好合着她的脾胃。她本來是很愛好真理與自然的。她經了一番精細的研究，就把她所見到的真理，照着她藝術家的與母性的態度來很美麗很簡明地表達了出來。

馬加來的第一篇作品『神母』是出版於一八五一年。她在四十六歲上又發表了她最著名的短篇故事『自然的喻言』的第一部分，這個成功是很顯著的，雖則並不會

哄動一時；此後她又接續地發表了許多故事、喻言等；她又在一八六六年創辦了裘迭姑母雜誌，是一種最早成立的資助慈善事業的雜誌。

她的充盈的活動的生活，告終於一八七三年。當她未故的前幾年，身體已經很衰弱了，她因為得了麻痺症，她的右臂已失去了效用，於是她用左手來學寫，接續地工作着。不久她的左手也麻痺了，於是她雇了一個書記來記錄。她只要身體免強能支持得下，總是不輟她的工作，當她身體完全無望的時候，她還是顯出一種可喜的毅力。

蓋底夫人的一生，便是她作品中所說的一切的證據。她的一條主要的信條——她所寫的第一個故事即以此為根據——乃是在工作中尋出快樂。這一個信條，我們可以說牠是她所著一切書中激動人心的一個祕密。他的自然的喻言便是帶着這種新鮮的進取的態度來看待生命。其他罕有的性質，熱情的讀者可以在這冊書中看出的，便是對於自然界一切微小者，不幸者的愛，深深地渲染着想像的色彩，假使嚴格地用基督教教義來說明牠，那便是一種不可動搖的正義之氣（*unfailing candour*）。最後，這書中還

充滿着一種愛的精神，使讀者熱切地同情於那種小東西如蜜蜂，蟋蟀，小貓，雨點及菜蔬等的談話。因為蓋替夫人從這種天真的假托的人物中，表出了她自己所見到的真理。

本集所搜一課信仰的教訓，即爲自然的喻言中的一篇。此篇文情委婉，寓意深刻，讀了不由人作悠然的遐想，而起皈依宗教之感，自然的喻言原版一共五冊，分作數次出版（1835-171），翻印本最容易買得的有萬人叢書本。

阿斯皮爾孫

自從格林兄弟首爲大規模的民間故事搜集以後，歐洲學者之熱心從事於蒐集民間故事的，日見增多。但是其中成績最好的，要算是挪威的阿斯皮爾孫了。格林兄弟是由語言學的研究而搜集民間故事的，阿斯皮爾孫卻是一個博物學家，在我們理想上推起來，他與童話傳說的關係是很淺的，但是因爲自然科學的工作，與鄉土接觸的機會較多，所以他由鄉土的愛好，因而發生搜集民間故事的興趣。

阿斯皮爾孫 (Peter Christen Asbjornsen) 於西元一八一二年正月十五日誕生於挪威之克立斯坦尼亞 (Christiania)。挪威素以自然科學著名，阿斯皮爾孫亦以自然科學爲終生探究之目標，他於一八三三年進當地的大學治博物學。他在未進學校

之前和一個少年名摩伊 (Torgsen Moe) (爲有名之抒情詩人，後爲克立斯坦孫的主教) 的很要好，在暇時，將他們幼年時候所聽見的故事編成童話集。這種工作在當時，雖然並不會引起多大的注意，然而在後來卻成爲挪威國民文學的一大根幹。

他在大學裏不久，就出來當一家人家的家庭教師。四年之後，他又回到大學裏去，在那裡學醫藥，但是此外他仍舊從事博物學的研究，這幾種功課，就是他後來在各種學校裏教授的。

一八三八年，他和摩伊合作着刊布第一部民間故事集。在此後的幾年，他一方面研究動物學，一方面又研究民俗學。在不同的時候，從一八四六年，到一八五三年，他從克立斯坦尼亞大學裏接受了幾注年金，使他能夠到挪威的沿海一帶地方去從事於動物學的研究。從這幾次的旅行，他差不多走遍了挪威全國，他旅行時一半是要去考察鄉間的森林的狀況，一半是要去搜集當地的通俗的傳說；阿斯皮爾孫對於搜集民間故事這一樁工作，似乎是時時刻刻記在他的心裏的。

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五八年，他在塔倫特（Thunand）地方研究森林學，一八六〇年又被舉爲挪威北部脫龍典（Tromsund）地方的森林學家的領袖。他任職至一八六四年，被政府派至荷蘭、德國和丹麥各地去研究草皮工業（turf industry）。他回來之後，被選爲一個委員會的會長，這個委員會的目的，是在改良國中草皮的出產，等到他在一八七六年解職時，他得到了一筆恩俸。他死於一八八五年一月六日。

阿斯皮爾孫的主要的文學的工作，便是在搜集挪威的民間故事，雖則在他的著作上，關於自然科學的文章比較要多一些。他在科學界，也曾經有過幾個重要的發現，他的名字遠遠近近都知道，然而他在民俗學界的活動，比他在科學界中的活動更爲重大。他的最偉大的作品，是挪威民間故事（Norske Folke-Evencyr, or Norwegian Folk Tales），這是和摩伊合作的，出版於一八四二至四四年。還有一部是挪威童話與民間傳說（Norske Huldre-Evencyr of Folkesagn, or Norwegian Fairy Tales and Folk Legends），出版於一八四五年。阿斯皮爾孫個人刊佈的故事，他僅僅將牠們寫成通俗

的形式，但是他重述時對於民衆在他們特殊的環境下的生活的特點，卻非常注重。他是一個罕有的自然愛好者，他曾經寫了許多精美的描寫自然的小品文。

阿斯皮爾孫的文學的功績是很值得稱道的，他的作品，不但立刻受着他自己的國裏的人的讚揚，並且還曾被譯成歐洲的各種文字。挪威的文學受着他不少的惠賜，因為他是第一個指示出後來的國民文學發達的方向。

阿斯皮爾孫的故事，有時候是在夏夜行獵時從農夫那里聽來的，有時候是從迷信的搾牛乳女郎或臥牀不起的老婦人那里聽來的；他們講的地方或者是在荒野的沼澤旁和神祕的松林裏，因為這種所在，最容易使人想起那些荒唐的奇幻的東西；或者是在巨大的火爐旁邊，說着故事以解冬夜的寂寞。故事中充滿着幽默和農人生活中家庭的瑣事。他們的起源，可以歸到黑暗時代，或者，甚至於像開利木裙（Kari Woodenskjirt）這樣可以一直追溯到羅馬帝國時代。

貓 白

阿斯皮爾孫故事中的『屈洛爾』（Troil）（魔鬼）是從北歐神話中的巨人轉變

而來的，他們的一族，都比人類來得巨大和強健，但是他們的等級，卻要比神靈來得低，並且是怕見太陽之神貝爾特的閃光的面孔的。屈洛爾比巨人更其來得壞，最好做惡事。他們很富，笨，很易受人欺騙，所以在具有睿智的人類，大概是不會喫他的虧。山靈 (hill-people) 是住在地底下或山裏，到了夏天晚上，常常出來唱着美麗的歌。尼息 (nisse) 帶着一只紅色的尖角小帽，專好惡作劇。小妖 (elf)，山靈和尼息，與其餘一切的超自然生物一樣，他們都不像屈洛爾這麼老。在北歐的民間故事中，傳說的生物之衆多，委實是很可驚異的。除了林澤女神 (nymph)，棕靈 (brownie)，水怪 (kelpie)，醜仙 (goblin)，巨人 (giant)，人魚，人魚姑娘之外，還有其他的妖精鬼怪，有的住在山裏，有的住在瀑布後面，有的住在險惡的波浪下面，有的住在深林的隱秘地方。這許多的古代的迷信，一直流傳到現代，不久前還有人相信：小孩子失卻在樹林中是被樹精 (aulder) 或山靈引誘去了，誰掉在海裏是被 *drang* 喫去了。

這些故事可以在別的地方找到相同的形式，如十二隻野鴨差不多和格林兄弟的

十二兄弟完全相同；家鼠與田鼠和拉芳登歹納講給路易十四聽的那個寓言相同；日之東月之西又可以在印度找到。還有一部分的故事來自不列顛諸島，又有的來自尼德蘭（Netherland）；其中有許多一定是由早年的旅行者帶到斯干的納維亞來的。有幾個故事到了挪威，已經經了很大的改變，但仍有許多顯示出信仰異教的痕跡。

阿斯皮爾孫的故事，最膾炙人口的為海水為什麼鹹（即海底下的磨子），這個故事在中國的譯文很多，大意是說：在聖誕節邊，有一個兄弟到他的哥哥那邊去借錢，哥哥咀咒他將要碰到魔鬼，後來，這句咒語卻成就了他的幸運。其中關於普通人對於魔鬼之家的純樸的觀念，是非常有趣的。這個故事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在那個磨子。牠具有一種魔力，能夠磨出種種心裏所需要的東西。這種故事通常稱為寶物故事。他的起源，大概是因為人民受自然的恩惠較少，生活艱難，於是就產生財富的空想。寶物故事在北歐很為發達；但就實際上說，北歐人的生活卻並不十分困難，這是很難索解的。

阿斯皮爾孫還有一個寶物故事，說有一個寡婦，生了一個兒子。寡婦年老，不能作事。

有一天這兒子到市上去買肉，剛剛要想登樓，忽被北風將肉刮去，不得已又去買來，又被北風刮去，如此者三。於是少年大怒，走向北風處去開談判，結果北風給少年許多禮物。

阿斯皮爾孫的故事第一被介紹到英國的爲台申脫爵士 (Sir George Webb Dasent) 的北歐通俗故事 (Popular Tales from North) 出版於一八五八年，此書開頭有一篇引論，說明故事的起源和傳佈，可說是民俗學研究上的一個陸標。台申脫所譯的第二集名田野故事 (Tales from Fjeld) 出版於一八七四年，也是一個善本。一八八一年，布利克斯塔特 (H. L. Broekstad) 也選譯阿氏的作品爲英文，名聖誕木的四風 (Round the Yule Log) 其中附有原來的插圖。布利氏所譯的第二集北方的童話 (Fairy Tales from the Far North) 出版於一八九七年，其中附有挪威藝術家威倫斯固特 (Wronskrod) 開脫爾生 (T. Kettelsen) 辛亭 (O. Sinding) 等所繪的插圖。此外譯本尚多，不及一一備載。中譯本已有本書作者選譯的三公主，內搜重要故事二十篇，並附原來的插圖。出版者爲開明書店，列入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託爾斯泰

託爾斯泰 (Count Leo Tolstoy, 1828-1910) 的童話，如果我們要拿牠來和安徒生霍夫等人的童話相比較，那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童話這個名稱，差不多是指含有神異分子的一切故事而言。不用說大部分的民間故事都包括在童話之內，而就廣義的說法，則竟連寓言神話等也可以稱之為童話。因此在同以童話命名的許多故事中，其內容實在相差得很遠。安徒生的童話是以兒童為本位的，不但在他故事中呈現出的，是兒童的世界，連敘述的語法也要模仿兒童。所以安徒生的童話的特點是在天真樸素，和遠離成人的世界。但是我們一看託爾斯泰的童話卻就不然了。託氏的童話，通常都被稱為短篇小說，即此，我們已可以看出牠與一般童話的相異的地方。因為牠處處和現實

的社會問題相接觸，而遠離着兒童的空想的世界。並且除了一顆雞蛋那麼大的麥子，農夫和魔鬼，呆伊凡故事……等幾篇確是合於童話的體裁外，其餘如高加索的俘虜，熊獵，天真爛漫……等幾篇，則與其稱之爲童話，還不如稱之爲小說的比較確當。

託爾斯泰的寫作童話，雖則是由於他對於藝術的見解，而他的熱心於農民的教育，對於這事也有不少的影響。託氏自從俄土之戰解甲歸來的時候，對於人生的真義，抱着極大的懷疑，一八六〇年，託氏遠離故國，至西歐從事於教育制度的研究。返國後，於一八六一年被任爲治安判事，同時又在家鄉勵行大規模的國民教育計劃，於是創設葉斯那·葉波拉拿 (Yasnaya Polyana) 學校，以教育葉斯那附近的農民和兒童。他那時候不但對於他自己所辦的學校熱心治事，就是附近的其餘十一個學校也得到他不少的鼓勵和幫助。一八六二年，他又發行一種教育月刊，暢論他對於教育的意見和報告他辦學的成績，同時，也是想去教育一般已受教育的農民。他在那時候第一感得的困難，便是一般的讀物都是不適於兒童和平民的。他以爲人們所了解所喜歡的書籍，不是爲他們

而寫的，而是他們自己寫的，所以民間故事，歌謠，傳說，格言，和謎語等等，纔是一種最好的文學。他在學校中曾經發現了一個十歲和一個十二歲的兒童叫做非得卡（Folka）和蕭姆卡（Somka）的，很富有文學的天才，他們所寫的故事，那時候都在教育月刊上發表。託氏說這些作品，可以和俄國文學上任何作品相比擬。他在藝術論中也說：『將來的藝術家必定懂得作一個童話，一首動人的短歌，一個娛樂的睡歌，和一個滑稽的笑話，或是畫一張簡單的圖畫，足以愉悅幾十代或幾萬萬兒童和成年人的，較之作一部長篇小說，一首樂曲，或是畫一張油畫，祇能供少數富人階級一時的欣賞而轉眼即忘的，是更爲重要，更爲有意義。這種爲一般人所能理會的單純感情的藝術的領域，是非常地廣大，可是牠至今還沒有被人接觸着呢！』從這里，我們就可以明白託氏爲什麼要寫像這樣的一類故事（童話）了。

他辦了一時學校和雜誌之後，精神上很是勞頓。又加家中經了政府兩次的無故的搜查，心中很受刺激，便把這學校和雜誌都停辦了。然而那個學校，後來還是繼續着開辦

的。在學校停辦之前，他已和一個醫生的女兒名叫蘇菲亞的結婚了（一八六二年九月）。此後他專心從事於文學的著述，他的名作戰爭與和平（一八六九年完稿），就是在這個時期作成的。後來他教育農民的慾望又復大熾，而有刊行通俗叢書 Reader 的計劃。他在 Reader 中所寫為故事，有高加索的俘虜（A Prisoner in the Caucasus），發遣（God sees the Truth, but waits），熊獵（The Bear-hunt）等幾篇，出版於一八七二年十一月。是一種富於圖畫，價值低廉的本子。這個叢書在初時銷路頗為呆滯，並且有人在報紙上攻擊他。但是不久就漸漸地流暢起來，直至最近，這叢書還很流行於俄羅斯的民間。託爾斯泰的友人及評傳作者莫德（Aviner Mande）氏對於這個叢書曾經說過，『他確已作了一種在俄國是空前的讀物，也許可說在各國文學中也是無比的。』

從這個時候起，到一九〇三年止，他寫了許許多多的童話，有些是完全出於他自己的創作，有些是從別的文學中改譯的；還有的是本已流行於民間的老故事。現在我就根據莫德氏所選出的二十三篇比較重要的故事，略述一個梗概。莫德氏的託爾斯泰二十

三故事 (Twenty-three Tales by Leo Tolstoy) 曾經把這些故事分爲七個部分，並且是以著作的年代爲次序的。

第一部分爲『兒童小說』實際上並不是童話，約刊佈於一八七二年，當時正值託爾斯泰專心於教育農家子弟的時候。這一部分共包含發遣、高加索的俘虜、熊獵等三篇。這開頭的兩篇，是託氏所寫的作品中他自己最覺得滿意的。在他的藝術論中，他說他自己所有的作品，是沒有一篇值得稱爲好藝術的，(註) 只有發遣可以在第一類作品(即宗教的藝術)裏占有位置，高加索的俘虜可以歸入第二類作品(即普遍的藝術)裏。在這兩篇中，第一篇的主意是說赦免你的敵人(這是託氏最喜歡的一個題目)。第二篇是說到人人所同有的一種最單純的感情，即恐懼，勇氣，憐憫，和忍耐等等。在文字的形式(註) 託氏把好藝術分爲兩類：第一類是宗教的藝術，即傳達愛神與鄰人的積極感情，與傳達對於愛的破壞的憤怒和恐懼的消極感情之藝術。第二類是普遍的藝術，即傳達一切的人都能接受得到的感情之藝術。

式上，他表現得又有個性，又是明瞭和真誠，這些即是他所謂的真藝術的符號。

第二部分是平民故事，內有人依何爲生（What Men Live By, 1881），誤火焚屋（A Spark Neglected Burns the House, 1885），朝拜聖地（Two Old Men, 1885）和鞋匠（Where Love Is, God Is, 1885）等四篇。在這幾篇中，人依何爲生恐怕是託氏所寫故事中最受歡迎的一個。據說在一八七七年，有一個熟悉民間故事的游行宣講者特地來拜會託氏，託氏對他表示非常的歡迎。同時他記住了這個旅行者所講的幾個故事，而後來把牠們改成文學的形式。這篇人依何爲生和一八八六年的三個逸士（Three Hermits），都是這樣產生的。託氏寫這些單純的美麗的故事，原意是想給農民和兒童們讀的，但是結果卻在各種階級和各國文字裏都很流行了起來。對於這些故事，羅馬尼亞的皇后卡門薛爾發（Carmen Sylva）曾經說道，「在這個偉人和藝術家所寫的全部作品裏，他的短篇小說給我以最強的印象。我承認牠們是空前的最完美的故事。在這些通俗故事中，那種最高尚的純潔的思想之感應於我們，我以爲比之最精細的風

格還要動人……我真驚奇，世人爲什麼時常說起託爾斯泰的長篇作品，而不提起他的無比的短篇傑作。要是他寫的祇是這一些短篇小說，他還是能夠被尊爲世界的大文豪的哩。」

第三部分包含童話一篇，即伊凡故事（The Story of Ivan the Fool），作於一八八五年。大意是說有一個魔王要誘壞三個弟兄，大哥給武力誘惑了，二哥給金錢迷住了，只有那頂小的伊凡這呆子，卻武力也不要，金錢也不貪，一天到晚只曉得做工度日。老魔王至終失敗在他的手裏。在這一篇故事中，託氏對於現代國家的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非難與嘲笑，真可謂無微不至。這篇故事不但在思想上是超越一切，便是在形式上也很樸素和明瞭。據說在他寫這個故事以前，曾經對幾個農民講過，並叫他們用自己的話複述出來，然後筆之於紙。『我常是這樣子，』他說，『我從他們那里學習怎樣去寫文章，並且把我的作品去向他們試驗。要寫故事給平民看，這是一個唯一的法門。我的故事發遣，也是這樣寫成的，牠由我的一個學生複述出來，』他除了取助於農民與學生之外，

又時常接受着農婦的幫助。鄰村中有個老婦叫安尼薛亞 (Anigra) 的，時常來訪託氏，並且講故事給他聽。託氏不但對於她所講的故事覺得歡快，就是她講述的方法，他也非常佩服。他曾經對她道說：『你是一個真的教師，安尼薛亞！很感謝你教我怎樣說俄國話——和怎樣看俄國人。』

第四部分是題畫故事，作於一八八五年，共包含魔鬼和奴僕 (Evil Allures, But Good Endures) 天真爛漫 (Littlo Girls Wiser than Men) 伊拉司 (Ilyas) 等三篇。其中除了魔鬼和奴僕為童話外，其餘的兩篇實在是一種樸素的小說。他寫這幾篇故事是用來推銷一種廉價的圖畫的；因為銷行廉價的美術畫和文藝作品，是託氏久抱着的素願。

第五部分是俄國民間故事，即三個逸士農夫和魔鬼 (The Imp and the Crust, 1886) 一個人要多少土地 (How Much Land does a Man Need, 1886) 一顆雞蛋那麽大的麥子 (A Grain as Big as a Hen's Egg, 1886) 義子 (The Godson, 1886) 1

個懺悔的罪人 (The Repentant Sinner, 1886) 和空大鼓 (The Empty Drum, 1891) 等七篇。在這幾篇中最重要的一個，便是那禁酒故事農夫和魔鬼，莫德在託氏的評傳裏曾經這樣地說過，「託氏對於俄人心理的影響，究竟至何種程度，那是很難說的；但這里有一件可注意的事情，就是當他寫農夫和魔鬼的時候，正值俄國酒稅歲入激增之日，俄國是全世界公認的一個酗酒的家，可是自來從不曾有一個作家注意到這個弱點。託氏觀物，類皆洞中要害，並且能夠利用他的藝術來激動人家的感情。所以他在這一類短篇作品裏，時向人狂喊着這個弱點；在當時他的意見雖被反對，可是在不到三十年之後，俄國果有販賣 Vodka (俄國人常喫的酒類) 的禁令，這卻顯然是受了託氏的影響。」此外的幾篇，例如一個人要多少土地，是說一個農夫對於土地的貪心。一顆鷄蛋那麼大的麥子，一方面是表示出俄國農民的固有的精神及其對於墮落的感想，一方面是聲訴現代社會的土地私有制度和貨幣制度所產生的惡影響。義子是在說明他的無抵抗主義，我們只要看他在篇首拿馬太福音「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一節來做引子就知道。

了空大鼓是伏爾加 (Volga) 地方流行很久的一個民間故事，由託氏加以修飾而成。他借這個故事來表示出農民對於兵役的怨恨，凡是故事中所描寫的感情，在農民間都是非常流行的。

第六部分是將法文節譯的，共包含故事兩篇，即蘇拉得的咖啡店 (The Coffee-house of Surat, 1893) 和太貴了 (Too Dear, 1897)。他在節譯的時候，並不是十分依據原文，而時時寫入他自己的意見，所以結果還是變成他自己的作品。

第七部分作於一九〇三年，包含阿撒哈頓 (Esarhadon, King of Assyria) 工作死亡與疾病 (Work, Death and Sickness) 和三個問題 (Three Questions) 等故事三篇。一九〇三年，在俄國的基西尼夫及其他各處都發生了屠殺猶太人事件，這是一九〇五年更慘酷的大屠殺的先聲。當時託氏就對政府下嚴厲的攻擊，並作了上面的三篇故事，以援助這些被壓迫的人們。

從上面所說的各篇故事看來，我們可知託氏的童話，是用來說教的，並不是用來作

爲娛樂的。所以要明白託氏的童話，不可不明白託氏的思想。

託氏的思想，可以用『理性』和『愛』來包括牠。他以爲人生目的是善，是幸福。但是一般人只知道個人的幸福，物質的幸福，和動物的幸福；結果在求善的時候，不免要和旁人衝突起來。所以個人的幸福決不是真正的幸福。欲求真正的幸福，須受理性的指導。他所謂的理性，乃是神所授與而爲統御人類生活的最高法則。這個理性漸漸成長，漸漸擴展，便只知道有普遍我不知有動物我，於是產生愛他的情感，而肯爲他人服務；這樣的生

活纔是真正幸福的生活。託氏在童話裏所表示的思想也不外乎此。

莫德氏的二十三故事爲牛津大學出版部出版。中國的選譯本有託爾斯泰短篇小說集（歌濟之瞿秋白合譯，商務印書館出版），託爾斯泰小說集（新人社編，泰東圖書局出版），羅利因果錄（陳家麟林紓合譯，商務說部叢書本），託爾斯泰兒童文學類編（唐小圃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等四種。

安特留蘭

安特留蘭 (Andrew Lang, 1844-1912) 是英國作家中一個很活動的和卓拔的人物，他的作品大都產生在十九世紀的末期。

蘭氏是蘇格蘭人，曾經在愛丁堡學院 (Edinburgh Academy) 聖安特留大學 (St. Andrew University) 和Edinburgh專門學校 (Balliol College) 等處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基礎穩固，而有在後的文學上的發展。

蘭氏最初的著作是關於詩歌方面的東西，但詩歌並不是他主要的著作。他所研究的範圍非常廣大，除了詩歌以外，他還寫小說，寫批評，寫童話，翻譯古典作品，編刊名著，採集民間故事和研究人類學等等，不過最成功的乃在後邊的兩者。他所編輯的十一大冊

民間故事 (1889-1907)

藍色童話集 (Blue Fairy Book)

紅色童話集 (Red Fairy Book)

綠色童話集 (Green Fairy Book)

黃色童話集 (Yellow Fairy Book)

褐色童話集 (Brown Fairy Book)

朱色童話集 (Crimson Fairy Book)

橙色童話集 (Orange Fairy Book)

紫色童話集 (Violet Fairy Book)

灰色童話集 (Gray Fairy Book)

妃色童話集 (Pink Fairy Book)

橄欖色童話集 (Olive Fairy Book)

乃是民間故事的寶庫，而他的風俗與神話 (Custom and Myth, 1884) 和神話禮制與宗教 (Myth, Ritual, and Religion, 1885) 更是人類學上的非常的大貢獻。

本集所搜的龍和他的祖母，乃是從他的黃色童話集中譯出來的。

赫 黎 斯

赫黎斯 (Joel Chandler Harris) 於一八四八年生於佐治亞省 (Georgia) 離亞特蘭大 (Atlanta) 不遠的依吞吞鎮 (Eatonton) 上。他在小學裏卒業後，也曾進過幾年中學，可是因為經濟的窘迫，使他沒有入大學的機會。他的讀書多半是在校外自修的。據說，在他家附近的郵政局長，待他很要好，他常常讓他騎在他的辦公室裏，翻閱各種雜誌。這郵政局長還藏着許多好書，他常常去拿來，他最喜歡的一本便是威克斐牧師傳 (The Vicar of Wakefield)，這書他讀得差不多連背也背得出來。他當時是一個很快活的童子，紅色的頭髮，黃色的皮膚，見了人很害羞，說起話來訥訥不出口，可是他的性情卻非常有趣，常常要和人家開玩笑。

當他二十歲的時候，他在一個紳士那里工作，這紳士在依吞吞附近置有一塊很大的種植場。這紳士又發行一種報紙，赫黎斯的職務便是整理辦公室和排字。這印刷所是在許多大樹底下，因此當他排字的時候，他常常能夠從窗子裏望出去，看見松鼠在樹枝間跳躍，灰色的狐狸在後邊果園中來去。他曾經告訴我們，一次有一隻鷓鴣在樹上造了一個窩，他看她在那裏孵卵，離窗子在十五呎以內。赫黎斯處在這樣的環境中，自然他愛好動物，愛好從黑人那里聽來的關於動物的故事了。在夜間，他不是到黑人的小屋裏去訪會他們，便是燃着火炬，領着獵犬，跟他們一起出去捉袋鼠和樹狸。他對於黑人感得非常的興趣，能夠說和他們一樣的話。

等到他成人之後，他在亞特蘭大爲一家報紙的編輯。這種工作他一共繼續了二十五年。在這個時候，他替報紙寫了許多黑人的故事，託名是由一個老黑人名叫利瑪叔父的所述，其實呢，牠們全是他童年時在種植場的小屋子裏聽來的。這些故事使他著了名。牠們被印成書籍，爲各處的人士所愛讀。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利瑪叔父的歌和他的話。

還有的是利瑪叔父及其友人 (Uncle Remus and His Friends) 利瑪叔父夜話 (Nights With Uncle Remus) 小姆指先生和他的怪國 (Little Mr. Thumbfinger and His Queer Country) 等等。

赫黎斯所寫的故事，因為係託名由利瑪叔父所述，所以都用黑人的方言，而把一句英語都讀得像廣東人學官話一樣，這在異國的讀者雖不至莫名其妙，畢竟是覺得很費事的。在這幾部書中除了小姆指先生和他的怪國中有幾篇佐治亞的民間故事外，其餘都是黑人的民間故事。牠們因為是從非洲移殖來的緣果，所以故事中盡是以動物為骨幹。所可異者牠們雖是屬於半開化人民的產物，卻也富於機智和想像。約各勃斯曾在佛本行經中找得與此相同的故事，而疑心有許多故事是從印度傳來，或者也不無理由。赫黎斯的家是在鄉間，離亞特蘭大很近，是一處很美麗的所在，他在那里寫文字，他的朋友也常到那里去望他；在這些朋友中，以小孩子占多數。自從他在一九〇七年死後，他的屋子便公開作遊覽的地方，小孩子們常常喜歡到他的花園裏去玩，他們永遠記得

這位生前和他們說笑的朋友，而把他看做同利瑪叔父一樣。

利瑪叔父：他的歌和他的話一書爲 Amplaton 公司出版，其他二書之出版家均爲 Houghton 公司。各書均無中譯本。

王爾德

王爾德 (Oscar Wilde) 在近代英國文學史上是一個唯美主義的詩人，小說家，劇家和童話作家。他於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生於愛爾蘭的杜柏林。他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耳科醫生。他的母親是一個有名的閨秀文學家。他們夫婦倆都很熱心地從事於收集民俗學上的材料。王爾德童年時曾經跟他父親到各處去流覽古蹟和採訪迷信。所以他自幼就養成一種愛好神話傳說和童話的天性。

他在九歲時候進包都拉皇家學校讀書。一八七一年他進了杜柏林的三一大學。七
四年又轉入牛津大學，並於七八年得到學位。當時英國詩壇，正值羅斯金，洛賽底，摩立斯，
般瓊斯等所倡之唯美運動開始，王爾德便一躍而為這個運動的領袖。八一年他出版他

的第一部詩集，不久就銷完了五版。八二及八三年他兩次到美國去宣傳他的唯美主義。接着他就寫了許多的論文、小說、劇本和童話，他的作品的名聲一天一天地高大起來，尤其是都林葛萊之肖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ey*），溫特迷亞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和莎樂美（*Salomé*）諸作，得到了最大的稱譽。

他於一八九五年因為醉後誹謗了昆斯貝雷侯爵（*Marquis of Queensberry*）被捕下獄，從此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便受了致命的傷害。他過了兩年監獄的生活，出獄後即遠離英國，至意大利瑞士法國各處去浪遊，後於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死於巴黎客舍。

王爾德的童話是分兩回出版的，第一回的童話集名幸福王子及其他故事，出版於一八八八年，其中包含童話五篇，即幸福王子（*The Happy Prince*）、夜鶯與玫瑰（*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自利的巨人（*The Selfish Giant*）、忠誠的朋友（*The Devoted Friend*）和著名的流星（*The Remarkable Rocket*）。這些都是他結婚後

所寫的故事。我們讀了之後，不禁發生兩種感想。第一，王德爾寫這些故事，也許是有意要作一個試驗，看看他所寫的像不像安徒生。第二，在他甜蜜的結婚生活中，他的妻子一定會經因請他寫着這一部可愛的、完善的、真誠的書。在這書中最可愛的自然要算是幸福王子，也許這就是他動手寫童話的第一篇。他所寫的童話很有些像安徒生的童話，但並不完全像。我們認識王德爾是由於邁徹在書中的一種豐麗的辭藻。他喜歡把種種散文的景色，寫成抒情的式樣；他之愛好華飾，便是他作品的特點。安徒生也許會造出燕子的故事，說他如何替曾經做過幸福王子的雕像把他的碧玉眼睛和金葉子拿去送給窮人，因而盡瘁以死，但是他決計不會讓那燕子說：『那國王自己住在畫棺裏面。他全身用黃絹裹着，用奇香灌着。他的頸間有一串淡白色的綠玉，而他的手像枯葉一般。』並且只有王德爾的燕子纔會說這樣的話：『明天我的朋友們就要飛上第二瀑布去。河馬臥在那邊的蘆葦裏，大花岡巖寶座上坐着曼濃神。他是終夜注視着羣星，當啓明星發亮時，他一聲歡喊，然後就不再作聲了。在正午時，黃獅子來河邊飲水。他們有綠玉般的眼睛，他們的

吼聲，比瀑布的聲音還響呢。」

他第二回的童話集名石榴之家 (A House of Pomegranates) 出版於一八九一年，其中包含童話四篇，即少年王 (The Young King) 女士的生日 (The Birthday of the Infanta) 漁夫及其魂 (The Fisherman and His Soul) 和星孩 (The Star Child)。他開始寫這幾篇童話，是在出版幸福王子及其他故事的後一年。這書在近代英國文學史上應該占到一個獨特的地位。他寫這些故事並不是想用來給小孩子讀，他祇是要使那種成年的讀者分享着他自己的濃艷的空想的歡愉。他的吟咏仍不脫安徒生的調子，但是他又宗仰了弗洛貝爾為他的大師。他在這四篇故事中的想像，使我們想到像是安徒生的雪后，但是牠的寫法則又似乎是出於聖裴林故事 (Saint Julien Hospitalier) 的作者之手。在女王的生日中，矮人的奇怪的跳舞，和花園裏花姊草妹對於矮人的妒忌，顯然帶着丹麥的風味。而在星孩中：「斑鳩互相悄悄地說，「她要結婚哩，這是她的婚服。」他們的小紅腳凍得很厲害，但是他們覺得，取浪漫的世界觀乃是他們

的本分呢。」則竟可說是安徒生的鬼魂的莫譯者所寫。但是在星孩的結束處卻染有弗洛貝爾的堅決的悲觀的情調：「可是他治國不久，就受到很大的苦痛，熬着很強的磨鍊，不到三年，他便死了。而繼他登王位的人，卻又把這個國家弄得糟透。」這正如弗洛貝爾所謂：「我常看見事物的反面：看見兒童就想到老人；看見搖籃就想到墳墓；看見美人就想到骷髏。」又在同篇中王爾德描寫一個生癩病的，幾乎和聖裘林故事中所描寫的完全相同，「牠的臉上遮着一頂灰布的頭巾，他的眼睛從眼簾中透出，猶如紅炭。」弗洛貝爾說，「牠包裹在破布裏，他的面孔好像是泥土製的假面具，他的兩隻眼睛比燒紅的炭還紅。」這種描寫的相似，我們自然不能說這是王爾德抄襲弗洛貝爾，不過王爾德在寫這一段時，也許確實會記起了那有閃光眼睛的泥土假面具，而誤把牠作爲他自己的創意呢！

總之，王爾德寫童話用的是弗洛貝爾的風格，安徒生的想像，所以有時像這個，有時又像那個，不能分別清楚。或許連像蒲特雷（Bardelaine）的地方也有。但是這些和我

們都沒有多大的關係。我們在他的作品裏依舊能夠看出他自己隱藏着的特性。

這個特性，第一是唯美的情感；其次是溫柔委婉的語調，流暢嚴肅的宏示，和對於莊嚴宏大的讚美。王爾德的這種唯美的感情，是他對於文學上的一種特殊的貢獻。他之對於思想上的貢獻，猶其餘事。僅僅這唯美的感情，已經足夠使後世的藝術家的心中，永留着這個浪蕩子的形容。在他寫書之後不到二十年，牠們的影響已非常顯著，歷史家追跡起所謂『文學上的唯美運動』的淵源來，就不得不講到他的作品——不論是詩與散文——哩。

王爾德童話有近代叢書本

漢譯本有創造社穆木天君選譯的王爾德童話，內有漁夫及其魂，鶯兒與玫瑰，幸福王子，利己的巨人，星孩等五篇。又真美善書店有虛白君譯的鬼，內收青年國王，忠心的朋友，莫芬德的生日等童話三篇。其餘著名的流星一篇，曾由趙景深君譯出，載於晨報副刊，但未有單行本。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目錄一

| | | | | | | | | | | |
|-------------------|----------|------------------|-------------------|------------------|------------------|------------------|-------------------|------------------|------------------|------------------|
| 徐小泉 調八雲 孚譯著 | 胡仲持 譯 | 戴貝洛 望舒爾 譯著 | 顧阿斯 均下遜 正譯著 | 顧薩克 均正萊 譯著 | 顧安徒 均正生 譯著 | 趙安徒 景深生 譯著 | 張吉友 友卜松 林譯著 | 謝羅頌 斯燕金 譯著 | 徐科洛 調孚提 譯著 | 顧保羅 均正靈 譯著 |
| 日本故事集 | 西藏故事集 | 鵝媽媽的故事 | 三公主 | 玫瑰與指環 | 夜鶯 | 月話 | 如此如此 | 金河王 | 木偶奇遇記 | 風先生和雨太太 |
| 〔故事〕 | 〔故事〕 | 〔故事〕 | 〔故事〕 | 〔童話〕 | 〔童話〕 | 〔童話〕 | 〔童話〕 | 〔童話〕 | 〔童話〕 | 〔童話〕 |
| 在編印中 | 在編印中 | 實價三角 | 實價三角 | 五角五分 | 實價五角 | 二角五分 | 四角五分 | 實價五角 | 精裝一元二角 平裝七角 | 實價三角 |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目錄二

| | | | |
|---------------|---------|--------|---------------|
| 趙景深譯 | 意大利故事集 | 〔故事〕 | 在編印中 |
| 社員合譯 | 格林故事集 | 〔故事〕 | 在編印中 |
| 亞米契斯著 夏丏尊譯 | 愛的教育 | 〔小說〕 | 精裝一元半 平裝九角 |
| 孟德格查著 夏丏尊譯 | 續愛的教育 | 〔小說〕 | 實價七角 |
| 霍桑著 顧均正譯 | 奇書 | 〔神話〕 | 在編印中 |
| 王世穎譯 | 土耳其寓言 | 〔寓言〕 | 二角五分 |
| 劉北農校譯 | 印度寓言 | 〔寓言〕 | 在編印中 |
| 顧均正 錢君匋曲 | 三隻熊 | 〔劇本〕 | 在編印中 |
| 謝六逸譯 | 伊利亞特的故事 | 〔名著述略〕 | 實價三角 |
| 徐調孚譯 | 奧特賽的故事 | 〔名著述略〕 | 在編印中 |
| 胡仲持譯 | 青鳥的故事 | 〔名著述略〕 | 在編印中 |

世界童話集
白貓

版權所有

選譯者 願均正
發行所 開明書店
上海兆豐路九五四號
排印者 美成印刷所
上海東華路德餘慶里

發行所

開明書店總店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開明書店分店
廣州惠州東路四三二號
北平楊梅竹斜街中市

改正實價大洋六角
（舊價不特不拍與餘款均實也）

一九三〇年五月付排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版

978

87
3/2/41
W

